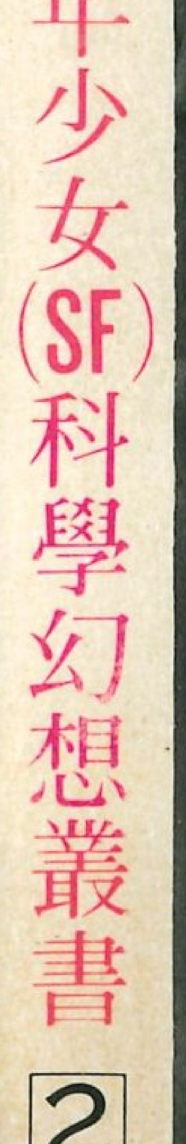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少女(SF)科學幻想叢書 2

神秘的
地底世界

E. R. 伯露斯著／張彥勳譯



神秘的地底世界



PELLUCIDAR

E.R.BURROUGH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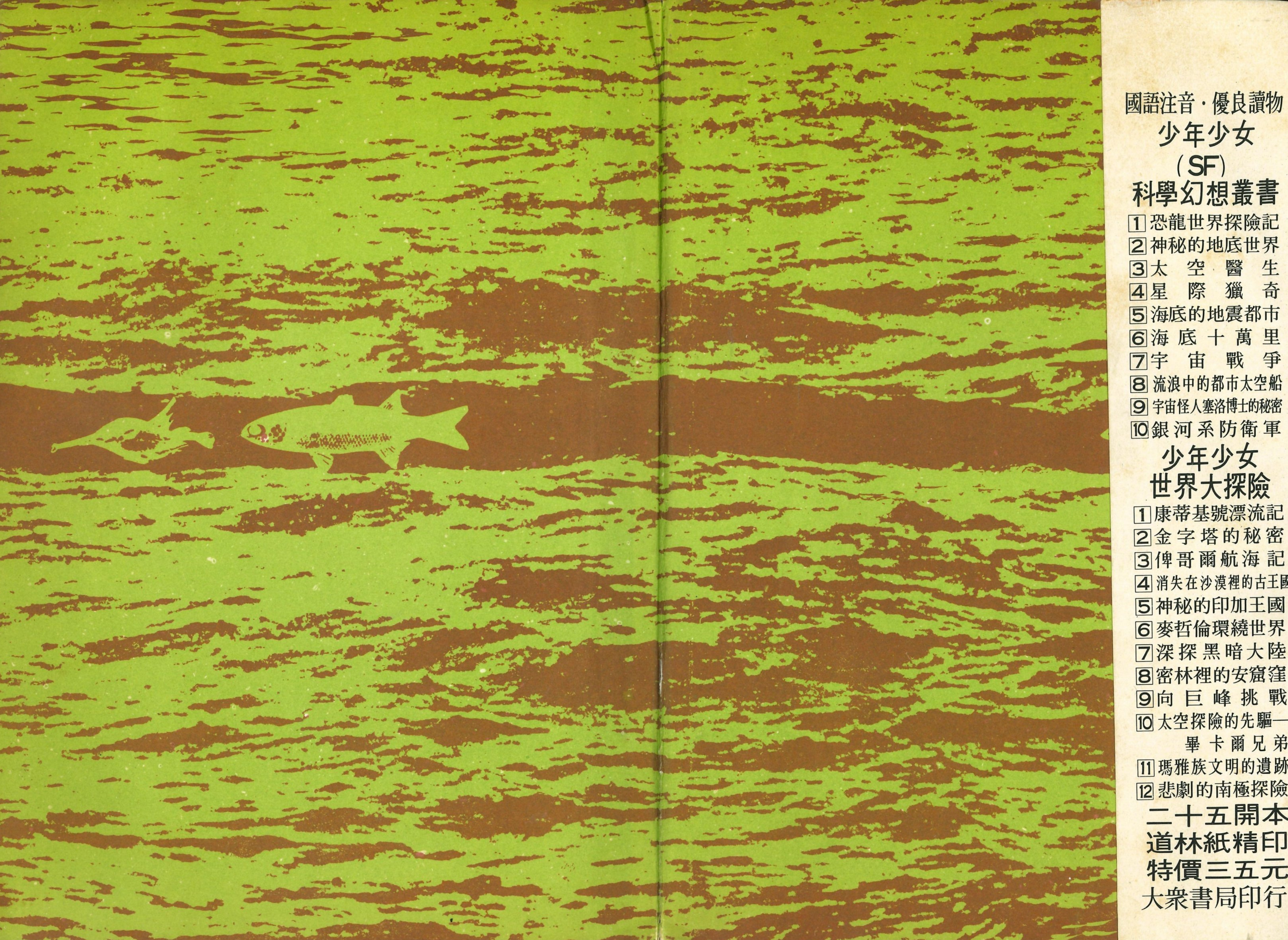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少女(SF)科學幻想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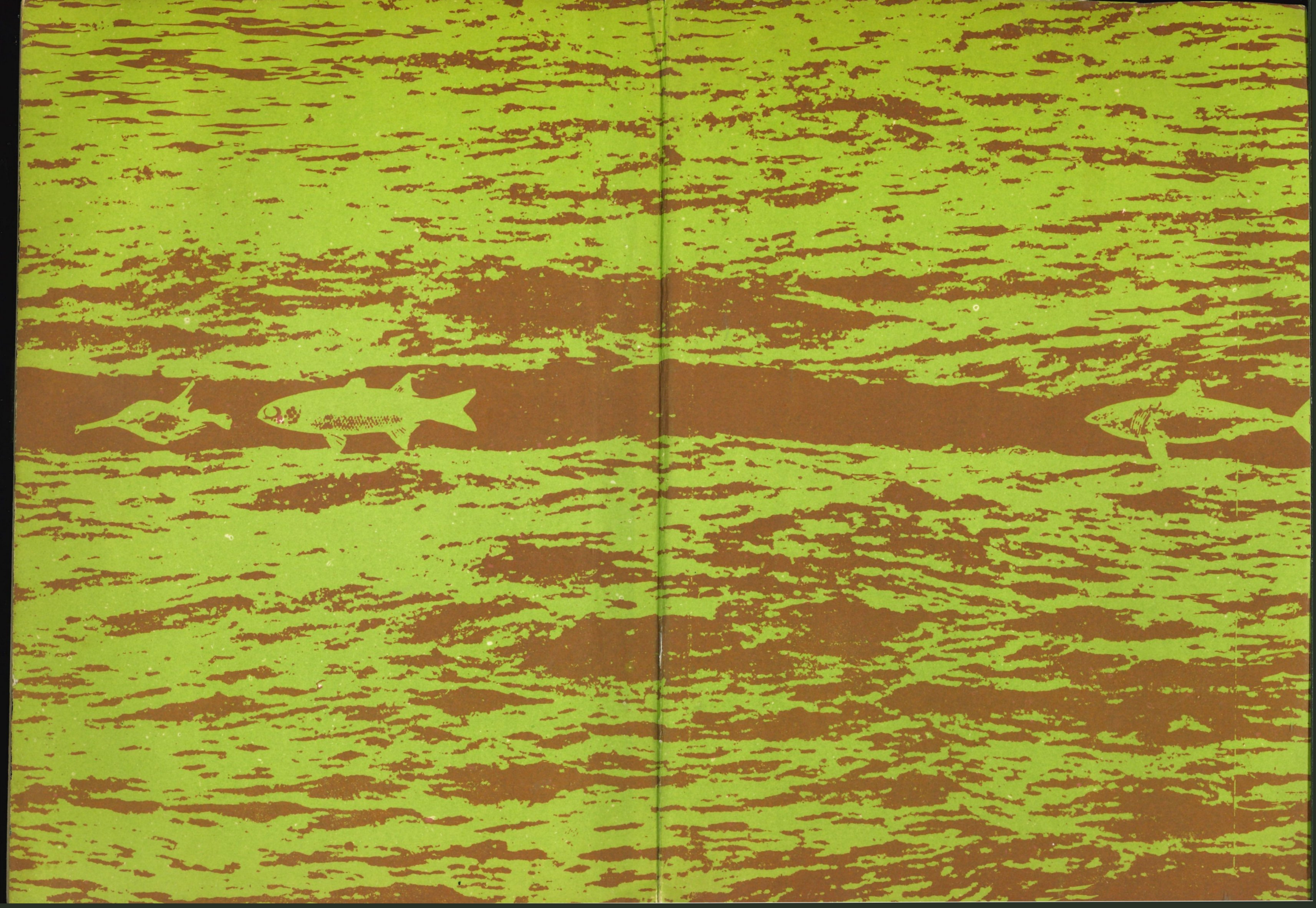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：大衆書局　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　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　電話（〇七）五五二七六六號　發行者：大衆書局　發行人：王餘德　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　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　印刷者：美光美術印刷廠　台南市塩埕七號

66. 12初版

譯者：張彥勳

特價三十五元


國語注音・優良讀物
少年少女
(SF)
科學幻想叢書
1 恐龍世界探險記
2 神秘的地底世界
3 太 空 醫 生
4 星 際 獵 奇
5 海底的地震都市
6 海 底 十 萬 里
7 宇 宙 戰 爭
8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
9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
10 銀河系防衛軍
少年少女
世界大探險
1 康蒂基號漂流記
2 金字塔的秘密
3 俥哥爾航海記
4 消失在沙漠裡的古王國
5 神秘的印加王國
6 麥哲倫環繞世界
7 深探黑暗大陸
8 密林裡的安窟窪
9 向巨峰挑戰
10 太空探險的先驅—
畢卡爾兄弟
11 瑪雅族文明的遺跡
12 悲劇的南極探險
二十五開本
道林紙精印
特價三五元
大衆書局印行





前言

即使你沒聽說過愛得卡、萊司、伯露斯的名字，也應該讀過泰山的故事吧。伯露斯就是那個著名的泰山的創始者。並且，伯露斯除了泰山的故事外還寫過許多精彩有趣的作品。這部「神秘的地底世界」就是其中之一。

伯露斯這個人，經常都以有男子氣概，或者爲自己的信念敢獻出生命的男子爲寫作的主角。這部「神秘的地底世界」的主角鐵維特．伊奈斯，不用說，就是住在地底世界毛髮濃密的卡克和强人戴高樂是這類型人物。還有，就像倍利老人那樣滿懷慈祥的人也常出現於作品中。

倘若你迷失在像伯爾希達這樣的世界裡，要和可怕的怪物爭鬥，你該怎麼辦。好好想一想來讀這本書吧。

原作者 EDGAR RICE BURROUGHS

愛得卡・萊司・伯露斯於西元一八七五年出生於美國之加哥。輾轉的改換不少職業，在艱苦的生活中首次寫的SF小說「火星公主」甚受好評；接著，又以「泰山故事」博得更高的聲譽。

到一九五〇年死於心臟病為止，除本書等「伯爾希達叢書」外，還留下許多一系列的「金星叢書」和「月人叢書」等作品。

原作者
Edgar Rice Burroughs

目録



神秘的地底世界

PELLUCI-DAR



向地底出發

阿布納・倍利老人打電話到我辦事處，是當天的下午。

「鐵維特！終於完成了，那個鐵土龍！」倍利老人的聲音好興奮：「今晚十二點要試驗，一定要來喔！」

倍利老人沒等我回話便把電話掛斷。難怪啦，倍利老人費了三年工夫才完成那個鐵土龍的，當然是很高興。

且說——我的名字叫鐵維特・伊奈斯。三十歲。美國人。經營着先父遺留下來的鑛山。母親也早年過世，弟兄和親戚都沒有，孤獨一人。

不，說「孤獨一人」是錯誤，其實在我出生以前，在父親的鑛山做事的技師——倍利老人，他從我小時候就熟悉我的一切；因此對我來說，倍利老人是父親的代理人。

三年前，倍利持著與往日不同的表情到我這兒來。

「鐵維特，有話告訴你。」倍利突然的說：「是很重要的事。」

「什麼事嘛，發現金鑛了？」我以捉弄的口吻說：「或者是鑽石？」

「可別開玩笑，是正經的呀。」倍利笑也不笑。我有點掛心，決定不再逗弄了。

「說說看，你我之間，什麼話都可以說。」

「鐵維特，有沒有這樣想過？由於天文學的進步，我們對月球星球都逐漸給弄明白了：星球並不是天空上的洞孔；而月球更不是乾酪的凝塊。可是——在我們腳下的，究竟是什麼？」

「是土吧。」我不知不覺的回答。

倍利顯然大失所望：「那是當然囉！」

「可是，土下面不是岩石嗎？難道是乾酪不成？」

「不要過分的戲弄老人家好不好，鐵維特。」倍利幾乎要哭。

「曉得吧，地球的直徑有一萬二千八百公里，但是你想，人類挖得最深的洞穴有多少呢？」

「大概有——」我想了想：「我們家的鑛山最深的是一公里左右吧？」

「是呀，」倍利說：「你知道嗎，鐵維特，世界最深的井也只不過七、八公里而已。」

「嗯——」我不覺說：「實在沒有注意到這些。」

「是嘛，」倍利繼續說：「我們的腳下，就是地球的內部，學者說是地殼，但是怎樣的

的構造，究竟有些什麼，幾乎沒有弄明白。」

「的確說的眞對。」

「這樣下去可以嗎？」倍利問我：「你是鑛山的主人，我也是在你出生以前就在你父親的鑛山做事。怎麼樣？要調查地球的深處究竟是什麼，豈不是我們今後的事業嗎？你有沒有這樣想？」

「好！你說的對。」我回答：「地球的深部，可能有很多的金錢或鑽石；不過，倍利，你到底要怎樣來調查呢？挖深井嗎？」

「不是，」倍利的雙眼閃閃發亮：「不是井，是鐵土龍。」

「土龍，土龍是什麼？那個穿地孔的鼴鼠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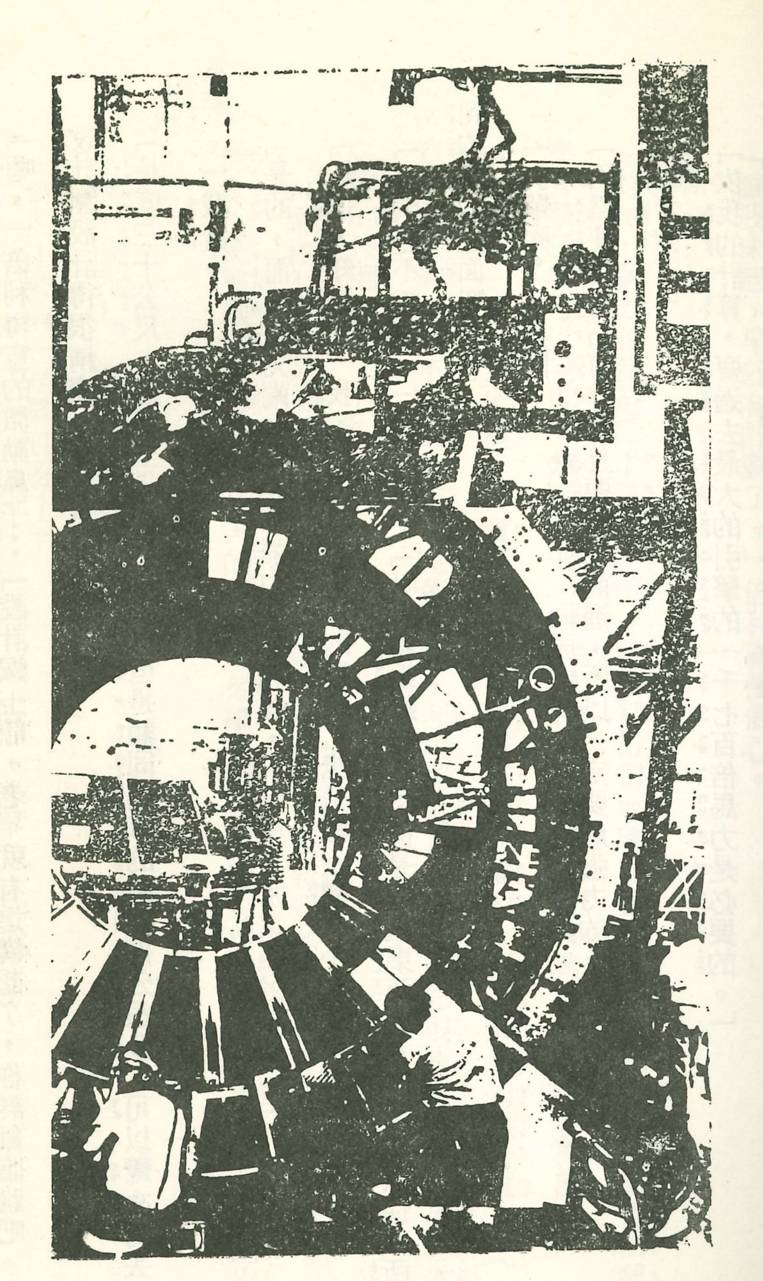
「是呀。」倍利露出笑容。

「知道了！就是在地球內部挖隧道前進時乘坐的工具——。」

「答對！」倍利大聲叫着：「對極了！用鐵做的鼴鼠，就是鐵土龍。」

「有道理。實在沒有注意到這一點。」我不知不覺的嘟喃着。

「瞧這個吧，」倍利說着，便打開一張設計圖。



「已經設計了？」

「嗯，」倍利得意的微動鼻子：「設計鐵土龍，老早就有這構想了，你詳細瞧瞧吧。」

設計圖設計得很精密、詳細。

「長度三十公尺，雖然全是用鐵做的，但是類同電車的掛鈎部分很多，可以彎來彎去，是吧。」我說。

「是的，而且在先端有個非常強力的穿孔器，人就坐在那東西的後面。」

「知道，知道。」我說：「可是這樣的形狀，說是鐵土龍倒不如說像鐵蚯蚓嘛。」

「那倒是不重要，」倍利說：「叫做鐵蚯蚓也罷；但是這個東西，却是用在以往人所想不到的目的上面哩。」

「引擎呢？」我問。

「那當然。」

「因爲要把岩石打碎而且要穿孔前進，所以一定要最强力的。」

「依我的計算，要過去最大的引擎的一千七百倍馬力是必要的。」

「有辦法設計它嗎？」我不由得發出疑問。

「讓我來吧，早就有計劃了。」倍利滿懷信心。

「唔……。」

「因此，鐵土龍就是爲了這件工作。」倍利盯盯地望住我：「製作鐵土龍的錢你出吧，只要有錢三年可以完成。無論如何，我很想利用這架鐵土龍來調查地球的最深部。」

「可以。」我立刻答應。其實，看到這張設計圖的一瞬間，我就有了這個打算了：「做做看吧，離辦事處不遠的地方有幢舊工廠，利用那兒怎麼樣？那兒很清靜，可以專心做事。必需的技師由你來支配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倍利由衷感激的說：「就請你讓我這麼做吧。」

然後，便整理設計圖，很高興的走了。他剛一出去，我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而跑出走廊。

「喂，倍利！」我在倍利的背後呼叫。

「倍利！要有一個條件呀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呆然瞠目的倍利問我。

「那架鐵土龍要有兩個座位，並且，地底的調查工作，一定要讓我參加，可以嗎？」

倍利不作聲的笑笑：「那是當然的嘛！」

這是三年前的事兒——

就這樣，那架鐵土龍好歹總算完成了，而且要做試驗。

我召集公司的屬下，說是要去旅行幾天，給予他們做了詳細的指示之後，回到家裏打算到半夜睡它一覺，却怎麼也睡不着。

我終於忍不住地把手提箱裝在車上，儘管比預定的時間早得很多，竟把車子開到鑛山的舊工廠去。

工廠裏面點著燈，有幾位技師和工人正在忙碌地做着最後的準備。

那架鐵土龍，在工廠中央被巨大的木架支撐而倒立般地聳立着，先端的穿孔器正插入地板上。

「怎麼，已經來了？」倍利走過來說。

「出發的時間，不是約好十二點嗎？」

「等不及了，」我回腔：「來幫你準備。」

「哎呀，你從小就很性急！」倍利笑着說。

「那麼，就來帮忙吧。」

我幫忙做食糧的裝載以及穿孔器的調整等等，時間好像過得特別快，不覺中已經快十二點了。

「喂，走了。」倍利說

「走吧！」我回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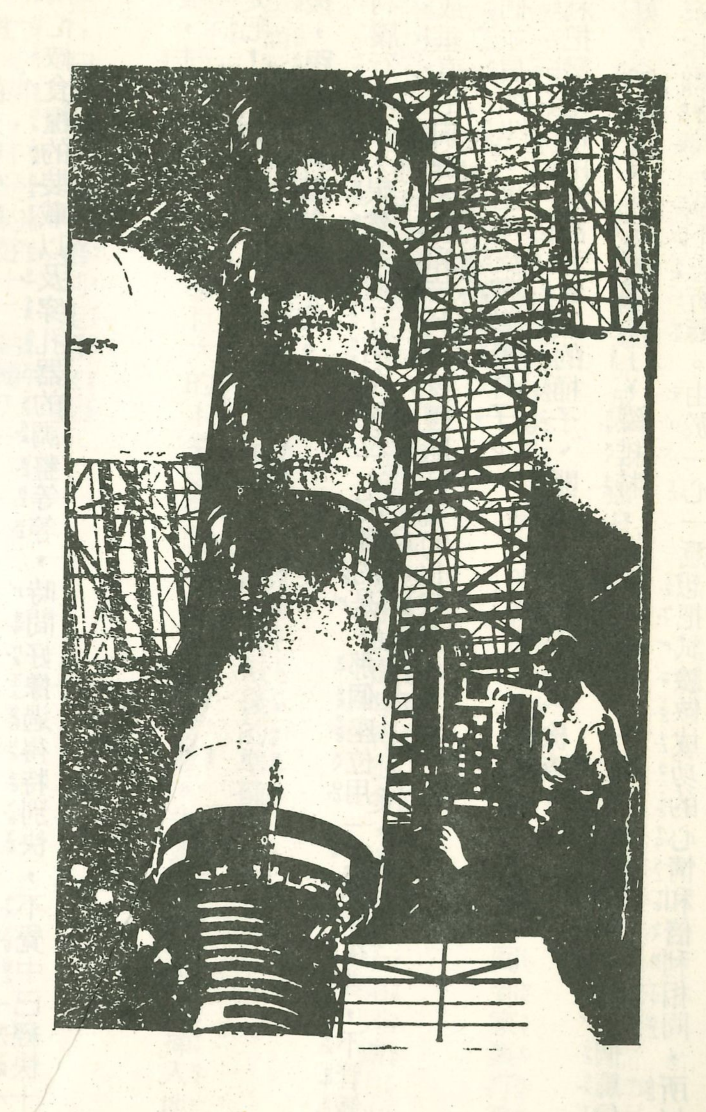
然後，跟著倍利鑽進鐵土龍。

倍利履行諾言，果然設置了兩個座位。有趣的是，那個座位用一支軸支撐著，不管鐵土龍平進或垂直的前進，我和倍利的身體隨時都可以保持平衡。

我們並肩而坐，並用皮帶勒緊身子。

倍利把發電機的情況和氧氣的桶子、開關、槓桿等一一檢查。

「好，全部ＯＫ。試驗開始了，鐵維特，來做祈禱吧。」倍利愉快的說。他是個篤信的人，無論什麼時候，都不忘祈禱。由於一心一意想把試驗做成功的心情和倍利相同，所以跟他一起垂頭默念。



「上帝啊，請賜我們的試驗成功吧。阿門。」

禱畢，倍利手握引擎槓桿望着我。

「好了，要開始了，鐵維特。」

「好，OK！」我回應。

倍利拉動槓桿，霎時，引擎强力地開始發動了，一大排的電錶也同時走動，指示燈閃閃發出亮光。

「引擎的情況良好。」倍利大聲說：「好！發動穿孔器了。」

倍利把另一個粗槓桿一拉，我們倆立刻被包圍在驚人的音響和震動之中。

鐵土龍的穿孔器在工廠的地面上挖了個孔，向地下開始前進。聲音大得幾乎嚇人。

鐵土龍內部有雙重管子，我們的座位就在它的中心，當穿孔器挖出來的土，會從外管和內管的雙重管子之間，以驚人的快速給吹到後面去。

我非常擔心。這麼厲害的震動，萬一座位的皮帶斷了或者鐵土龍給震壞而變成七零八落該怎麼辦？我不由得問倍利。

「喂，倍利，沒問題吧。」

我的聲音是不是被穿孔器的噪音給震得聽不見了？他沒有回腔；但是當我看到倍利的面孔時，嚇了一跳。

倍利僵硬着臉拚命轉動舵盤，似乎不大好辦的樣子。

「倍利！喂！倍利！怎麼啦！」我竭盡力氣大聲喊叫。

「舵、舵、舵盤它……」倍利好不容易才說：「舵盤不動了！」

這樣下去的話，只好朝地面猛撞而支離破碎的份兒了！非止住引擎的轉動不可！

「倍利！停止！先停下來再設法補救吧！」我叫著。

「拉下槓桿吧！趕快剎車吧！」倍利說。

我立刻拉下引擎的停止槓桿，一瞬間，剛才轟隆作響的穿孔器突然停下來，附近變得鴉雀無聲。倍利在座位上精疲力竭的伸伸腳。

「怎麼啦，究竟！是故障嗎？」我問。還稍有耳鳴哩。

「不是故障，是穿孔器過強。」倍利的聲音很微弱：「由於穿孔器的旋轉過分強大，因此無法把它左右轉動。」

他的臉上汗流如珠。

「熱死了，倍利。」

「熱？」倍利被我的話給驚慌了，這才慌張地瞧着駕駛席上的溫度計。

「哇——！」倍利發出怪聲，再看看隔壁的行車距離錶，立刻結凍似的望着電錶的指針。

「怎麼回事，倍利？」我問：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鐵維特，看這個行車距離錶。」倍利斯啞的說：「我們已經來到兩公里的地方哩，只花了兩分鐘的時間。首先的計劃是一小時大約六百公尺，兩分鐘的話應該只能前進二十公尺呀，可能是穿孔器太強的緣故……。

「……」

「看嘛！外部的溫度計！」倍利這麼喊，我立刻看看鐵土龍外邊溫度計的度數，直嚇了一跳。六十度！

通常每前進一公里，地裏的溫度便會上升二十二度，假若地上的溫度是十八度，那麼兩公里深，溫度當然會那麼高。

「鐵土龍內部裝有冷氣機，溫度大致不會再上升；但假定是這樣，因舵盤不能左右轉動而繼續朝地下猛插下去的話，溫度會逐漸上升，而到最後，周圍的岩石可能要變成泥漿，那

時候就糟了。」

「不能倒退嗎？」

「不能。」倍利說：「挖進去的隧道，會被穿孔器倒出來的碎岩石給迅速的埋上了，要走回去也不可能啊。」

「那只有前進啦？」我說。

「也許是。」

「我說，倍利。」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：「從前在學校好像有學過：地底世界並不是只有堅硬的岩石而已，是不是也有很多空隙？」

「是這麼被說的。」倍利答腔。

「如果鐵土龍繼續前進而碰到這樣的空隙，舵盤是不是會起作用？地球是圓的，因此穿孔器的的先端稍微偏左或偏右，儘管是繞了個大彎，還是能返回地上哩。」

「有空隙的話。」倍利的臉上有著憂鬱的表情。

「只有一試了，其他沒有辦法。」我認真的說。

「好，試試看！」倍利終於決心：「出發了！別看電錶，越看越害怕。來吧，開始了。」

再度起了個震耳欲聾的轟隆聲，鐵土龍便猛力地向前推進。啊，上帝啊！請賜給我們那岩石的空隙吧……我衷心的祈禱。

鐵土龍裏面漸漸悶熱。冷氣機不發生效用了，我把冷氣機的馬力開大。

鐵土龍依然響着可怕的聲音繼續前進。由於冷氣機完全被打開而稍有涼快，但不久溫度又逐漸上升，熱得無法忍受。

不知道會怎麼樣呢？…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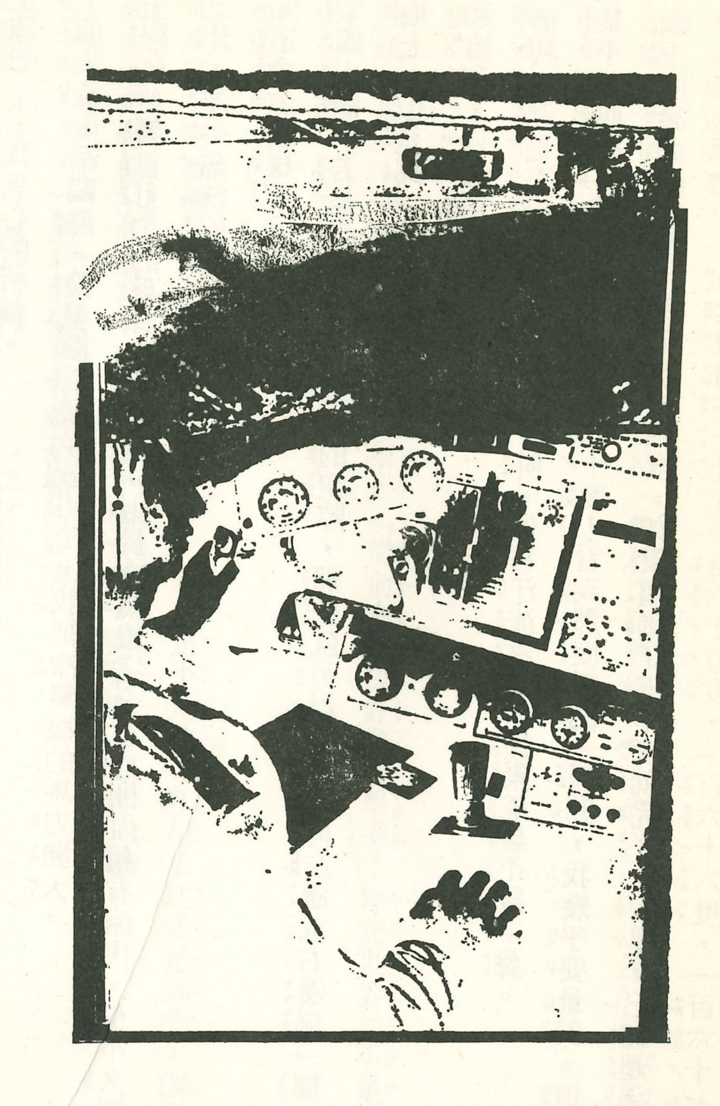
這架鐵土龍，若是幸好能碰到岩石的空隙，那麼就可以把路線向左邊或右邊挪一挪，便能折回地上；但是萬一找不到空隙呢？

我和倍利，只有活活被燒死的份了。

「倍利，還是不行嗎？」我厲聲呼叫。倍利汗流夾背的握緊舵盤不說一聲。

我禁不住瞧瞧外部溫度計。一百六十度！看到那度數的一瞬間，我幾乎要暈倒。這麼熱的話，鐵土龍裏面必有四十度以上的熱度。如果超過了五十度就完了！可是，已經超過了一百六十度的外部溫度計，仍然繼續在上升。一百六十五度，一百六十六度，一百六十七度。

就在這時候，計器盤的紅燈亮了起來，冷氣機停止了。



已經沒有指望了。

鐵士龍的內部也可能馬上會達到一百六十度以上的溫度吧。一百度，水就會沸騰，一百六十度的溫度，人怎麼能活。

「倍利，沒希望了！已經完了！」

但是，汗流夾背的倍利也沒有回話，只管拚命地推進着鐵士龍。

「倍利——。」

叫著，我再度看看外部溫度計，不覺大吃一驚。

以爲可能已經上到一百八十度的溫度計上的指針，豈不是相反地在下降嗎？

「倍利，看吧！溫度開始下降了！」我大聲呼起來。

「什麼？溫度下降？」倍利拉動槓桿使引擎停止。附近頓時很靜。

「是不是溫度計壞了？」倍利發問。

是故障還是什麼，溫度計的指針確實一直在下降。

「唔——。」倍利呻吟一聲。

決不是溫度計有毛病，剛才那燒身的熱度確實減退了。

「唔——。」我也不覺呻吟一聲：「究竟怎麼啦，這是？不是越近地底溫度越高嗎？」

「是呀，學者們都這麼說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咱們倆是有了大發現啦？」

「有可能。不過……。」倍利結結巴巴的。

「不過——怎麼樣？」

「鐵維特，氧氣剩下不多了，只能再維持兩三小時而已，雖然逃過了被燒死之難，但是不趕快找到岩隙而改變路線的話——。」

「會窒息而死，是嗎？」

「不管怎樣，非前進不可。」倍利說着，又把鐵土龍向前推進。剛一推進，便興起一陣震耳欲聾的轟隆聲。

外部溫度計停在六十度，當鐵土龍一發動，就再度下降了。

五十度……四十度……三十度……二十度……。

「喂，倍利，終於二十度了，跟地上相同——。」

就在那一剎間，鐵土龍便奇妙的轉動了一下，砰！的一聲轟響，我們遭受了猛烈的衝擊

而失去了知覺。

猿人

不知經過多少時刻，先醒過來的是我。倍利仍然在座位上垂首向前倒下。

「倍利，振作起來！」我解開皮帶去扶他：「喂，倍利振作起來呀！」

「好大的衝擊呀！」倍利說：「大概是走出了岩石的空隙吧。」

對，原來如此！

「啊，眞幸運！那麼是得救了。在這兒可以改變路線回到地上去！」我不由得大聲說。

「鐵維特。」倍利平靜的說：「我們也許已經回到了地上哩。」

「什麼?!已經回來了」我嚇了一跳。倍利的頭腦似乎有問題。

「振作起來，倍利。」

但是倍利却鎮靜的說：「鐵維特，看看門縫吧。」

轉頭去看看出入口的門縫時，我大爲驚奇。從門縫處射進來的豈不是光線嗎！

我跑到門口看外面。

是海濱！海面上有島嶼。

「什麼地方嘛，這兒是？鐵土龍在什麼時候改變了方向呢？」

「我也不曉得。」倍利說：「不管怎樣，出來查看一下。」

一開門，我險些兒沒跌落下去。因鐵土龍在從地上挺出了十公尺高的地方，我們不得不使用預先準備好的繩索，好不容易才到地面上來。多麼美好的景色！和風拂面而吹。附近是一片潔白的海濱沙灘，海岸就在眼前，而且微波蕩漾着。一望無際的海面上，有零零散散的大小島嶼：有呈鋸齒狀而全是岩石的；也有滿地鮮花盛開的島嶼。

回頭一望，那兒是一片人跡未到的大森林。在古木參天的樹林中，密密麻麻地繁殖着羊齒科植物，有三五隻肥鶴糾纏在一起，令人看了就害怕。

「什麼地方嘛，這裏是？」我嘟喃着：「至少不會是北美洲吧。」

「不太清楚。」倍利唐突的說：「不管如何，走一會兒看看，或許能遇見居民啊。」

我們順着海岸走去。附近一帶靜得好可怕。

「我們是不是鑽到了和地球相反的地方，倍利？」我問倍利。

倍利似乎在想事情的樣子，全無反應。一段好長的時間裏，他一會望海一會仰望太陽，最後突然站住，望我說：「喂，鐵維特。」



「咦？」

「我們很可能不是在地球上。」

「不是在地球上?!我目瞪口呆地：「那麼，到底……是在天堂？」

「若是沒有看見那架鐵土龍，可真是在天堂哩。」倍利說。

「喂，你發瘋了？倍利。」我心中稍稍感到不安：「要是這兒不是地球，那麼你說這是哪兒呢？」

「地球的內部呀。」倍利簡慢的說。

「地球內部?!怎麼有可能！」

「我也這麼想。不過，鐵維特，仔細瞧瞧水平線吧。」

我望水平線，只見有許多島嶼密密麻麻的排列着。可是這時候，我發覺有點怪，原來，這不是地球上的海邊景色！因為——沒有水平線呀！海水連着海水，而且那海面是越遠越高！

「看太陽，鐵維特。」倍利說：「剛才從鐵土龍走出來時，太陽在頭上吧？」

我仰望天空。

「瞧，現在，太陽仍然在頭上沒動。」倍利說。

那顆太陽，並不是我們所看慣了的那一個！有三倍大，而且距離很近，好像伸手可以摸到的感覺。

「這麼說來，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呢？」我驚訝之餘發呆了：「不在地球上，確實是……。那麼，到底是……。」

「實在叫人不能相信，」倍利說：「但是根據推測，這裏只能說是地球內部，再沒有其他解釋了。想想看，鐵維特，想一個大球吧，我們以為地球是空心的東西，誰知道原來是像球一樣的空空如也。」

「……」我無法回答，只好傾聽倍利的說明。

「並且，我們這架鐵土龍就是突破這類球的皮部，鑽進裏面來的。」

「你是說，這顆球的中心，還有一顆太陽？……」

「正是如此，除了這，再沒有其他的想法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因為太奇妙，所以我彷彿仍然在夢中的感覺。天哪！在地球內部還有一顆太陽。

就在這時候，冷不防地起了一陣驚人的吼叫聲。驚嚇的回頭一看，是隻令人害怕的大怪物。

老實說，我一直堅信着這兒是地球上的某地方，但當看到這隻大怪物的一瞬間，這份想法立刻消失了。這隻怪物很像熊，實在大得驚人。大約有大象那麼大吧，前脚有銳爪，鼻子特大，大約垂下了三十公分長。

這隻大怪物，發出可怕的吼聲，逐漸靠近我們這兒來。

「倍利，快逃！」不等我叫，倍利已經一溜烟地朝森林裏跑了。我跟着跑去。怪物從背後慢吞吞的走了過來。

先到達的倍利爬到大樹上去，又掉下來，因爲是下邊的樹枝很少的緣故。倍利慌張的再度爬上去，又掉了下來；雖然這是千鈞一髮的時刻，但是我却讓倍利那滑稽的樣子給弄得忍不住笑了。

好不容易才趕到，支撐他的臀部推上去，接着，我也爬了上去。這個地方，儘管那怪物厲害也無礙事吧；至少是不會爬樹的。

怪物慢吞吞的迫近來。

「實在好大啊！倍利。」我說：「有這種東西存在，這兒的確不是地球上。」

「那個東西，」坐在粗枝上的倍利說：「是太古時代在地球上存在的動物，在南美發現了牠的化石。」

怪物在我們的樹下停步，目不轉睛的擡頭望樹上，好像很馴良的樣子。

可是，突然間吼了。

吼聲大得我們差點兒掉下來，我們拚命地摟住樹枝，只要不掉下去便可保安全——我對自己說。

但實際上，並不是這麼回事。

那隻怪物，竟然做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兒來：牠用前脚鈎住我們緊貼的樹幹，慢慢搖動起來。多麼的聰明啊！儘管樹大不怕搖動，但是重覆了幾次以後，這棵大樹便從根部也開始搖起來了。

「抓緊！倍利。」我大聲喊叫。倍利嚇得直打抖擻，臉色發白。振動越來越厲害，簡直像動蕩在怒海中的小船。

完了。不久便會給搖下來。我已經覺悟了，假若掉落在地面上，一定會被踏死的。

但是，就在那時候的事兒。

嗚喔——！有幾百隻野狼的叫聲在附近發生，只見有一群像狗又像狼的動物，猛然的向那隻怪物撲上去。不過，怪物也不甘示弱的使用那隻大前脚，巧妙地把撲上來的狼犬一隻接一隻的打倒；可是，狼犬仍然奮勇的從四面八方咬過來。那是一場激烈的搏鬥，我們爬在樹上忐忑不安的望着那情形。

這麼多的狼犬，究竟從哪兒突然出現的呢——正在想的時候，立刻就明白了原因。

原來，從狼犬的後面吱吱叫着騷然的怪聲，出現了一群像猴子又像人的動物，很歡喜的在挑唆狼犬。

是原居民！我在心中叫着。狼犬是原居民飼養馴順的。

乍看一下，他們很像非洲土人，肌膚黝黑，臉形也像；不過，前額非常的狹窄，手長脚短，在臂部有條細長的尾巴。

經過一段時間，狼犬終於咬死了怪物，一群原居民便高興的大聲吵嚷着，通力合作把那隻怪物拖走了。那群狼犬也尖銳地吠着，轉瞬之間不見了。

約有十人左右的原居民留了下來。

他們已經發覺我們倆的存在，不過好像並沒有動手的樣子，光望着這兒發呆。

「喂，倍利。地球上也有像這樣的人？」我小聲問倍利：「那是猴子還是人？」

「不知道。可能是從猴子到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種動物吧。」倍利也小聲的回答。

「他們會把咱們倆怎樣？」

「不曉得。只好等對方的態度再說吧。」

「要是有一把手槍那多好啊。」我說，確實有這份感想哩。因爲沒有料到會這樣，才沒有想到要帶槍出來。

「大概是吧。」

突然間，一陣聲響，我的脖子給絆住了，而且被彈到地面上。就在那一刻裏，我看見一個黝黑的原居民從倍利的背後撲了過去。倍利也掉下來。

原來，正在注意下邊的時候，偷偷地被他們從後面潛來的。

我們一掉下來，原居民便大聲嚷着圍攏而來，用奇異的眼光開始檢查我們的服飾：摸摸衣服，抓抓頭髮，又把我轉身過去檢查是不是有尾巴，知道是沒有，便嚷着笑成一團。一會

兒，當他們發覺服裝並不是身體的一部分之後，便紛紛剝下我的衣服，並把它自己試着穿上，但猴子畢竟是猴子，怎麼穿也穿不好，終於生氣的把衣服拋棄不要它了。

不久，猴子們似乎厭煩了，冷不防地，有兩隻猴子捉住我的雙臂，像要把我的身體從兩旁提着似地，輕快地爬到樹上去了。倍利也同樣地被提吊着，從後面跟上來。

然後，他們夾住我從這棵樹跳上那棵樹，跳來跳去，身手輕巧。這麼可怕的經驗是破天荒的頭一遭，假若那些猿人一失手，我便會連翻帶滾的掉落下去。

從這棵樹到那棵樹，從這一枝到那一枝，輕飄飄地不知飛跳了多少公里。

和狼犬搏鬥

突然，猿人的部落出現了。是建築在樹上的村莊。

抓住我雙臂的一個發出一聲怪聲之後，立刻從樹上的許多小屋裏傳出了一陣呼嘯聲，有一群猿人出來迎接。然後又把我和倍利團團圍住，拉拉頭髮，擰擰肌肉，摸摸臂部看看是不是眞的沒有尾巴，而後又是一陣哄笑，實在落得狼狽不堪。

但是我並沒有發怒，我知道他們並不是因憎恨我們才這麼做；他們只是好奇而已。

雖然曬黑了，但是比他們白的肌膚、藍眼、金髮、笨重的身手，而且不會笑得像他們那樣的怪物……。對猿人來說，我們倆個確是很像怪物哩。

沒多久，他們把我們倆的手臂使勁地一拉，命令要「走！」

建在樹上猿人的村莊相當不錯，是用粗大的枯枝像橋一樣的架在樹枝上的，中間還鋪了一條寬敞的道路，而且兩旁是幾百幢並排的小房子。儘管簡陋但還算不錯。

猿人可以從這棵樹跳去那棵樹，爲什麼還要鋪上這條路呢？大概是要讓他們飼養的那些狼犬走動的吧。有陣令人恐怖的吠聲從四周的小屋裏傳出來。還有一件事：他們也有飼養山羊來擠羊乳喝。

我和倍利被迫走在那條路上，然後被帶進一幢小屋裏，砰地被關上了門。不過，他們大概不知道使用鎖頭這玩藝兒吧，倒有兩個身強力壯的猿人在門口守衞着。

我和倍利歇一口氣坐下來，彼此相望，禁不住笑。

多麼悽慘啊！……

叫猿人給抓抓拉拉戲弄着，衣服已經破爛不堪了，並且由於被捉住胳膊在樹上鑽來鑽去，所以渾身傷痕累累。

「唉唉，再有尾巴的話可就是眞正的猿人了。」倍利滑稽的說。

「不行不行，哪有不會爬樹的猿人。」我說：「而且，又不會吱吱叫。」

「說實在的，當被捉住了手腕，在樹上跳來跳去的時候，確實有九死一生的感覺哩。鐵維特。」倍利說。

「已經過了多少時候啦？」我從小屋的隙縫窺視天空。

「看太陽也沒用。」倍利說：「太陽在頭上不動。」

一點沒錯。在地球上的話，跟着時間的經過，太陽也會跟着偏西，便可以推測大致的時間；但是這兒，太陽永遠不動。

「這麼說，根本就沒有夜間嘛。」我初次理會這件事。

「可以這麼說。」倍利。

「沒有夜晚的世界——。」我嘟喃着：「地球的內部竟然有這麼另一個世界，怎麼也不能相信，可是，爲什麼會形成這樣的世界呢？」

倍利慢慢兒地說明：「太古時代，地球是一塊黏糊糊的岩石，而那塊岩石漸漸冷卻，然後在周圍長出了薄殼來。因爲那塊岩石本身不停地在轉動，正如放入洗衣機的衣物一樣，在



那薄殼的內側黏住了黏糊糊的岩石，而後又冷卻，漸漸變厚，以致於形成了空蕩蕩的地方；並且，只有那高熱的瓦斯滯留在裏面，跟着它的冷卻會收縮而聚集在中心部分，密度上升了溫度也跟着上升了，便形成如今所見的這顆太陽——就是這樣吧。」

「我們一直是住在那層殼的外側，而現在却來到那內側了。」

「就是嘛。」倍利說：「殼的內部的中心部有太陽，所以這兒，到任何地方去，太陽老是在頭頂上。」

「太陽始終在頭頂上，就不知道時刻啦……。」

「是的，我們乘坐的那架鐵土龍從地球的表面到這兒來以後，究竟過了多少時間，一點兒不曉得，因為把手錶放在鐵土龍裏面沒有帶出來。也許只經過了一小時，說不定是過了幾十天哩。」

「真是到奇妙的世界來了。」我不由得嘟喃着：「總之，那些猿人到底要把我們怎樣呢？」

「那就不得而知啦，好歹，看看情形吧，至少不會被殺才對；不過，一有機會，應該趁機逃跑，趕到鐵土龍的地方才好。」

倍利打了個打呵欠。

「現在好像是半夜的樣子，我實在很想睡。喂，鐵維特，把憂慮留給明天，先來睡一覺如何。」

他這一說，我也疲倦不堪，躺下來聽着倍利的祈禱聲，頃刻間便睡着了。

然後，到底過了多少時間呢？——

因爲太陽在正上面，沒有晝夜之分，所以很難猜測時間，不過總覺得睡了很久。一醒過來，便發覺猿人正在搖動我。倍利也被搖醒了。

接着，被推出屋外，被帶到一排小屋的一角，也就是村莊的盡頭。那兒，又有兩個猿人從兩旁一捉住我的胳膊，便飛快的跳上樹枝，從這棵到那棵的移動着，速度快得叫人驚嚇。以暈花的動作，移動着樹枝，朝森林中一溜烟地跑上去，不僅是令人害怕，實在也叫人心寒。況且他們有兩次踩錯了脚，使我嚇得幾乎要窒息。

不過，每當遇到這種情形，猿人却習以爲常的用尾巴掛在枝兒上禦防墜落。對他們來說也許很輕鬆，還吵吵嚷嚷的，滿不在乎的樣子呢！

到底走過多少路子，沒帶手錶是不得而知的，總算，濃密的森林走完了，又走出寬濶的平原來。我們終於被趕到平原中的小山崗去。

好容易才爬到山頂上一看，我們不覺楞住了。

山崗上，形成硏鉢形，並且在那裏面有幾千個猿人圍坐着。

他們本來吵嚷着，我們的出現使他們立刻沉靜下來，同時地臉相也變了，凶惡的眼神，露出的白牙。

我們被帶進硏鉢的下邊，有塊小平地的地方。

四周圍坐着幾千個猿人，盯盯地望住我們。

雖然不曉得下一個將會發生什麼，不過，有生命的危險——倒是可以感覺出來的；因爲包圍在四周的猿人，眼神很不尋常。

要用什麼方法殺呢……。

可是，一會兒就揭曉了。

一隻狼犬——非常凶猛的狼犬出現了。

倍利立刻做祈禱。

狼犬，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吼聲挨過來。

狼人的計謀，是嗾使狼犬咬我們，以供他們參觀的。

我不由得怒上心頭。

好！既然這樣就不能輸給他們！

要來就來吧！

我庇護着倍利站在狼犬對面，拾起三塊合手的小石頭來。

對了，還沒有對你們說過，在艾爾大學時代我是棒球隊的投手，曾經在全美棒球選手大會上獲勝過，而且被職業棒球拉攏過去；因此，既然這樣就只有靠顯身手一途了。在沒有刀槍的情況下，只能靠石頭而已，怎能輕易地被咬死?!

狼犬發出可怕的吼聲，慢慢走過來，似乎不把我們放在眼中的樣子。我故意和善的立着，把牠引過來。

嗚喔——！嗚喔——！

多麼厲害的眼神！狼犬流着口水，開始迴繞我們的四周了。倍利則專心一意地在做祈禱。

嗚喔——！

狼犬開始行動了！用一種可怕的吼聲叫着，突地撲上來。

瞬間，我衝着牠把石頭丟過去。

趁機再丟第二顆！

又是一個猛烈的攻擊，石頭狠狠地勒進狼犬的腰窩！

嗚——嗚——

一會兒工夫，狼犬吼聲變成小狗般軟弱的聲音。狗經常是這樣，一旦知道對方比牠強，馬上會變得很軟弱。

剛才的活躍哪兒去了，狼犬驚慌地想逃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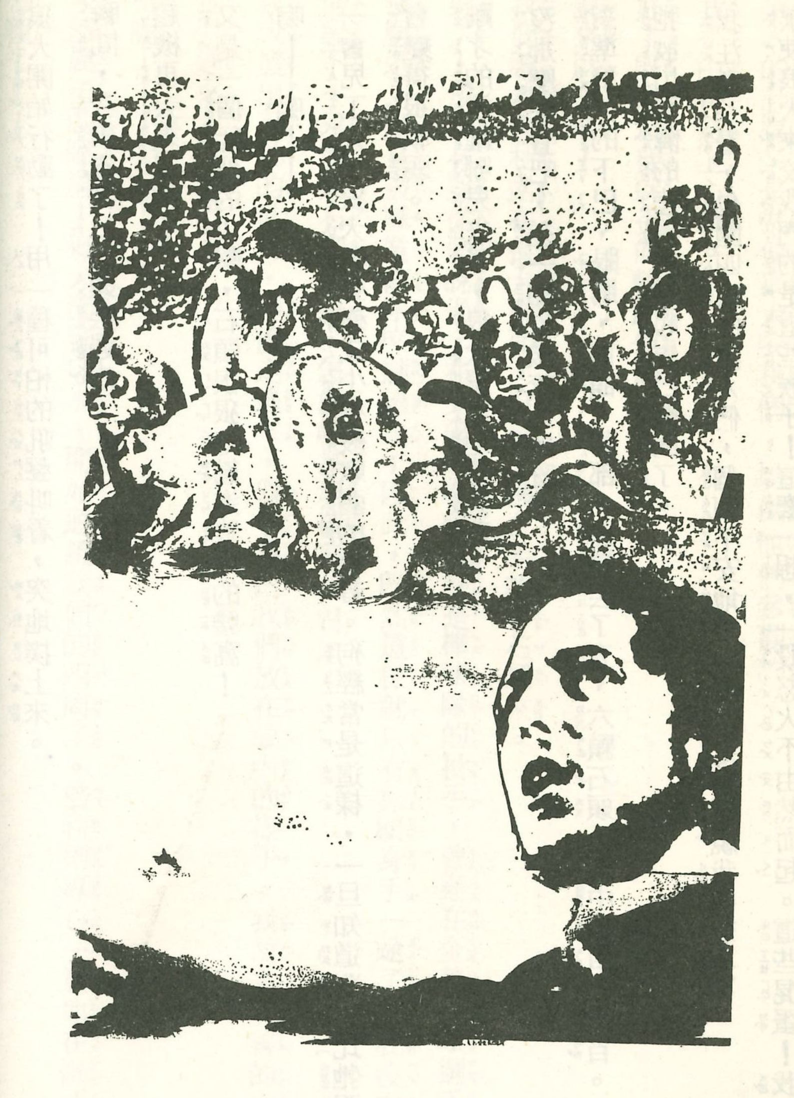
沒那麼便宜吧，差一點就被咬死的呀。

對準狼犬的下巴、眼睛、前額、胸部，連續丟了五、六顆石頭。命中率百分之百。

牠發出可憐的悲鳴，捲起尾巴跑開了。

我注意一看，包圍四周的狼人們，個個不安地屮立着，定神凝視我們發呆。

嗾使狼犬來咬我們的是這些猴子！這麼一想，一股怒火不由然而起。這些混蛋！我瞄準佔在最前面的頭目模樣的猴子，使出全力丟出了石塊。





哇——！

被擊中了臉，牠發出恐怖的叫聲，連翻帶滾的倒下來。

包圍着我們好幾千個猿人，便趁着這個機會，大聲吵嚷着一齊跑掉了。

我和倍利互相拉着手放聲大笑起來。眞好笑！猴子畢竟是猴子——。

然而，那是我們的錯誤。

猿人們並不是被我丟石頭的本領嚇跑的。

無意中回頭一看，一切都明白了。

是大猩猩！揮動着長鎗、斧子、盾牌，猩猩的大軍從研鉢的邊緣向這邊湧過來。

逃嗎？我立刻望倍利。倍利說：

「等一下，留下來看看。大猩猩裏面有人！」

有人——。

這句話，使我不知不覺蹲了下來。

得救了！得救了！

大猩猩的背後，小丘的稜線上，確實有並排的人影正在俯視這兒。

這麼說，正朝這兒衝過來的猩猩的一群，大概就是那些人的部下吧……。有希望了！

不久，有四、五隻大猩猩將我們的雙手粗暴的抓着，拉到小山上去。其餘的猩猩去追趕四散奔逃的猿人去了。

大猩猩的身長有兩公尺之高，但是被那些凶惡的猩猩硬拉着走向小丘上，我們一點兒都不害怕。這些猩猩姑且不去談它，就說在小丘上的果眞是人的話，即使是地底世界的人，也會了解我們想說的話吧；而且，一定會把我們送回鐵土龍的地方……。

然而——事實並不是這樣。

登上小丘時，才明白眞象。原來，在小丘上的人並不是猩猩的主人；相反的，他們是被猩猩捕獲而來的俘虜。

我們靠近時，才清楚的看到那些人是被一條粗大的繩索綁成一串的。

這麼說，我和倍利是被猩猩新抓來的兩個俘虜了。

我們倆立刻被插進人們之間，用繩索給拴住了。

俘虜約有三十名左右，在肩膀披上動物的毛皮短衣，繫上細腰帶，穿着粗質的涼鞋。

男士們都有健壯的體格和輪廓鮮明的臉龐；女士們個個在漂亮的面孔上披散了長長的黑

髮。

不久，追散猿人的猩猩回來了，首領模樣的大猩猩便高舉長鎗，大聲下命令。

我和倍利不知所措而正在發呆的當兒，被猩猩從背後狠狠地鞭打一下。大概是「走！」的意思吧。

於是，俘虜們一齊跟着走起來了。

下了小山，又爬山，穿過原野，渡過小河……我們不停的在走路。

究竟走了多少時間，一點也不知道。

沒有鐘錶，太陽又是永遠在頭上不動，實在沒辦法計時。總之就正當走得筋疲力盡的時候，那隻猩猩大聲叫喊着。

於是，俘虜們便個個在草地上倒榻似地坐了下來。

猩猩走過來分發肉乾和水。我們一言不發的吃着肉乾，喝着水，然後躺下來睡。

美女黛安

猛然地被踢了一腳，立刻醒過來一看，才發覺我和倍利原來都睡熟了。到底睡了多久，

當然是不知道，因爲太陽仍然在頭頂上。

不過，以猩猩再度來分發肉乾和水的情形看，大概睡了有八個小時吧。就是說，現在是早晨——發下來的肉乾是早飯。等大家吃完肉干和喝完水，猩猩隊長一聲吆喝，大家又紛紛爬起來走路了。

我年輕，常做運動來鍛鍊身體，所以不在乎走路；倒是倍利蠻可憐的。不管怎麼說，他年過六十了，又經常坐車的關係，腳力不夠，以致於走起路來搖搖幌幌的，腳步很不穩定。我半挾住着倍利前進。

究竟去哪兒，而且爲什麼要被帶走呢……。

穿過廣野到達峻嶺時，我已經睡過五、六次，所以必定是連續走了五、六天光景吧。

到這個時候，我們已經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猩猩以及俘虜們使用的語言了。

因爲被綁在我們面前的年輕少女，她非常親切的告訴我們許多事情的緣故。我們使用這些語言，更深一層的從那個少女的口裏探出了這個世界的詳細事情。

他們稱呼這個世界爲伯爾希達，却沒有人知道這兒仍然是地球中的一個世界。儘管倍利想要說明，但是那個女孩子根本不理睬，這也難怪，正如我在地球上告訴別人有關地底世界

伯爾希達的事一樣，誰也不會相信。

這個姑娘被稱呼『美女黛安』，是離這兒很遠的阿莫司族族長的妹妹。

『我的哥哥名叫『强人戴可樂』，很受大家尊敬。在森林中迷路時，被沙寇斯族捉住的。」

「沙寇斯族是指這些像猩猩模樣的？」我問。

「是呀，你不曉得？」黛安奇怪的瞄我一眼。

「怎麼會曉得呢？我們是從地球的表面上——也就是說，跟這兒相反的地方——。」

「？？」黛安的表情顯得很愕然。

「好啦，好啦，會慢慢告訴妳。」我慌忙的：「這麼說，那個沙寇斯族，就是那些猩猩們，在統治這個伯爾希達嗎？」

黛安用她那雙烏溜溜的眼睛，凝然看着我的臉說：「我好像可以相信你是從別的世界來的；不過，沙寇斯族在統治這個伯爾希達，怎麼也不能相信。」

「所以，剛才也說過了，我們是從別的世界，就是從這個伯爾希達的相反的地方來的，這件事，過幾天會詳細告訴妳。妳說，統治伯爾希達的不是那些猩猩的沙寇斯族，那麼到底

是誰才是？」

「麻哈爾族。」

「麻哈爾族？他們也是像猩猩一樣？」

「不，更可怕的。」根據黛安的說明：麻哈爾族人的身上有翅和蹼，住在地下的都市，無論在水裏在空中都可以自由活動……。

「非常可怕的東西。」我向黛安說：「很想一睹為快。」

「說什麼嘛？！」黛安吃驚的大聲說：「那麼可怕的東西見不得呀！」

「那麼，這些猩猩們的沙寇斯族，是被長有翅膀和蹼的麻哈爾族給支配着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們是被帶去哪兒？」

「布特拉市呀！」黛安告訴我。

「布特拉市？布特拉市是什麼？」

「你實在什麼都不懂，」黛安一聲嘆氣：「布特拉市是麻哈爾族的都市。再順便告訴你吧，一旦被帶進了布特拉市，是不會再活着回來的。」

「我們將成為他們的奴隸了。」倍利黯然的說。

再睡過兩三次之後，我們越過山嶺走出了寬廣的海邊。海裏有許多令人作嘔的動物：有身體像海豹而脖子有公尺長的；有鯨魚那麼大而且口中有鱷魚般的牙齒；有卡車一般大而類似海龜等動物……。

可是，叫那些怪動物給嚇壞的，是我和倍利而已。猩猩的沙寇斯族和黛安他們阿莫司族的俘虜們，好像一點都不稀奇的樣子，誰也不理睬。

不久，我們除去黛安外，也和『毛髮濃密的卡克』及『狡猾的胡夾』交談。『毛髮濃密的卡克』體格健壯，確是名符其實的毛髮濃密，而且在他那澄清的大眼睛和淺黑的面龐上，充滿着深厚的正義感。我一眼便喜歡他了。

但是，『狡猾的胡夾』就不行了，他的綽號也取得很對，是個名符其實的狡猾的傢伙。沒過幾天他便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處得很好，暗中多取得肉乾和水等食物。

卡克事事都在照料黛安和我們兩個人，然而胡夾這個傢伙，卻只圖自己利益而一味的討好沙寇斯族的人呢。

還有一件事，他對黛安似乎有意思，經常親近黛安，而且還想握她的手。每當這時候，黛安會把臉扭向一旁或把手縮回來，堅決地表示「我討厭你」的態度；但是胡夾這個傢伙竟不識相的糾纏不休。

簡直是個討厭的傢伙。

我們不跟他交談了。

然後再睡了三、四次之後，就是說，經過了三、四天的事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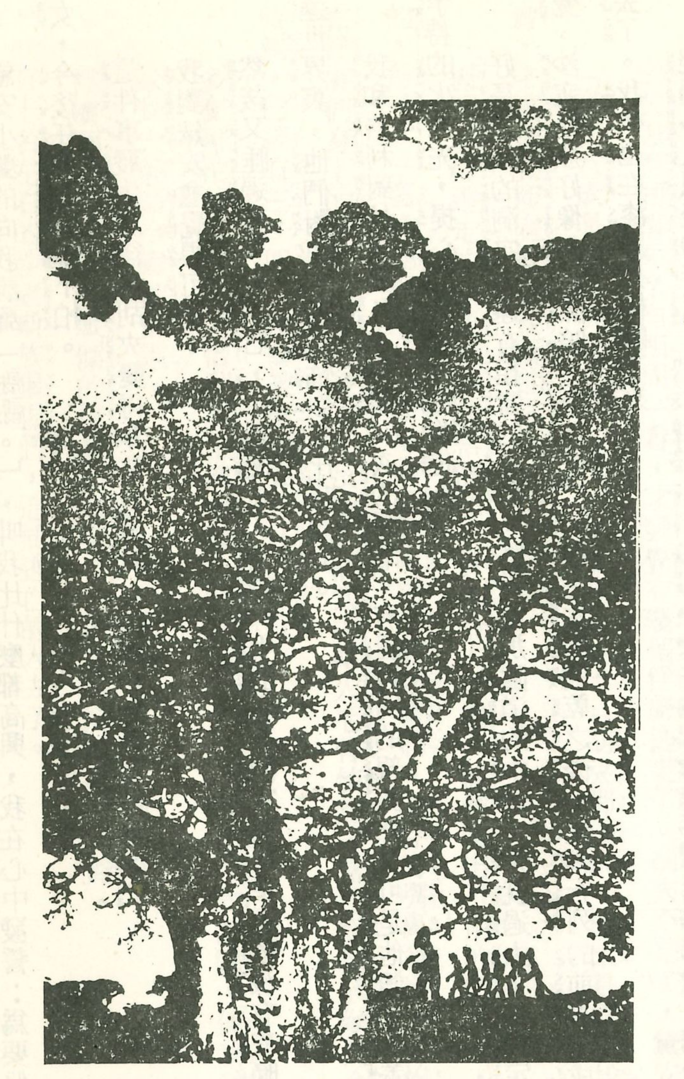
穿過海濱，當我們一行走入森林裏的時候，胡夾再度絮絮不休的向黛安糾纏起來，還想握她的手而被拒絕。若是往常，他適可而止，可是今天卻非常的執拗。

終於把手搭在黛安的肩上，用強硬的手段將她的臉孔轉向他。當然黛安是抵抗了，這麼一來，胡夾這傢伙竟然大聲喊叫，雙手揪住黛安的面頰，用力扭轉過來。

剎那間，我已經把胡夾那傢伙擊倒在地面上。因爲兩手是被綁着的，所以行動起來稍微不便；幸好是繩索伸長了，我的拳頭正好擊中了胡夾的臉部。

沙寇斯族的猩猩立刻跑來了，我雖然被揍打，反而好舒服。

卡克好像在說：幹的好！——他微微一笑，頻頻點頭。



「好極了！鐵維特。我也很想狠狠打他一拳哪。」倍利大聲說。

黛安小聲的向我說聲「謝謝。」，叫我比什麼都高興，我在心中發誓：爲要保護這位少女，今後任何危險都不怕。

這件事發生以後，胡夾變得非常的溫順；而黛安則更加信任我了。

我對黛安愈覺得可愛。

然後又睡過五、六次吧，一行便走入了森林中的岩石洞穴裏。在這個沒有夜晚的伯爾希達世界裏，他們對黑暗的恐怖似乎比我們強。

我和倍利對於這麼久才見到一次的黑暗。有着特別的親切感，可是他們却靠着沙寇斯族手持的火把光，提心吊膽的向前推進着。

好長好長的洞穴，還有相當的長吧。終於在那隧道的中途一天就過去了，決定在那兒睡覺。沙寇斯族好像很怕黑暗，急急忙忙的發完水和肉乾之後，便到行列的前端縮成一團睡覺去了。我們也在漆黑裏橫躺下來。

經過多久以後的事呢？沒有鐘錶也就不得而知，也許是一分鐘，也許是一天吧；總之被吵嚷的吶喊聲給吵醒了。

猩猩們正高舉着火把，在附近亂跑。

到底怎麼回事呢？向四周一看，才發覺有幾個俘虜逃走了。胡夾不見了，黛安也不見！

「黛安八成是被胡夾帶走的。」卡克勸慰我說：「胡夾那傢伙，原來是爲要找逃亡的機會，才故意和沙寇斯族親近的……。」

被俘虜給逃走的沙寇斯族非常憤怒，實在令人恐懼。他們發出可怕的吶喊聲，高舉手中的大斧子，一窩蜂地襲擊了走在前面的阿莫司族的俘虜們。由俘虜嘴裏發出來的慘叫聲和砍在俘虜們身上的斧子的遲鈍聲音，反響在洞穴中叫人毛骨悚然。當沙寇斯族隊長命令停止的時候，已經有三、四名俘虜被砍倒在血泊之中了。

多麼可怕的情景啊！倍利馬上做祈禱。黛安沒有看到這場殘忍的血鬭，使我放心了不少。

隊長大聲命令繼續前進。

俘虜們被這場令人戰慄的情景給嚇呆了，渾身發抖的開始走路。

有十名左右的沙寇斯族猩猩們，追捕逃亡的人去了。

（唉，但願不會被人抓到！）

我在心中一再的祈禱着。

被胡夾搶走固然令人擔心，不過，總比被這些可怕的沙寇斯族猩猩們給抓去還好。

（唉，胡夾！儘管我討厭你，但是希望你能排除萬難，與黛安一同平安地逃出去吧！拜託你啦！）

走在黑暗的洞穴裏，我在心中一再的嘟喃着。

可怕的怪物都市

走出洞穴，又有一塊寬廣的荒野出現在眼前。去追捕俘虜的沙寇斯族猩猩們，還沒有回來。

會是逃亡成功嗎？老實說，我一直擔心着不久將會從行列的後面傳來一陣吵雜聲，而果然出現了被綁着的『美女黛安』。

『毛髮濃密的卡克』一言不發的，時常不放心的回頭看看。

再睡過兩次之後，在一望無際的荒野中，突然出現兩支花岡岩石的塔。

「那就是布特拉市。」卡克從背後告訴我：「是麻哈爾族的都市。要從那兩支塔的下面進去。」

「然後就成為他們的奴隸咧。」我說：「黛安能夠逃出他們的魔掌，總算是一點安慰。」

「嗯。」卡克回答：「多半是逃亡成功了。」

我們的隊伍，朝通往麻哈爾族的都市布特拉的石塔走去。

不久，便能看見守塔的沙寇斯族猩猩們了，當走近塔下一看，有一扇大門關着，猩猩隊長大聲吆喝一聲，只見那扇大門伊呀伊呀的又關起來了。

仔細一瞧，裏頭出現了一個大隧道，隧道裏面燈火通亮，我們進入那隧道。

在背後，門伊呀伊呀的又關起來了。隧道逐漸下坡，相當寬敞。約走一百公尺，道路變成階梯，走下了階梯，四周忽然明亮，在那兒有座規模宏大的都市展現在眼前。附近一帶，明亮得像白天一樣。那就是麻哈爾族的都市布特拉。

並且，我和倍利這才首次看到麻哈爾族的眞面目。

如今，只要一想起那時候的情景，渾身便會僵硬起來。那樣可怕的東西從來沒見過，是破天荒的頭一遭。

那些傢伙像極了鳥和蜥蜴的雜種生物：身長有兩公尺左右，細長的頭，大眼睛，和鳥嘴一般長的嘴巴裏，有一排鋸齒紋銳利的牙齒，又像蜥蜴一般粗大的胴體上，長出了三趾蹼的



腳；並且，從前腳到胴體連結的地方，還長出了薄膜的翅膀。

我由於驚訝過度而嚇呆了。

當我們被沙寇斯族的猩猩給推走的時候，倍利從背後說：

「告訴你吧，鐵維特。」倍利很興奮地：「那是一億年以前就住在地球上的蘭佛林克斯。我所知道的化石，最大的也不過是和烏鴉一樣而已；但是伯爾希達這地方眞是不可思議啊！竟然有兩公尺之多！」

好悠閒的倍利。

「做做祈禱吧，倍利。」我不由得說：「咱們將會被迫做這些妖怪的奴隸呀！」

「我知道。」倍利蠻不在乎的：「不管怎樣，眞是個了不起的大發現了。啊啊，要是能告訴地球上的學者們該有多好。」

我不再說什麼了。

建立在地下的布特拉市，實在豪華宏偉。這些叫做麻哈爾族的忙碌妖怪，看來確有相當高明的技術。

城市裏，儘管有許多麻哈爾族在忙碌，却沒有一隻在注意着我們。

我們穿過寬濶的街道，走入一幢高大的建築物之中。那兒大概是一所機關吧，寬廣的房間裏，有隻麻哈爾族在等候着，我們終於被排在牠的面前。

這時候，我發覺一件奇異的事兒。這些麻哈爾族從來不講話，而且沙寇斯族的猩猩們也只是用打手勢而已，這樣子居然也蠻可以表達牠們的心聲。

「嗯，那些蜥蜴的妖怪彷彿沒有耳朵的樣子嘛。」倍利小聲嘟喃着：「他們使用的是心靈感應。」

「心靈感應？」我說：「這麼說，是蜥蜴的妖怪會讀猩猩的心中嗎？」

「大概是吧。」是倍利。

「喂，卡克。他們平日也是這樣說話的嗎？」我問卡克。

「我很少見到麻哈爾族，所以不大清楚；不過，從來就沒聽過他們說話的聲音。」他說。

不久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報告完畢，便再催逼我們，帶到另一所房屋去。

那是一所宿舍，我們被分發房間，給強迫住下來。

終於，在麻哈爾族的都市布特拉的圖書館，我們被分發擔任書籍的整理工作。那件差事不怎麼困難，只是牠們這些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們，讀書風氣之盛非常驚人，因此這兒蒐集

了不少書。倍利很快就學會了麻哈爾族的文字，一有時間便拚命的去閱讀它。

我雖然也期望着自己能早日學會麻哈爾族的文字，而來閱讀他們的書；但是心中總牽掛着更重要的事兒，以致於不能實現這個願望。

第一件，當然是黛安的事。那個姑娘是不是已經平安無事的逃脫了沙寇斯的追捕？並且安然的回到她自己的家呢？我實在爲黛安姑娘高興，她畢竟沒有被帶到布特拉市來；這個一想就會令人毛骨悚然的，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充斥的都市。不過，又想起她現在正和那個『狡猾的胡夾』在一起時，却不能不擔憂；有時候乾脆想，與其讓她和那種人在一起，倒不如讓她來布特拉更好！

另一件事——那就是想法子趕快從這兒逃出去。逃出這兒，找到黛安，平安地送回阿莫司族的部落，然後我們也回到鐵土龍的地方去。

我探問在一起工作的卡克。

「卡克，能不能從這兒逃出去？」

但是，卡克却不毫思索的說：

「不行哪，死心吧！萬一被追捕就沒命了。」

「可別盡說不爭氣的話嘛，好好來計劃一下。」倍利也說。

可是，卡克只是一味地搖頭。

「不行，沒有成功的希望。從這布特拉逃亡成功的，還沒有一個哪。」

他堅信着——一旦被麻哈爾族給抓到，是絕對逃不了。

然而我倒不相信這個事實，我想：必是有辦法解決的。

先決問題——是武器。

在往返圖書館的途中，我便暗中注意着地上是不是有掉了金屬的破片……。

正如卡克所說，要從這個麻哈爾族的都市布特拉逃出去，確實很困難；因此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根本沒有想到我們會逃走。最好的證明，是圖書館的往返中非常的自由；所以，即使為尋找金屬的破片而在附近徘徊，也不會被懷疑的。

再說，這個布特拉市有許多被使喚的奴隸，假使有少許奇異的行動，也不怎麼引人注目的。

一旦得到可以製刀的金屬片，我就利用宿舍的牀石做磨刀石，一個勁兒地磨。

「製刀幹嘛呀，鐵維特？」倍利不可思議的望我問。

「還沒有決定。反正遲早會用來殺盡麻哈爾族的。」我回答。

「我不大贊成你這樣子做。」倍利露出不高興的表情。

我感到莫名其妙。

「為什麼呢？你是說不能殺死那些蜥蜴的妖怪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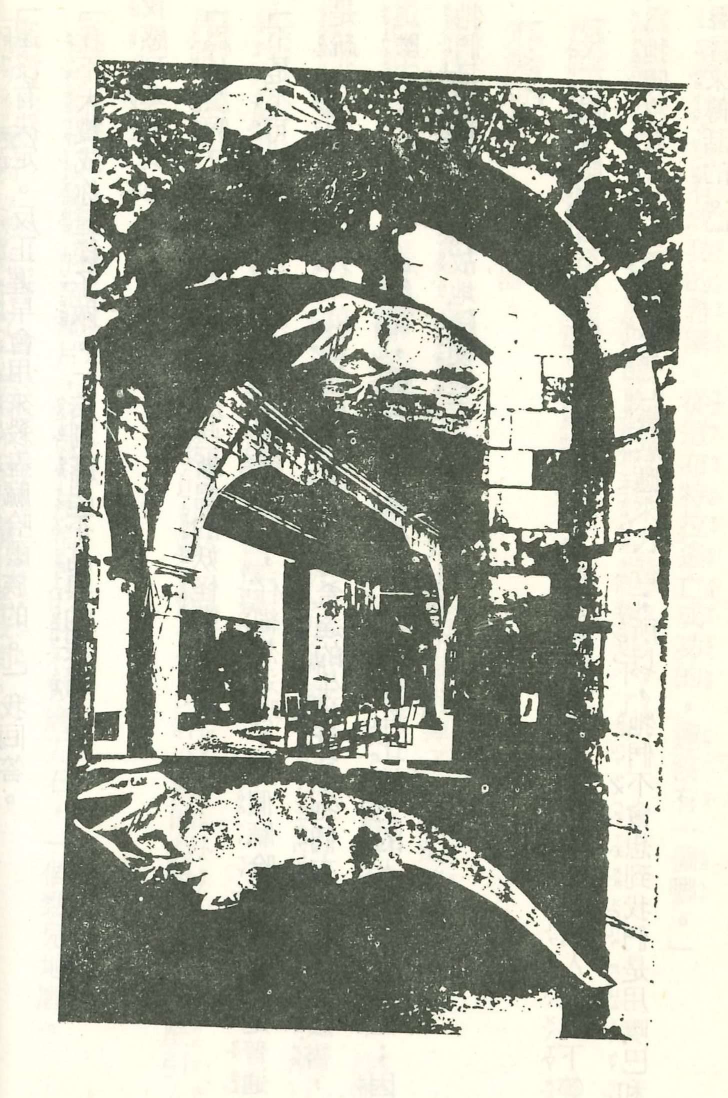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是不可以，」倍利說：「但是鐵維特，仔細想過嗎？那個麻哈爾族並不是普通的蜥蜴，是統治這個地底世界，就是他們所說的伯爾希達的生物呀！牠們有知性，會讀書，又建造了這麼宏偉的都市。當然囉，雖然外表像蜥蜴，牠們也許比地上的人類更有知性；因此，相信牠們是不會無緣無故地隨便殺害無辜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在圖書館讀過不少麻哈爾族的書籍，才知道麻哈爾族的蜥蜴視我們人類為下等動物。因為牠們沒有耳朵，說話只靠心靈感應來代替；所以，牠們不會想到我們是用嘴巴和耳朵，以聲音來傳話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正如，我們以為狗和猫彼此不會說話一樣。」



「我們養狗來看門或當獵狗，若是這些狗，爲了要獲得自由而把人們統統咬死，該怎麼辦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唔……」我幾乎沉思起來。

「那麼，要怎麼做才好呢？」

「設法讓那些麻哈爾族知道我們也是有知性的；要不然，就儘可能的以和平的方法逃出去……。」

被他這麼一說，我不能不同意他的看法。不過，眞有這種好辦法嗎？

「我也一時想不出有什麼好方法來，」倍利說：「不過，遲早或許會需要武器的時候吧，過些時候，儘可能的想出一個不用武器的辦法來……。」

眞會有這種好的方法嗎……。我雖然沒說，但是總覺得這麼好的方法實在難找。

然而，這個機會很快就來了。

在這布特拉圖書館工作的第十天左右吧，這時候，從黯黑的洞穴中逃亡的俘虜，終於又

被抓回來的消息傳出來了。

我興奮得心臟卜卜跳着，不知道怎樣做才好。

可以和黛安見面！這件事已夠我欣喜若狂了。

我迫不及待的等着，等得很着急。黛安她會高興嗎？

可是，出乎意料，被帶回來的俘虜只有四個，並且都是男性。那四人當中有胡夾。

他們被帶進我們的工作室來，卡克馬上抓住胡夾問：

「喂，黛安呢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」胡夾戰戰兢兢的回話。

「眞的嗎？」我大聲說：「你把黛安丟在哪裏？」

「沒，沒有。」胡夾反覆地：「從洞穴逃出來時就分手了，馬上走散了。」

「是這樣……。」我連回話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
誰知道，竟然發生了更可怕的事情。

第二天，在圖書館工作的時候，突然闖來了沙寇斯族的猩猩們，我們統統被帶了出去。

不只是我們，在布特拉市工作的奴隸，都被帶出去的樣子。「走！」猩猩們大聲吆喝著，很可

能是要帶去布特拉市盡頭的競技場吧。

剛巧，就在這時候風聲傳來了。

那風聲是：那時候逃亡的俘虜又被捕了兩個——並且，他們在拒捕時竟然殺死了兩隻沙寇斯族的猩猩，因此被判決死刑，就要執刑了。爲了警惕奴隸們，全布特拉市的奴隸都被拉出來了。

被捕的是男女各一個。

是黛安！我在心中大呼。沒錯，一定是！

黛安被處死刑的情形，我們居然非看不可！是何等慘忍的事兒啊……。

我不覺得停住腳步，却被沙寇斯族的猩猩，狠狠地給痛打了一陣子。

怎麼辦？

怎樣來救出黛安呢……？

說是死刑，究竟用什麼方法？既然要警惕奴隸們，必是非常殘酷的殺法吧……。

無論如何，非救她不可……。

可是煞費苦心才製成的刀子，却放在宿舍的牀底下，現在也沒法子去拿來了。

眼前一片昏黑，正在不知所措的當兒，我們被趕到鬥技場裏面去。

那是一座以大理石建築的宏大而美觀的鬥技場，我們被塞在佔有三分之二的觀覽席上，而在三分之一的座位，是由沙寇斯族的猩猩們佔據的；更高而適於眺望的座席上，坐滿了麻哈爾族的蜥蜴，總之，人數多得驚人。這布特拉的地下都市，居然有這麼多的居民實在令人驚訝。

冷不防地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倏地起身，一齊轉向麻哈爾族擁擠的地方去。

是女王啊！麻哈爾族的女王來了！

在我們眼中，那隻女王和其他的蜥蜴並沒有兩樣；仔細一看，的確上了年紀，肌膚烏黑，令人看了更加作嘔。然而對牠們來說，那隻女王似乎很有權力，直到那些蜥蜴妖怪們幌幌搖搖地坐在中央最高的石階上爲止，周遭竟然靜得鴉雀無聲。

接着，是坐在最前排的約莫二十隻麻哈爾族的蜥蜴們，個個在嘴上按着大喇叭，做吹奏的動作。

於是，所有其他的蜥蜴妖怪們，便一齊動着身體，隨着節奏跳起舞來了。

是音樂。麻哈爾族的音樂。

不用說，我們什麼也沒聽見。

「那個喇叭，可以放出只有麻哈爾族才會感覺到的放射線哩。」倍利這樣的告訴我，可是我擔心着黛安的事兒，所以無心聽他的話。

音樂大概快速起來吧，只見蜥蜴的妖怪們一齊振翅歡呼著，或豎起大尾巴扭轉身子等等，簡直快活得不得了。

「這是麻哈爾族的蜥蜴們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，處死奴隸的一種典禮方式。」倍利說。

音樂似乎到了最高潮，只見麻哈爾族振翅踩脚的旋轉起來，還要跳躍一下，然後用尾巴敲擊地面……盡情的吵嚷了一陣子之後，再度沉靜下來。原來，是音樂結束了。

死刑卽將開始……。

只見兩個年輕的男女奴隸，被沙寇斯族的猩猩們押到競技場來。我不由得探出身子凝望那身影。

不是黛安！好極了！

他們倆因爲和我們被綁在一起，所以有點兒眼熟，不過，女的確實不是黛安。我雖然放了心，但仍覺得渾身乏力，沒有勁兒。

儘管這樣，死刑就要開始執行了。

即使那女的不是黛安，反正是跟我們同一個命運的人被處死刑，是千真萬確的事兒。

這麼一想，一股怒火再度湧上心頭來。

到底用什麼方法來執行死刑？一定是殘酷無比的方法吧。

當兩個奴隸一被拉出競技場的中央時，那些跟隨的猩猩們便立刻退出場外。

其次，將會發生什麼……？周遭靜得好可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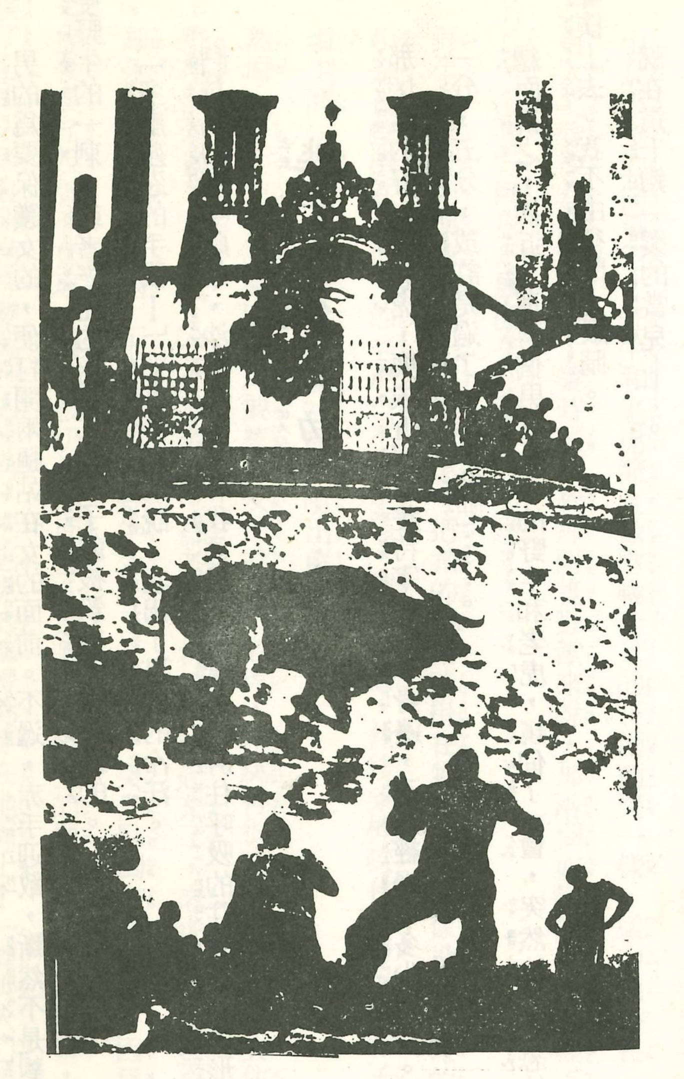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這時候，競技場的門板忽地被打開了，只見一隻怪物出現在觀衆的面前。是隻野牛！並且是地球上的兩倍大！粗大的犄角銳利無比，不用說，是企圖用那枝犄角來刺死那兩個人的。兩個奴隸趕緊把身體互相靠在一起。野牛慢慢的挨過去。

嗚喔——！

這時候，在別的地方又起了一陣吼叫聲。回頭一看，從鬥技場的另一角出現了一隻大老虎！

這就是牠們對付逃亡者的一種殘酷的方法。

可憐的奴隸們，不是被野牛那銳利的犄角給刺死，便是叫那凶猛的老虎給咬死——不



外是兩者中的一種而已。

野牛和老虎，便從相反的方向漸漸逼近。

男的為要保護女的，便打開兩腿站在女的面前。不過，赤手迎敵，斷然不是對手；要是受野牛的一刺，或者老虎的一擊，一下子就被殺得支離破裂的。

「多麼殘忍的手段！」倍利沙啞的說。我出了滿身的冷汗。

鬥技場的痲哈爾族、沙寇斯族、和我們這些奴隸，都屏住呼吸的注視着那情形……。

逃亡雖然成功……

那凶猛的野牛和老虎，要挨近那兩隻待宰的羔羊身邊，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。

一分，五分，或許是過了一個小時吧……。

總而言之，挨近了那兩個男女身旁的野牛和老虎，窺伺了一會，突然地發出恐怖的吼叫聲撲上去。我不由得閉上眼睛。

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——。

多麼的靈活啊！那個男的，乘着野牛和老虎同時撲上來的一瞬間，倏地把女的抱著跳開

了！

出其不意的撲個空，野牛和老虎簡直像兩輛卡車的正面衝突一樣，猛力地碰在一塊兒。

令人毛骨悚然的咆哮聲！霎時間，對那兩隻野獸來說，那兩個奴隸的存在已經不是問題。於是，兩隻野獸居然展開了一對一的血鬥。

野牛閃開了對準脖子撲上來的老虎，把牠的軀體懸掛在犄角上，便像投球一樣的丟來丟去。但是被摔倒在地面上的老虎也不甘示弱，越鬥越猛，然後乘機咬住了野牛的脖子。

頃刻間，從野牛的頸部咕嘟咕嘟的噴出鮮血來。

然而，野牛怎會認輸呢。為要摔掉咬住脖子的老虎，牠跳得很高；可是老虎咬住着不放開。野牛試着跳了好多次，仍然沒成功。終於，牠快速地跑起來了，老虎雖然險些兒沒掉下來，却死賴着不放；跑過二十圈左右，野牛死心了，這回，突然臥倒在地面上。因為太突然，老虎便受了反彈而像球一般的被扔在地面上。趁著老虎慌張的要重擺姿勢的機會，野牛便猛撲了上去！並且用牠那雙銳利的犄角，把老虎的軀體刺穿在地面上！一聲叫人心寒的吼叫聲起自老虎的口中，響震鬥技場。

但是，老虎並不屈服，用牠那些尖銳的爪子扎在野牛的臉部，拚命的亂抓亂攪。頃刻間

，野牛的臉部被抓碎了，眼睛瞎了，耳朵掉了，露出血淋淋的顱骨來；儘管這樣，野牛卻頑強的奮鬥到底，誓死不將那雙刺穿老虎於地上的犄角抽出來。

老虎想掙脫，於是試着用被刺穿的犄角爲中心，使勁地猛掙扎着。紅黑色的血，打從老虎的傷口赤地冒了出來。

可是，白費力氣。牢牢地把老虎刺穿在地上的野牛，毫不畏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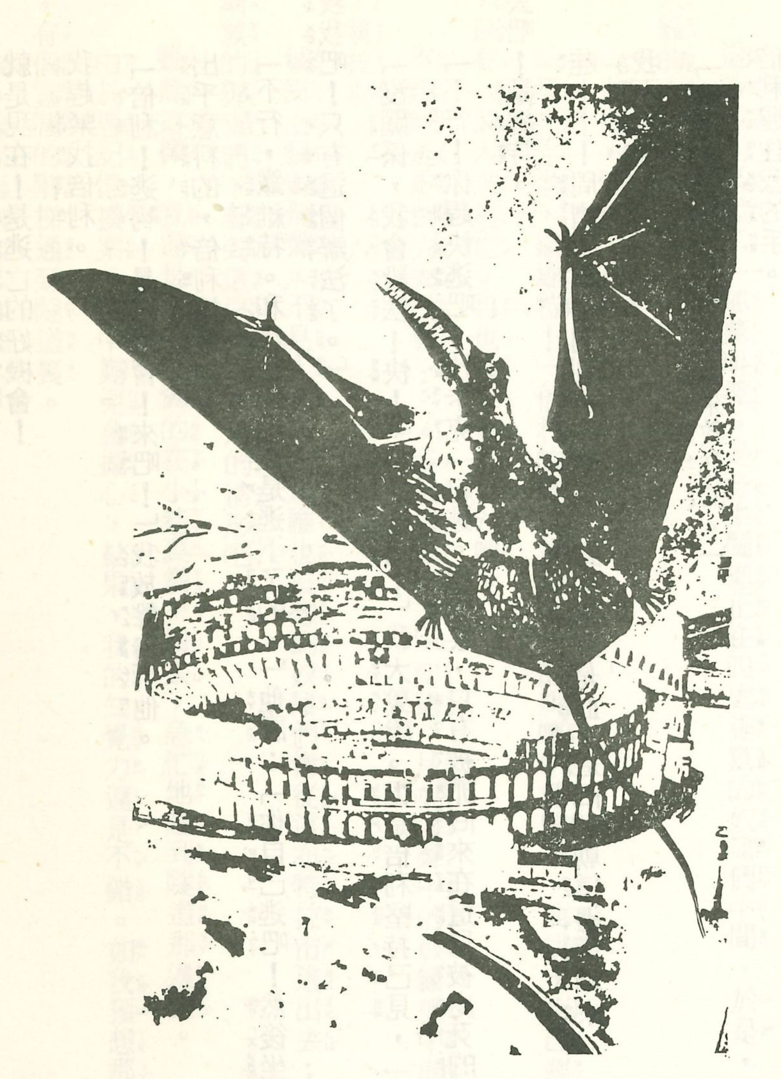
老虎一時心急，只好用尖銳的爪子再度扎入野牛那血淋淋的頭顱上，剜出牠半瞎的眼睛來。

突然間，野牛因爲太痛苦而發狂地咆哮一聲，便抽出那雙刺穿老虎在地面上的犄角，猛地跑起來了。

老虎獲得自由了，忽地站起來追過去，但是沒跑兩三步便倒下來了，腰窩上出現一個被犄角刺穿了的大窟窿。牠微動身軀，沒多久便不動了。

竭盡全力猛然奔跑着的野牛，因爲被老虎給挖去眼睛什麼也看不見；只是盲然地跑著，就這樣地闖進了沙寇斯族的觀覽席去！

轉瞬間，競技場陷入一片混亂。亂竄的猩猩們，瘋狂的野牛。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們，各自展開翅膀飛走了。



就是現在！是逃亡的好機會！

我趕緊找倍利。

「倍利！逃啊！是好機會！來吧！」我放聲告訴他。

出乎意料的，倍利搖著頭。

「不行，鐵維特。和我在一起你是逃不了的。」他說：「你自己逃吧！然後坐鐵土龍來救我吧！只有這個辦法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會設法！快！一塊兒逃吧！」我大聲說。但是倍利堅持己見，一動也不動。

「不行！你趕快逃吧！找卡克一起逃。帶我去，只有被抓回來在這兒被處死的一途了。去吧！鐵維特。」

哇——！周遭的奴隸們到處亂跑了。野牛渾身是血，這回便朝這邊撲過來。

我下定決心了。

「倍利！等着吧，我一定會來救你的。」

倍利握住我的手。

「拜託你啦！鐵維特。我會做祈禱！」

這時候，又起了一陣驚叫聲。是野牛闖進正在四處逃竄的奴隸們中間，於是，我們被潮水般的人群衝散了。

「去囉，倍利！」我呼叫。

「拜託你啦，鐵維特！」倍利的聲音從奴隸們的叫嚷中傳開來。要找卡克已經是困難了，只有一個人來逃亡，再也沒有其他方法哩。

不趕緊逃走會失去機會……。我故意驚叫著，穿過一片喧嚷聲中的奴隸們中間，便溜出了競技場。

城鎮上鴉雀無聲，不見人影。因爲誰也沒想到奴隸們會從這布特拉市逃出去；所以沙寇斯族的猩猩們，都到這兒來看死刑的情形吧。

雖然這樣，我還是小心翼翼的在小巷裏鑽來鑽去，急忙地趕到隧道那邊去。

由於憑記憶摸索，心中難免會擔心，結果，我的知覺力還是不錯。如我預想那樣的地方，有個寬闊的階梯通到隧道裏。

我一口氣的跑上那個階梯。

跑了不少路程，正在憂慮是不是走錯了路的當兒，在遠處出現一道白光。就是啦！那就是出口！

好不容易才到達出口處，看見遼闊的原野出現在眼前時，我爲自己能夠及時逃出魔窩而一時興奮之餘，整個人兒像癱瘓似地坐下來了。

不過，仍然不能疏忽大意呀。

正如我們被抓來一樣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現在很可能是出去追捕逃犯吧。

等到天黑以後再走吧——心中這麼想著，却忍不住地笑出來了。地上的習慣還不能去掉，這個地底世界伯爾希達那有夜晚呢？——

既然如此，就趕快離開此地吧。

過些時候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發覺我逃亡了，一定會來追捕的。

我實在很想睡一覺，還是勉强地走了。太陽在頭上，看不出方向，只有走原野中的這條路前進罷了。

在途中，我好幾次回頭看看沙寇斯族的猩猩們有沒有追過來，可是在那漸漸遠去的隧道的高塔附近，看不到一個人影。

越過幾座小山，終於來到那個高塔在伯爾希達獨特的地平線消失的地方，我找到一處涼快的場所橫躺下來。

當然又不知道睡過幾個小時，因爲太疲倦了，也許睡了一整天吧！疲勞全消了，不過肚子餓得不得了，並且很想喝水。

被帶進這兒來的時候，是沙寇斯族的猩猩們分發水和肉乾給我們的，現在却要靠自己去尋覓了。想到這一點，我立刻不安起來了。

不過，憂慮歸憂慮，還是先找水再說……。

儘管這樣，倒是覺得好舒服。脖子上被牽着繩索，叫那猩猩們用鞭子給抽打的滋味，畢竟是不好受。要休息便可休息，是這份心境的關係吧，居然有心情來欣賞路旁的花草哩。

花儘管美麗，水却始終得不到手。我拚命回想當初被帶進這兒來的情形，那個地方究竟是這個原野呢？或者是再過一座山那邊的原野？……實在想不出來。

口渴得要命。我躺在草坪上休息。

這個時候，『美女黛安』不知道在做什麼？是不是安然地回到自己的家？要這樣該有多好……。不管有多困難，我很想再見黛安一面。

忽然間，我聽到了潺潺的流水聲。河流！這附近有河流！

我立刻跳起來，飛快地跑去看看。有了！是條清潔的小河流，並且水裏有魚。

先喝夠了水之後，我開始捕魚。是三十公分大的紫色的魚，牠浮出水面，一口咬去垂在河邊的草葉，然後潛入水底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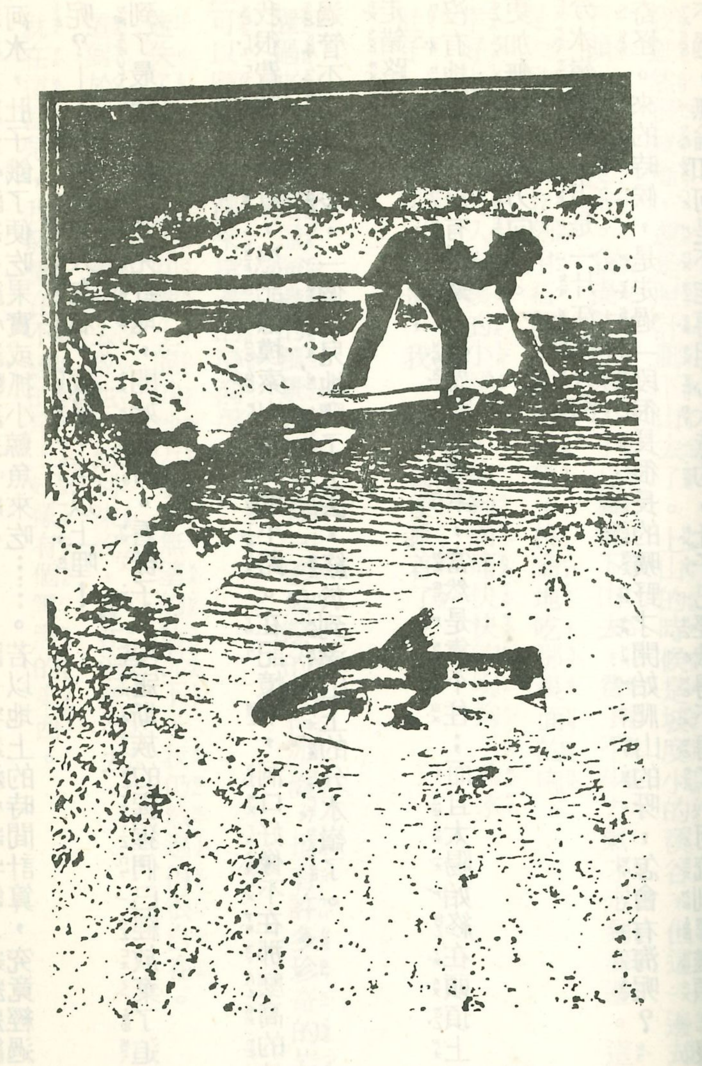
我乘隙伸手抓了一隻，牠雖然掙扎了很久，但是給拋上岸邊就立刻停住掙扎了。仔細一瞧，並不是魚，而是條小鯨魚哪。

伯爾希達這個地方實在無奇不有：有地球上兩倍大的野牛；也有一隻手可以抓在掌中的小鯨魚，在小河裏巴嗒巴嗒吃草……。

我馬上把那隻小鯨魚吃了。生吃小鯨魚雖然令人畏怯，但是不吃會餓死；因爲其他沒有可吃的東西，而且我覺得味道不錯。

然後，我沿着小河在原野行走。抬頭一看，高聳在遠方的山巒很熟悉，就在那山腹的洞穴中，黛安和胡夾倆瞞住沙寇斯族的耳目逃了出去的。

在那所黯黑的洞穴裏，要如何來穿行過去呢？我實在很擔憂。那時候，是有猩猩們拿火把照路；而現在我連一根火柴都沒有……。



怎樣地走也走不到山區去：拚命地走着，想睡就躺下來睡，醒過來了又走；口渴的時候便喝河水，肚子餓了便吃果實或抓小鯨魚來吃……。若以地上的時間計算，究竟經過了多少時間呢？——可能是三天左右，或是十年以上哩！

到了最後，終於走完野地，開始爬山。看樣子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已經放棄了追捕的工作。

我很費勁地爬着，憑記憶摸索山谷間的小路。在記憶中，洞口好像不在那麼高的地方——不過管不了那麼多，一個勁兒地爬了上去，終於到達山上的分水嶺了。

沒有地圖，又沒有磁鐵，僅憑記憶摸索，當然是靠不住，而且太陽始終在頭頂上不動，使得更加無法分辨方向了。

走錯路了！

分水嶺的另一方是一片汪洋大海。

奇怪。來的時候，是走過一段很長很長的曠野才開始爬山的呀，怎會有海呢？

不過，無論如何是不能再粗心大意的。肚子已經餓得不得了，河流到了盡頭，沒有水可喝。下山到海岸，也許可以找到流入海裏的河水可喝；說不定還可以捕些小鯨魚或其他的魚

來吃咧。

我雖然很疲倦，還是照計劃下山去了。上山的時候是坡度小的溪谷，但這一邊却是滿處都是石頭，非常危險。我提防跌倒，小心翼翼下山去，費了不少力氣才走到海邊。這附近滿地都是大貝殼，我立刻用石塊打破那外殼，拚命地吃那裏面的肉。

幸好也找到了流入海裏的小溪流，能夠痛痛快快的喝夠了冷水。

肚子一飽就想睡；於是，我一躺下去便睡着了。

醒過來時才發覺這海邊的風景絕佳，有一望無際的白色沙灘，也有許多珍奇的岩石，並且還可以聽見徐徐漂來岸邊的漣漪聲。

迷失了路，且在走回鐵土龍的地方幾乎無望的情況下，我仍然過得很自在。

這對於在布特拉等着我去救他的倍利來說，實在過意不去。

就在這當兒，我發覺在不遠的岸上好像有個黑黑的東西。

那不是小艇嗎！

我不覺站起來走去看看。

沒錯。不是小艇，而是一條獨木舟。這附近有人！從這條船的情形看來，可能不是沙寇斯族的猩猩們，也不應該是最先捉拿我們的那些猿人吧。因為牠們還沒有進化到會造船的程度。

那麼是──？

正在猜疑的當兒，似乎有不好的預感。一回頭，我大吃一驚。

原來，沙灘上有個大漢飛也似的奔過來！是獨木舟的主人！他把鎗舉過頭頂在嚷叫。

逃──可是往哪兒逃呢？對啦，獨木舟！

我立刻把獨木舟推入海中，跳了上去，一把抓住船裏的槳便向海上划出去了。

大個子，怒氣沖沖的嚷個沒完。

突然，他揮起長鎗，使勁地投擲過來。

卡嗟！

一聲音響，那隻鎗掠過我的肩膀，刺上了船底。好準啊！

我用力划槳，把獨木舟駛向海上去。

然而，對方不會因此而罷手。有兩公尺高的那個魁偉大漢，噗通地跳入海中，朝這兒

游過來。

噯呀，糟了！

以為是被偷去了獨木舟的那個大漢，怒沖沖的朝這兒游過來，把曬黑的臉露出水面，猛力地游過來。

剩下三公尺！二公尺！一公尺！啊！完蛋了！不是被弄翻獨木舟就是會被他爬到船上來的……。

就在這緊張的當兒，冷不防地響起一陣水聲，同時有個滑溜溜的東西出現在水面。

海蛇！是一條又粗又大的海蛇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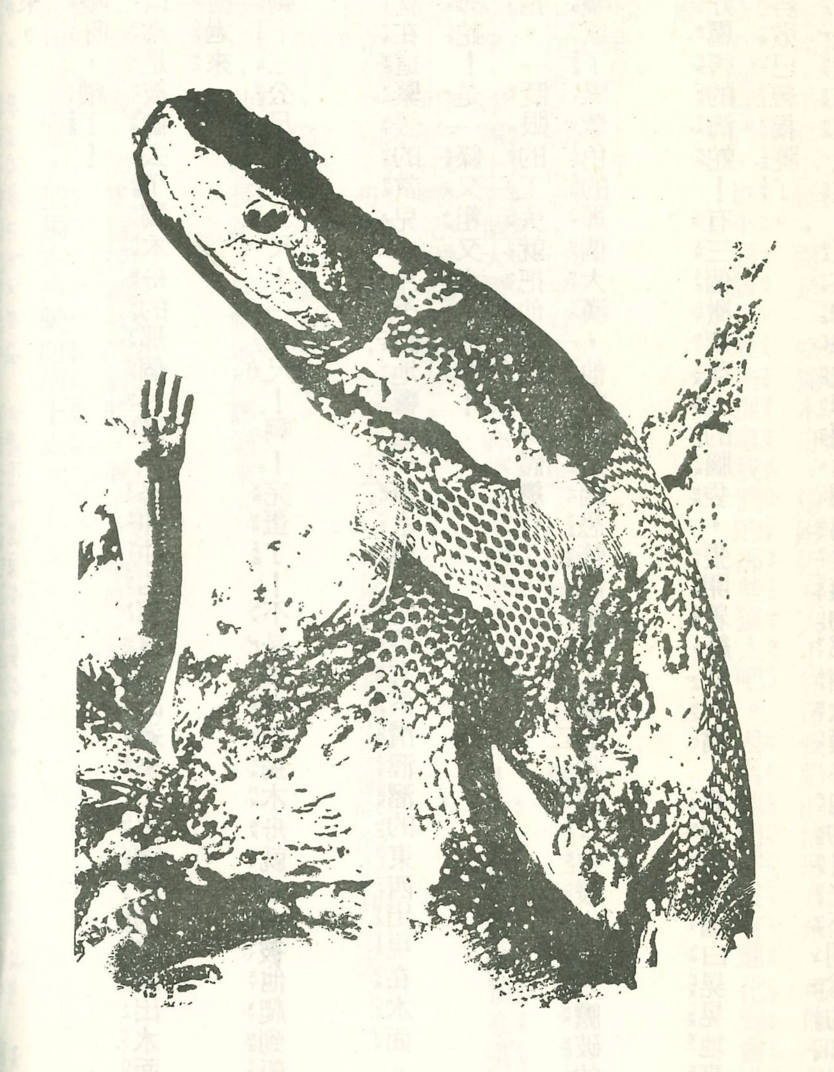
牠，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他魁梧的身體纏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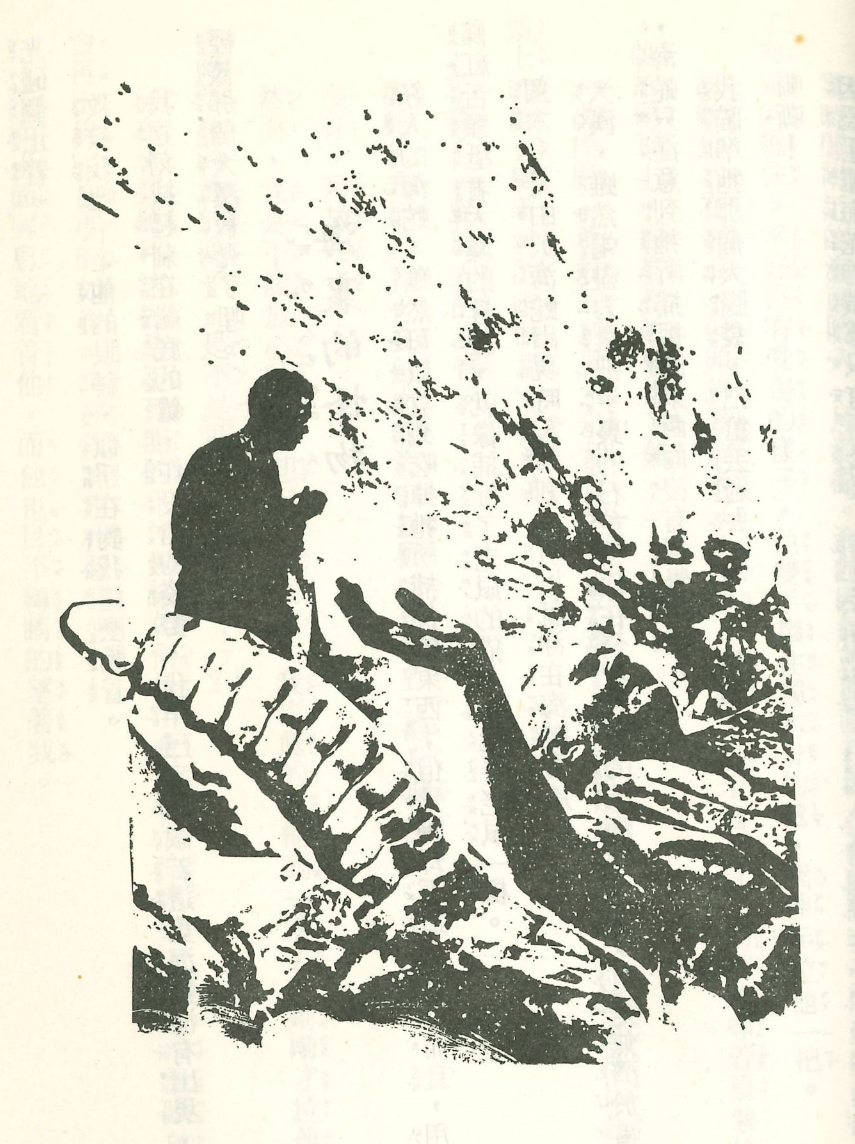
曬成了黑紫色的那個大漢，他的臉部因恐怖而抽筋，繼而從他口中發出令人膽破的驚叫聲。

好厲害的海蛇！有三個橄欖球大的腦袋，張開着紅紅的嘴，銳利的牙齒白晃晃地亮著。

勝敗已經揭曉了。

可是就在這時候，正在和海蛇搏鬥而翻轉打滾的那個大漢，他的目光不期然的和我的目





光碰個正着。

「救救我吧——」他的眼神，似乎在對我這麼說着。

我立刻拔起刺在船底的鎗，作投鎗的姿勢。我早已忘記假若這隻海蛇沒有出現，現在已經被那個大漢殺死了哩。

海裏的怪物

好大的海蛇，雖然可以立刻吃掉牠所捕捉的東西；但是牠却不這麼做。而且，用牠那兩條紅舌頭舐著大漢的身體，就像捕捉了老鼠的猫，在玩弄老鼠一樣。

獨木舟是由於海蛇出現時忘了划，所以就浮在海蛇旁邊。

大漢，雖然竭盡力量把手裏的石斧子砍在全身有鱗的大海蛇身上，可是無濟於事。幸好，海蛇只注意到牠所捕捉的東西而沒有發覺到我。

我瞄準牠那個大腦袋，把鎗丟過去。

嘶嘶！

因爲距離海蛇的頭部只有兩公尺，所以不會瞄錯。鎗支果然準準地刺進了牠的頭部。

霎時間附近的海面陷入一片混亂。海蛇因痛苦而直打滾，水沫飛上天空。大漢立刻逃脫了海蛇的纏住。幸好沒有受傷的樣子，他雙手攀住獨木舟的舷，我伸手拉他一把。

海蛇仍然在翻滾，但顯得衰弱多了；不過，還露出白牙齒，目光炯炯的等着偷襲的機會。牠的頭頂上，還高高的刺上了鎗。

大漢操槳，勇敢的把獨木舟划近海蛇的旁邊，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拔出扎在海蛇頭上的鎗，衝著牠的眼睛用力扎進去。

嘶嘶！一聲驚人的聲音。

海蛇失去抵抗力，在鮮血的海中抽動一會兒，一翻身便死了。

噯呀，可放心了……。

然而，我是不能放心的呀。想到這麼回事，我吃驚的退縮到一邊去。剛剛才拉他一把的這個渾身濕透的漢子，是不是要來追殺我的……？！

現在，要順利逃去是不可能的了，無論如何是不會贏過他的泳技，誰又敢說別的怪物不會再出現呢？事到如今，只好鎮靜應付罷了。

我從正面屏息地看着他，而他也目不轉睛的望著我。

猜不出他在想什麼，我這邊却一直禦防着他隨時來襲擊。

不久，那個漢子開口說話了，不懂他在說些什麼。我便使用沙寇斯族的猩猩們或『美女黛安』他們說的話答著「不知道」，並搖頭給他看。

出乎意料的，他也用同樣的語言回答。

「你凝視我的臉，在想什麼事？」那個大漢問。

「在禦防你的襲擊呀。」我答。

「我怎麼會做這樣的事！」他說：「剛才，是你救我的。」

然後，那個漢子繼續說話。

「你是誰？哪個國家的人？」

噯呀，又來了。一提起就厭煩——我在心中嘟喃着。這兒是地球內側的世界，而我是從地球的外側來……這樣的說明，也不會令他明白的。

結果，我還是反覆地說明了不少次，仍然不能使他了解。

「那麼，你是？」我反問。

「我是美若布族的賈。」他回答。

「美若布族，是住在哪兒的？」

我的話使他驚訝。

「這麼說，你是眞的從別的世界來的囉。」賈說：「我們美若布族，是住在那個岬後面的島上。」

「那，你來這兒幹麼？」

「我們是漁民，也幹打獵的，今天是來這邊捕捉更大的動物；不過，今天不幹了，把你帶去我們的島上，再詳細聽你說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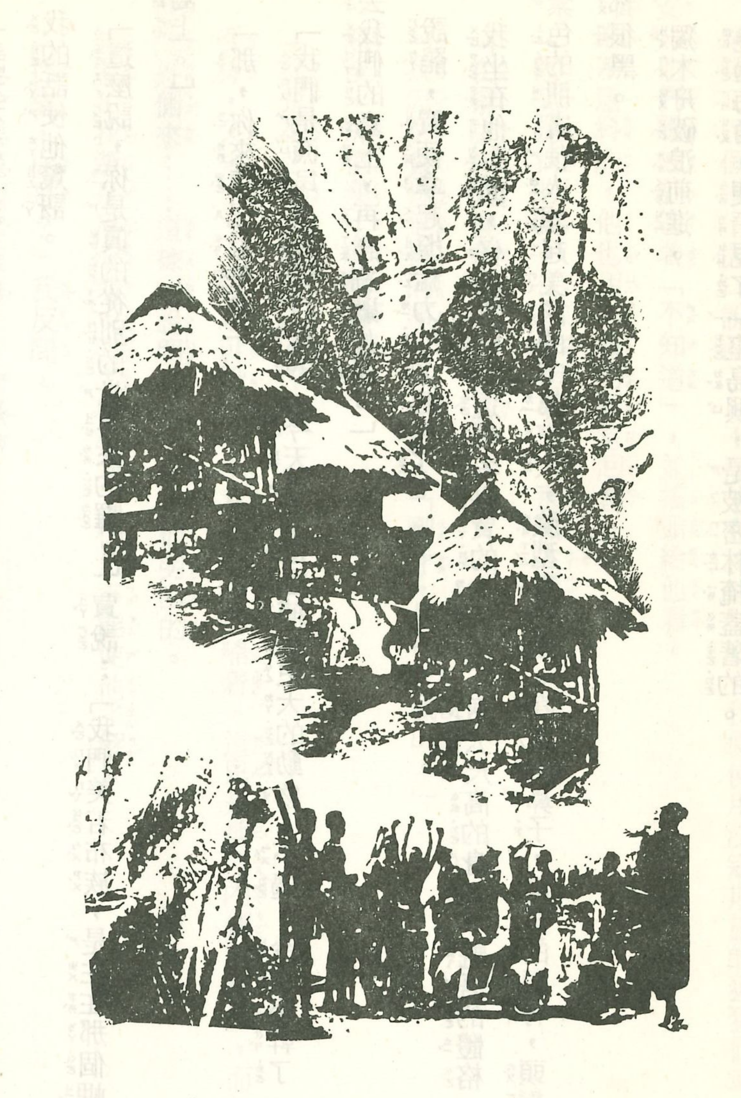
說罷，賈便拿起槳猛力的划起來了。

我坐在他對面，仔細的觀察這個名叫賈的大個子。兩公尺高的身軀，魁梧的體格，他那黑紫色的肌膚使人想起美國的印第安人，臉型也很像。直挺的鼻子，高高的顴骨，頭髮和眼睛都很黑。

獨木舟破浪前進。

繞過海角，便看見了一座島嶼，是被密林掩蓋着的。

「那是我們的島。」賈大聲說。



不久，獨木舟便靠近了島嶼，有一所簡陋的碼頭隨即映入眼簾中。碼頭的後面就是他們的村落，像蘑菇的小屋有一百戶左右……。

「我是美若布族的族長。」賈得意的說：「你救了我的命，因此，永遠可以住在這兒。」

一會兒工夫，獨木舟便到了碼頭。美若布族的年輕伙子跑來了好幾個，幫忙賈把船拖上岸邊。

然後在賈的家裏我接受全村民的盛大款待。因爲我是這位美若布族的族長的救命大恩人，所以大吃大喝了一頓。不久他們都回去了，只剩下我和賈兩個人的時候，我告訴他有關鐵土龍的事情，並且說很想回到那個地方去。

「那麼，那架鐵土龍在哪兒？」賈說。

立刻間，我頗覺爲難了。究竟在哪兒，我也不曉得。

因爲這個地底世界伯爾希達沒有東西南北之分，也沒有地圖。

「……在哪裏，我又不會說；總之就是在海濱嘛。」我着慌的說。

「在海濱——那太難辦了，海濱多的是。」

「那個海濱，有許多島嶼，並且樹上住着許多猿人。」

「哦，猿人——」賈說：「那麼，是索恰，阿日附近吧？」

「索恰，阿日？」

「對。是我們這樣稱呼的海。」賈答腔：「大概是那兒吧，因爲那附近住着沙寇斯族。」

「很遠嗎？」我趕緊問他。

「很遠。」賈毫不客氣的：「你從布特拉的地下都市逃出來之後，走錯路線了。」

「我一個人，能不能到達那兒呢？」

「不行，」賈冷冷的說：「很困難。」

「喂，可別那麼無情吧，布特拉的地下都市裏，有倍利老人在等我駕鐵土龍去救他呀。」

「無情也罷，你一個人實在辦不到。」

「眞的？我大失所望。」

「死了這條心，在這兒住下來吧。這個村莊裏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，挑選一個結婚好啦。」賈說。

「可別開玩笑。」我驚慌的說：「好，沒辦法！總不能丟棄倍利老人不管啊，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去！」

「爲什麼你老是說一個人去？」

「咦？」我被說得莫名其妙。

「一個人絕對不可能。」賈說：「但是跟我去，一定沒問題。」賈淘氣的笑笑。

他的話，使我理會到他的意思。

「你要跟我一起去?!」我不由得放聲大叫。

「當然囉！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怎能不去？可是你却一直說要一個人去……。」

說罷，賈似乎頗覺有趣的呵呵大笑。

經過三天之後，我們便朝索恰．阿日出發。大獨木舟裏面載滿足夠的食品和水，全村的人都出來送行。

獨木舟快速地離開島嶼。

「到索恰．阿日雖然也可利用陸路，但是海路比較輕鬆。」賈說：「我很想看那個鐵土龍。」

「不僅是看，也要請你坐坐。」我說：「乾脆到我們的世界來怎麼樣？」

「不要。」賈毫不加思索的說：「我很喜歡這個伯爾希達。」賈兩手伸得高高的作深呼

吸。

獨木舟在靜寂的海面上迅速地前進著。美若布族也許還不會利用風力張帆行船吧。

「喂，小心點。」賈提醒說。仔細一瞧，這兒的潮流頓時劇烈起來，到處有漩渦。

獨木舟的前方，有好幾塊黑黑的大岩石聳立着。

「我們的船，要穿過那些岩石中間。」賈嘟喃着說。

獨木舟好像被激流吸去一般，猛力地加快速度。能不能穿得過去……？

突然地，起了一陣很響的水聲，獨木舟的前方浮出了一塊黑黑的東西。

鱷魚！不，不是鱷魚。是鱷魚和蟾蜍的雜種動物！牠冷不防地撞上獨木舟來了。

砰砰！

一個大衝擊，獨木舟激烈的擺動着，眼看就要翻倒了。

「抓牢！」賈呼叫，同時舉鎗倏地站起來。

怪物目光炯炯的定睛注視著這邊的動態。

叭吓！一聲巨響，有個繩索般粗黑的東西纏住了獨木舟。船劇烈的搖擺不停。

「可惡的東西！」賈嚷叫著，立刻拔出腰間的大刀砍上去。黑紫色的血呼地向四周飛散

！繩索般粗黑的東西，頃刻間沒入海裏。

這個鱷魚和蟾蜍的雜種動物，還擁有和鯨魚的脚一樣的觸手哩！

叭吓叭吓！就在我的眼前，揚起了飛濺的水沫，另一隻觸手又出現了。霎時，我用船底的小刀砍了過去。

有反應！近乎漆黑的血液，咕嘟地濺了出去。

「殺！」一聲吶喊，賈便對準怪物，將手中的標鎗投過去。

卡吱！

隨着可怕的聲音，鎗不偏不移的扎進怪物的背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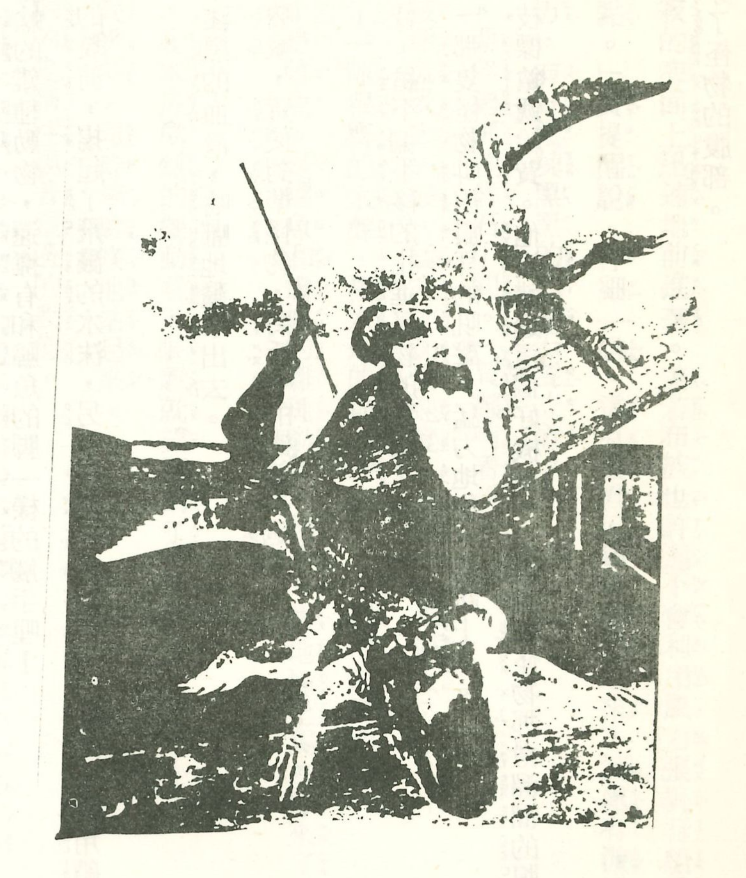
「嗚喔——！」那隻怪物叫出震耳的吼聲，猛力地從水裏跳上來。

我馬上將第二枝標鎗遞給賈。他沒錯過這個好機會，立刻對準怪物那滑溜溜的腹部，把標鎗投過去。

嘶！

標鎗正好刺穿了怪物的腹部。

「嗚喔——！嗚喔——！」怪物發出恐怖的聲音，在海中胡亂地掙扎著，掀起了一陣浪



波，差一點就把船翻倒。

「抓——」賈的話還沒有說完，頓時又從海裏出現另一隻粗黑的觸手，轉眼之間就把賈纏繞起來了。

「危險哪！」又有一隻怪手從背後偷偷潛過來！我連忙找刀子來砍過去。

叭吓叭吓！就在那瞬間，我被伸進來的一隻觸手擊倒在船底。幸好，觸手並沒有纏繞我，我立刻跳起來，想要砍斷纏在賈身上的那隻觸手。

賈的身體高高的被觸手舉在上面，漸漸地從獨木舟遠離了。

我操槳追過去。不管如何一定要救出賈來。就在這當兒，船劇烈地傾倒了。

隆——！異常驚人的轟響。

在專心留意怪物的時候，獨木舟叫大漩渦給捲入了！眼看船就要翻倒，爲了不被拋出船外，我拚命摟住船舷不放。船快速的旋轉起來了，沙沙沙！掀起一陣浪潮，海水沖進船裏。

可不行了！

嘩啦！澆了一頭的海水，我便失去了知覺……。

少女被吃了

到底經過多少時刻——根本不知道。是一個小時呢，或者經過了一年也不一定。總之，醒過來之後才發覺我竟然給沖到海邊的岩石上。

這是什麼地方，一點兒不曉得；不過，多半不是一個島嶼吧。沿海岸線，有令人眼花撩亂的岩壁聳立着，而且在岩壁上面還能看見黑森森的長着大樹，非常陰鬱的感覺。

獨木舟給沖到哪兒去了？附近都找不着。說不定賈也被流在附近吧，東張西望，都沒有這個跡象。

啊，那是當然的事兒。被那隻怪物的觸手纏住的話，凶多吉少，賈是沒有生存的希望了。唉……他實在是個好漢！

就這樣，我又失去了尋找鐵土龍的線索了。

但是，可不能老是在這個地方呀，先找到村落再說吧。只要不是猿人或沙寇斯族的猩猩，而是像美若布族的賈或阿莫司族的卡克那樣的人，一定會對我懇切相待吧……。然後，設

法找到鐵土龍，再去救助倍利老人。

背後是海，前面是岩壁，根本找不着一條路可走。要走的話，除非是攀登這個岩壁。難道是跳進海裏尋找島嶼不可？不！豈有此理！這附近連島嶼的影子都看不到。好！那麼就開始爬上岩壁吧！

我下定決心了。

攀登岩壁，我有相當程度的把握。大學時代，在洛磯山系爬過不少次的岩壁；雖然現在沒有繩子和登山鞋子可供使用，信心還是有的。

我為要調查岩壁的詳細情形，盡可能的離開它遠一點，從水裏勘察岩壁的狀況。

岩石的表面雖然呈鋸齒狀，並且又很粗糙，却可以做手頭兒和脚手，反而好攀登哩。從這兒爬上那個地方，再轉向右邊……然後再登上那半道上的岩棚，便可以休息。好了，就開始爬了。

岩石既堅硬又比洛磯山系好爬，因此我迅速地攀登上去。緊緊地貼伏在岩石上面回頭一看，脚下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正在發呆，一陣頭暈，我立刻又爬上去。風强烈的吹着，一不留神會被吹走。

好不容易才登上岩棚，離地上有一百公尺高的光景，是一張榻榻米大小的地方。

我在那兒休息片刻。

這時候，我發覺一件有趣的事兒。

原來，就在這塊岩棚上面，有個很大的裂縫，剛好可以容納一個人的大小；而且那個裂縫很深，幾乎像個洞穴。

進去查看吧，也許可以走出另一個地方呢。

我立刻鑽進那個裂縫裏。裏面漆黑，從背後射進來的光線只能照亮一小段路，再進去，洞穴便繞了個大彎，從背後來的光線射不進去了。

洞穴裏暗得伸手不見五指，我摸索着前進。

果然是一條的樣子，因爲腳下一直是平坦的。假若能走出一個村莊該有多好……。

正在這當兒，前方突然明亮起來！好極了！是洞穴的出口！

我一直前進，越走越亮，越走越寬。

忽然，我絆倒在地面上。是什麼呀！我聚精會神的透過微明看看是給什麼東西絆倒。這一看，我不禁楞住了。



是骸骨！確是人的骸骨呀！

並且不止一個，到處都是白色的骸骨；很可能是被誰給搬進來吃吧，七零八落的丟棄著。

是墓地嗎？這兒……。

我有點害怕的趕緊走開，可是洞穴裏越亮，骸骨的數目也就越多。我小心翼翼的走著，生怕會踩到它。

呀呀，可放心了……。

我繼續趕路。

然而——那兒並不是眞正的外頭。

原來，那是鑿穿岩石造成的大井底，它的直徑足有一百公尺之寬。從頭頂上射下來的是伯爾希達的太陽，我極想衝出去，却及時站住了。有人呀！並且沙寇斯族的猩猩們也在那兒！

難道是被發現了？我摒住呼吸，目不轉睛的窺伺動靜。大概沒事吧，因爲猩猩沒有走過來的跡象。

我躡手躡脚的偷偷貼近洞穴的出口，探望一下。

那個非常寬大的井底，大部分都積滿了水，並且在中間有塊小島，上面站着約有五十名男女。他們個個都顯得很害怕的樣子。

而且，在水窪的岸上，有沙寇斯族的猩猩帶着鎗守衞着。

這麼說，站在小島上的人們，那是被帶來布特拉作工的奴隸嗎？多半是沒錯吧……。

不過，那些奴隸們究竟會被怎麼樣呢？由他們那種驚惶的情況來推測，八、九是會發生可怕的事情。

這時候，頭頂上一陣振翅聲響過後，只見一群大鳥排成隊伍飛下來了。

是麻哈爾族！那個有翅的蜥蜴的妖怪！

牠們在池邊排成一大排。

我站的地方較高，誰也不會來。

島上的奴隸們，叫那些蜥蜴的怪狀給嚇壞了，連忙貼身在一起。

周遭靜得叫人毛骨悚然。

突然地——又響起一陣吧嗒吧嗒的振翅聲。

蜥蜴的妖怪又飛來了一隻——啊，是女王！麻哈爾族的女王來了。

女王朝着排成一隊而合上翅膀的那些怪物的中間飛下來。

一瞬間，四周變得鴉雀無聲，靜得好可怕。

島上的奴隸們，便用驚惶的目光注視着麻哈爾族的行動。

終於——麻哈爾族的女王開始行動了。

女王搖搖幌幌的走入水池中，並把那個笨拙的頷頭出水面，很輕快的游起來……。時常把頭插入水中潛水，似乎蠻快樂的樣子。

但是儘管游得好快樂，女王還是漸漸的靠近了小島。

這當兒我才發覺，在島上的奴隸們都很胖，尤其是女的，並且個個都是年輕的少女……。我忽然間有個不好的預感。難道是！縱令是麻哈爾族，也不會幹那種……。

不久，女王便開始一圈又一圈的圍繞着島的周圍了。

奴隸的少女們害怕得發出哭聲，而男士們便懇切地安慰她們；可是男士們的臉龐也因恐懼而極度的抽筋著。

女王，一次又一次反覆地圍繞著島的四周。

而後，終於付之行動了。

距離奴隸們所站的島不遠的地方，有塊小岩石露出水面，女王便跳上去，並且用牠那雙圓而大的眼睛注視着奴隸們。

哇——！有個少女，太過於驚怕而雙手掩面，貼緊站在她旁邊的男士。那個男士用懇切的態度抱住了少女的肩膀。

然而，女王却狠狠地盯住那個少女——。

突然間，那個少女停止打顫，放開掩面的雙手，靜靜地面向女王了。

是個豐滿又漂亮的女孩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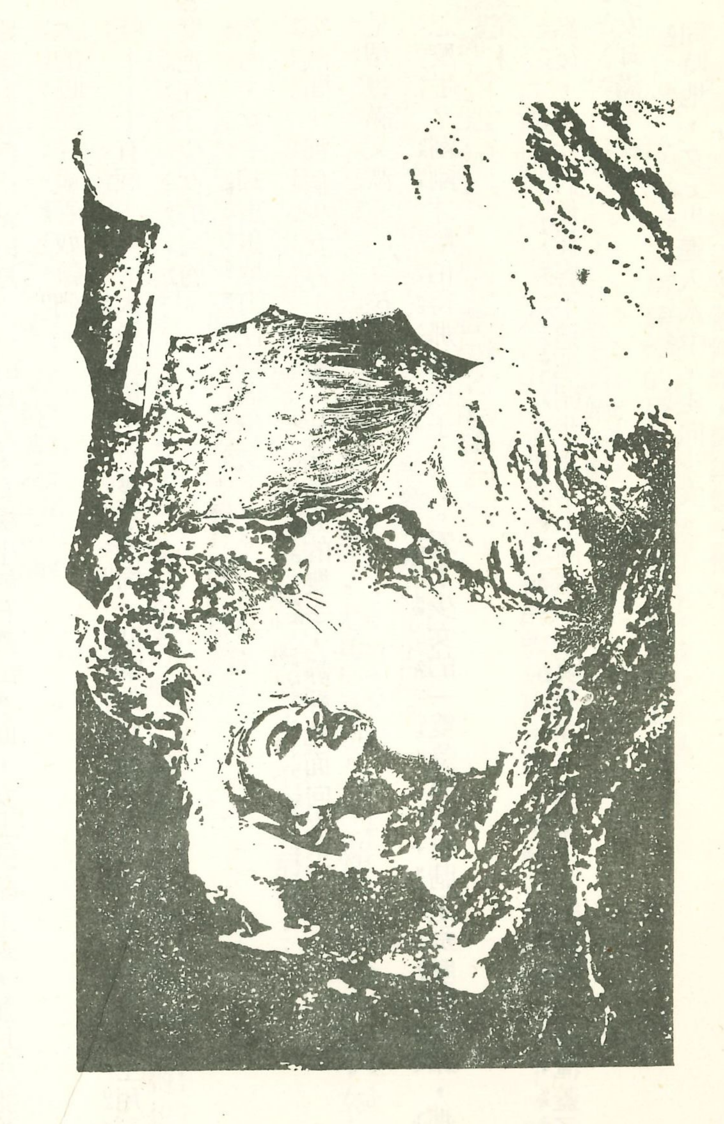
怎麼啦？剛剛才驚怕得那個樣子……。看！少女的一雙瑩黑的眼睛是那麼的柔媚，那麼的瑩亮！

然後，少女們便從容不迫地開步走——向水中！頃刻間，水把少女的膝蓋、腰淹蓋了；那少女却滿不在乎。

同時地，女王也進入水中，走向少女。

少女的胸部已經淹水了，不過，她竟然毫無動於衷的繼續走着，越走越深。

而後是頭——。



島上的奴隸們個個不知所措的凝望著，怕得直發抖。

那是催眠術！我頓時想到這玩藝兒。

麻哈爾族似乎有特別的能力，牠們居然使用這種能力作爲引誘少女的手段。

水已經淹蓋少女的嘴巴和鼻子，只有眼睛露在水面。

不久，那一頭秀美的黑髮嘩啦嘩啦地漂在水面，少女的身體完全沈入水中了！

和她同時地，麻哈爾族的女王也噗咚一聲的潛入水裏去了。

周遭靜得沒有一點兒聲響。

然後，經過了多少時辰呢？

突然地，從意外的地方少女又出現了。在淺水中，那少女便倏地站起來。

少了一隻手腕！少女的右腕被咬下來了。

我的預感應驗了。

一會兒，女王從水裏出現，便把叼在嘴上的骨頭丟給沙寇斯族的猩猩們。

麻哈爾族的女王，把少女的右腕吃掉了！

然而，可怕的情形不止這些。

再度，女王和少女面對面的站著。雖然右手被咬斷了，少女好像毫不覺痛的樣子，她睜開那雙烏溜溜的眼睛，再度走入深水中……。

而後，當那少女又出現時，她的兩顆大乳房都給吃掉了。

其次是臉部的一半，再來是……。

而後，少女終於不再出現。

女王似乎感到滿足的樣子，吧嗒吧嗒振翅著回到岸邊去。之後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便下水去把少女的殘骸打撈起來。

接着，有十隻麻哈爾族的蜥蜴跳入水裏。除去女王，大概就是次一等的「要員」吧……。

我不忍心把那可怕的情形，再寫下去……。

島上的可憐的奴隸們，一個接一個的被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給吃光了。

多麼可怕的東西。

在我心中，那份可怕的情緒頃刻間變成了劇烈的忿怒。

無論如何，非把這些蜥蜴的妖怪統統給殺掉不可！我在心中發誓。

坐鐵土龍回地球上，拿隻來福槍來打死這些蜥蜴吧。然後用炸藥把布特拉炸個粉碎吧。奴隸們便用卡車送回他們的村莊去好了，再把地上的各種各樣的東西都搬到伯爾希達來吧。

然後——。

就在這時候，猛然出現在我面前的是沙寇斯族的猩猩！

我大吃一驚，連忙逃回洞穴裏。但是那兒也有猩猩！原來，我正在耽於空想的當兒，猩猩們發現我，便偷偷溜進來的。

事情到了這個地步，只好破鑼破摔了！

我衝着在洞穴進口附近的猩猩，猛撞而去！

猩猩們稍微退縮了。這也難怪囉，因爲牠們捕來的奴隸，從來還沒有一個敢抵抗呢！

猩猩忘了作投鎗的姿勢，目瞪口呆的站立着。

於是，我檢起一塊石頭，衝着沙寇斯族的猩猩用力丟過去。

噯喲！

石頭不偏不移的擊中了猩猩的臉，立刻倒下來了。牠們作夢也沒想到，奴隸竟然也會丟石頭過去呢！

瞬間，我再度檢起一塊石頭，回頭去看。

猩猩來到身邊了。

噯喲！

牠被擊中了肚子，搖搖晃晃的蹲下來了。

不過，還是不行！

二、三十隻猩猩，大聲嚷着漸漸逼近來了！丟石頭已無補於事了！

我逃回洞穴裏。

不管骸骨有多少，我不在乎，只是拚命的奔跑着。

猩猩們從背後追過來的吶喊聲，在洞穴裏哄哄作響。

不久，前方有微光。是那塊岩棚！往上面逃呢？還是下面。

上面才對！只有上面可逃！逃去下面，只有跳進海裏的份兒了。

我拚命跑着，不久便跑出了岩棚。呼吸困難的很，但是管不了那麼許多。我趕緊爬上岩壁。

從脚下傳來的吶喊聲，越來越大。

喀吱！

掠過耳邊，一枝鎗碰上岩壁。我不由得竦縮脖子。

卡啦卡啦卡啦！

碰上岩壁的鎗枝，發出聲響往下掉去了。

喀吱！接着又是一枝。喀吱！

兩枝鎗都離我好遠，隨即又掉了下去。

貼伏在岩壁上，我窺伺脚下的動靜。

猩猩們開始攀登岩壁了！

牠們知道用鎗無法對付我，便隨着我爬上岩壁來了！

牠們的體格高大，力量強勁，所以爬得很快。我根本敵不過。

牠們漸漸迫近了。

好吧！好歹能夠到達那兒就——。

頭上的岩壁有個大裂縫，根據洛磯山系的登山經驗，那兒有……。

好容易才到達那個裂縫，猩猩也跟着爬上來，眼看就要被抓住脚板了。

我把一隻手伸進那個裂縫裏。

有了！

這樣的裂縫裏，通常都有大塊的岩石碎片。

我把一隻腳鉤住那裂縫，伸手拉出夾在裏頭的岩石破片。相當的重，就把它扔下去便得了。

對準從下面露出猙獰的臉相爬上來的猩猩，我輕輕一放提在手中的岩石。

剎那間，那隻猩猩發覺到我的用意，便立刻閃開；但是太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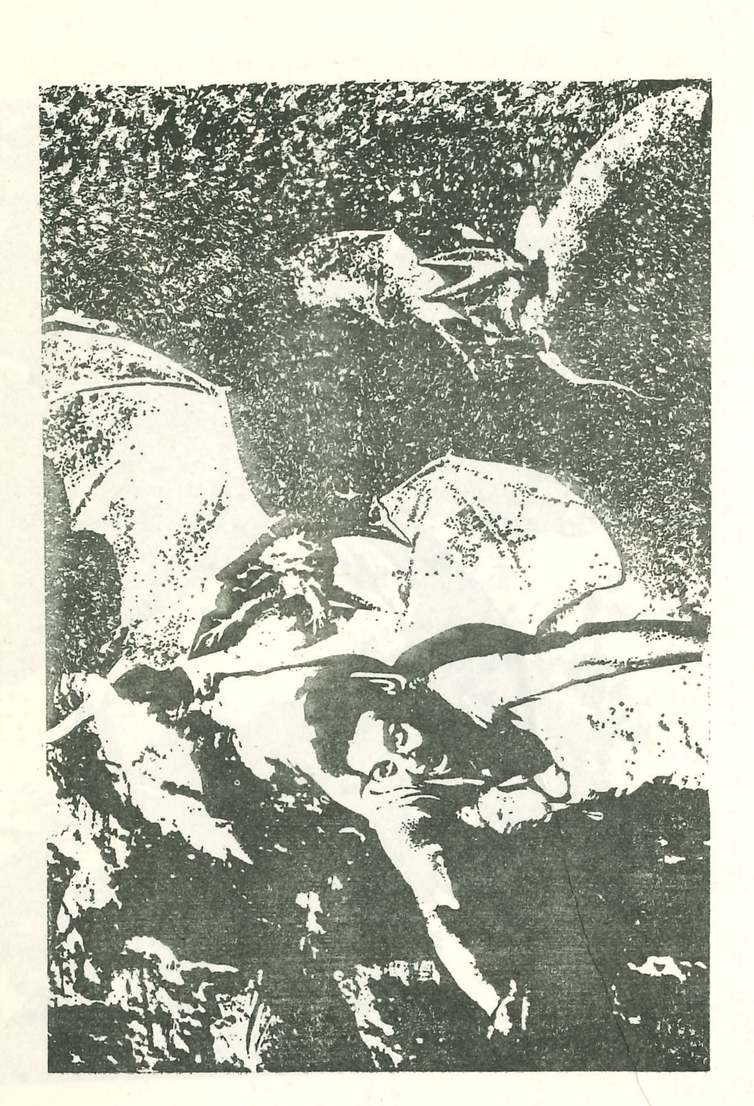
喀吱！發出堅硬的聲音撞上了岩壁的那塊岩石碎片，正好擊中猩猩的頭顱，把牠彈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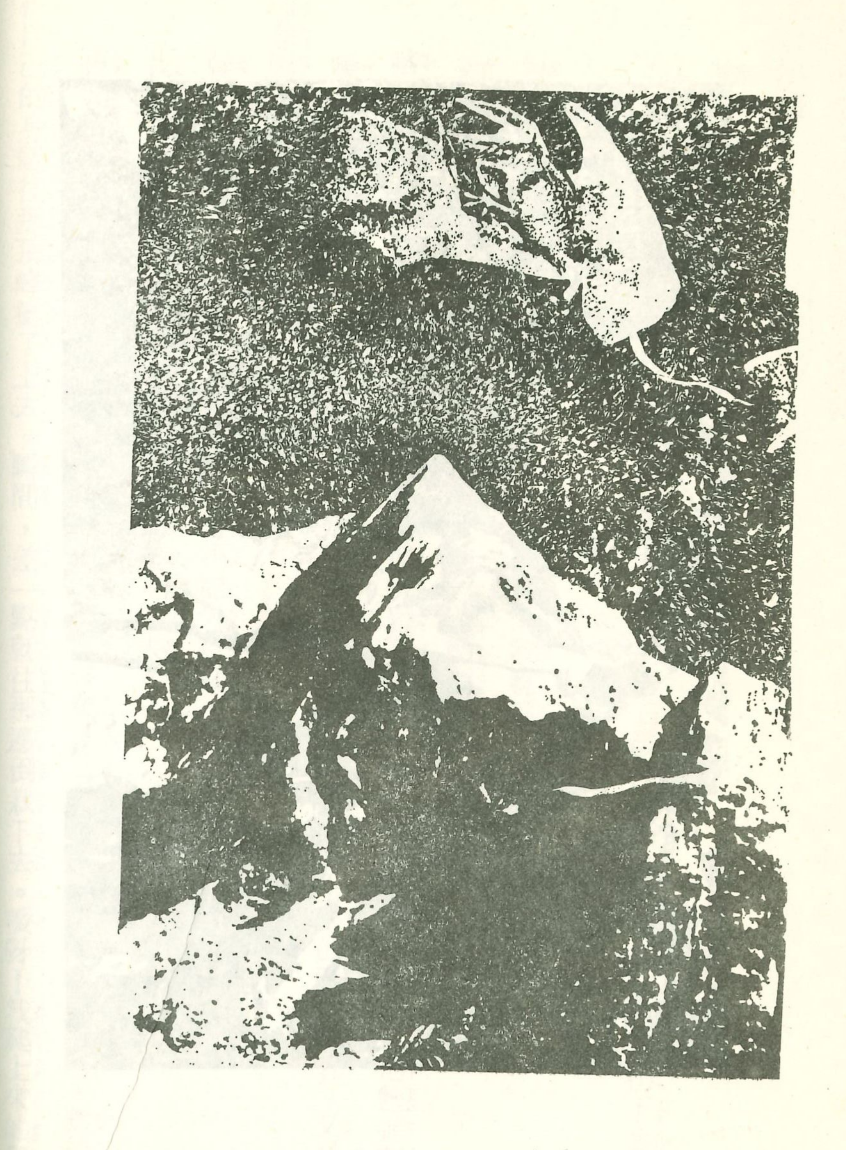
噯喲！一聲悲鳴，一直墜落下去的那個軀體，又撞上從下面爬上來的兩隻猩猩。又是一陣悲鳴，迅速地遠離了。

幹掉了！可是，我馬上又開始爬。可不能大意呀，猩猩們隨時都會追過來。

我時常回頭探望下面的情形，繼續又爬了上去。

再爬幾步便可到達岩壁的頂峰。上面越來越窄。剩下三公尺，二公尺，一公尺，然後我把自己的身體往那頂峰挺了上去。瞬間，差一點就往那邊倒栽下去。噯呀！我爬上來的那塊





岩壁，原來就是像金字塔形狀的另一面牆壁。現在，我就是貼伏在那塊金塔的最上端了！四面是海。聳立在海中的像金字塔一樣的島——我不知道它的底細，居然登上了它的頂上來了！可不能再下去了……。

那邊的岩壁上，能看見一個大洞穴。

原來，它是通往那個池塘的門口，這麼說，麻哈爾族的蜥蜴們——。

當我發覺的時候，已經太遲了。

一陣吧嗒吧嗒的振翅聲音過後，我的脖子使勁地被抓住，而後飛快地給吊了上去。

叫麻哈爾族給抓到了！

原來，牠們是在上面等着的。

高度漸漸上升。那個島遠遠在腳下。

回頭一看，有幾十隻蜥蜴的妖怪振動着大翅膀，從後面跟上來了。

捉住我的，多半是那隻麻哈爾族的女王吧。

猩猩隊長

麻哈爾族的蜥蜴們，一口氣飛過海洋，不久便朝陸地的峻山降落下來。半山上，有沙寇斯族的猩猩們在等候。

吧沙！

我被拋在猩猩們跟前的草叢裏，捉住我的麻哈爾族也輕飄飄的飛下來了。其餘的，都在空中緩緩飛旋着。

飛下來的麻哈爾族女王，和往常一樣，使用心靈感應向猩猩們交代了什麼的樣子，只見猩猩們唯命是從的點點頭，馬上輕飛上去，跟別的麻哈爾族一起飛走了。

一個沙寇斯族的猩猩隊長模樣的傢伙，捉住我的脖子用粗暴的語氣叫着：「站起來！」，頃刻間，我的脖子被繩索套住了。

「帶去哪兒呢？」我使用沙寇斯族和奴隸之間所用的語言問。

叭吓！

我被鞭子痛打一頓。

「明知故問！」猩猩吼了：「帶去布特拉呀！」

「然後呢，會怎樣？」我又問。

「被處死嗎？在那所競技場讓老虎給吃掉嗎？」

「別作夢！」猩猩說：「你不只是逃出了布特拉，還殺死了我們沙寇斯族的伙伴三個，傷害了兩個，罪孽深重，可不能讓你那麼簡單的死哩。並且……。」猩猩把話打住。

「並且——怎樣？」我問。

「並且，你看見了麻哈爾族的秘密吧？」

「秘密——是什麼呀？」我說。

「我也不知道。只有那島上的伙伴們才知道這件事；可是一說出來，牠們也會被殺的呀。」

原來，麻哈爾族的傢伙是以偷吃奴隸的肉作爲秘密！我在心中嘀咕著。

「你既然知道麻哈爾族的秘密，就不會那麼好死的。」

猩猩隊長露出牙齒笑。我總覺得這是第一次看到沙寇斯族的猩猩笑，不過，實在叫人恐懼。

「不得好死——是什麼意思？」我又問。

「不會很快就死去呀，是慢慢的被折磨而死的。」

「哦，原來是這樣。」我回答說。

哼，被折磨而死怎麼行！我的戰鬥精神不由地湧上心頭來。在那個像金字塔的島上看見麻哈爾族的真面目，並且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幹掉了三隻沙寇斯族的猩猩，增加了我的大無畏精神和信心。

不管怎麼說，非幹掉那些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不可！被玩弄死怎麼可以！一定要幹掉牠！我向自己發誓。

「走！」猩猩狠狠地拉了一把套在脖子上的繩子，我踉蹌的向前傾倒兩步，便乖乖的跟着走。

用什麼方法來逃脫，雖然還沒有頭緒，但是時機未到之前，最好聽從命令，讓牠們沒有戒備心。

我和五、六隻猩猩一起下山。陡峭的山路一直通到山谷中。

下到山底，有一條小路通到密林裏。猩猩們用力拉着我脖子上的繩索，繼續前進。

走過一段路，卡沙！的一聲巨響，有小牛一般大的黑塊從樹上掉下來。

是怪物！一隻好大的類似變色龍怪物！牠吐出長舌頭逼近我們來了。

好厲害的牙齒，又白又亮。

猩猩投鎗過去。

卡吱！鎗枝碰上怪物的背部硬殼，被彈回來了。

嗚喔——！一隻猩猩猛然向那隻怪物攻去，並作投鎗的姿勢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只見怪物飛快地衝向猩猩。

噯喲！

猩猩隊長大聲叫嚷。大概是在罵著「飯桶！」吧。

猩猩隊長乘隊投鎗過去。嘶嘶！鎗正好刺進怪物的側腹。

嗚喔——！怪物便拋棄咬在口中的猩猩，撲上來了。

時機到了！我在心中叫起來：趁着忙亂逃掉最好！

瞬間，我環視四周。那些傢伙只注意到怪物，却把我脖子上的繩子給放開了。

我一步步的慢慢後退。

猩猩隊長滿身是血，正和怪物作死鬥。怪物被擊中了要害，漸漸衰落下去了。



卡沙！又有一隻怪物從上面跳下來。猩猩們便倏地閃開，準備應付。

好吧，現在最好！我沒有時間鬆開脖子上的繩索，就偷偷的折回剛才走過來的路去。但願會成功吧。我躡手躡腳，悄悄的離開了猩猩們。

好了！已經是安全了！跑吧！

正要跑的當兒，我脖子上的繩索使勁地被拉住，整個人兒倒下去。是不是繩子鉤住了什麼東西……我好不容易才站起來，仔細一瞧，是猩猩隊長叉着腿站在那兒。

「混蛋！想逃走?!」

叭吓！隊長揮鞭抽打我。叭吓！叭吓！

我默然忍住著。

還沒，還沒，還不要死心。還有機會呀！我在心中嘟喃着。

「走！隊長吼叫一聲。」

從此以後，猩猩們的監視更加嚴密，睡眠時，也有一兩隻猩猩在看守。

因此，當那些類似變色龍的怪物或大蛇再度來襲擊的時候，值班的猩猩根本不加理睬，

而一味地抓牢我脖子上的繩子不放開。

逃脫的機會幾乎很少。

然後又走了五、六天，山路越來越險峻。我暗中鬆開脖子上的繩子而不讓猩猩們知道；這樣，一旦有機會，可以脫掉繩子而馬上獲取自由。不過，一直沒有機會，可是冒冒失失的做了，定馬上會被抓回來。

我一聲不響的忍著，繼續走山路。

而後，機會終於來了！

道路碰上了河流，河流上面有一座用蔓條編成的小吊橋。

猩猩們把我夾在中間，更小心翼翼的走上吊橋。這些猩猩們大概不喜歡水吧，很害怕的樣子，或許不會游泳的吧……。要是這樣，是最好不過的了。

吊橋激烈的搖幌着。猩猩們怕掉下去，拚命摟住着蔓條。

正好走到橋中時，我忽然解開繩子往上跳了起來，然後利用脚跟着地時的反動力，把吊橋猛然搖了一下。接着又是一跳——然後再搖。吊橋搖動得越激烈了。再來一次——。

沒多久，吊橋便搖蕩得沒辦法站穩脚。配合那搖蕩的節奏，兩三次連續跳上去之後，吊橋已經像跳繩時的繩子一樣搖得好厲害，橋上的人眼看就要被彈出去了。猩猩們異口同聲嚷嚷着，緊緊抓住蔓條不放手。

曖喲！

一隻猩猩終於掉進河裏去了。水流湍急，一會兒工夫便給沖到下游去。

接着，又一隻！

猩猩們大概是不會游泳的樣子，一掉進水裏，便掙扎着被水吞沒了。

好了！要逃，現在最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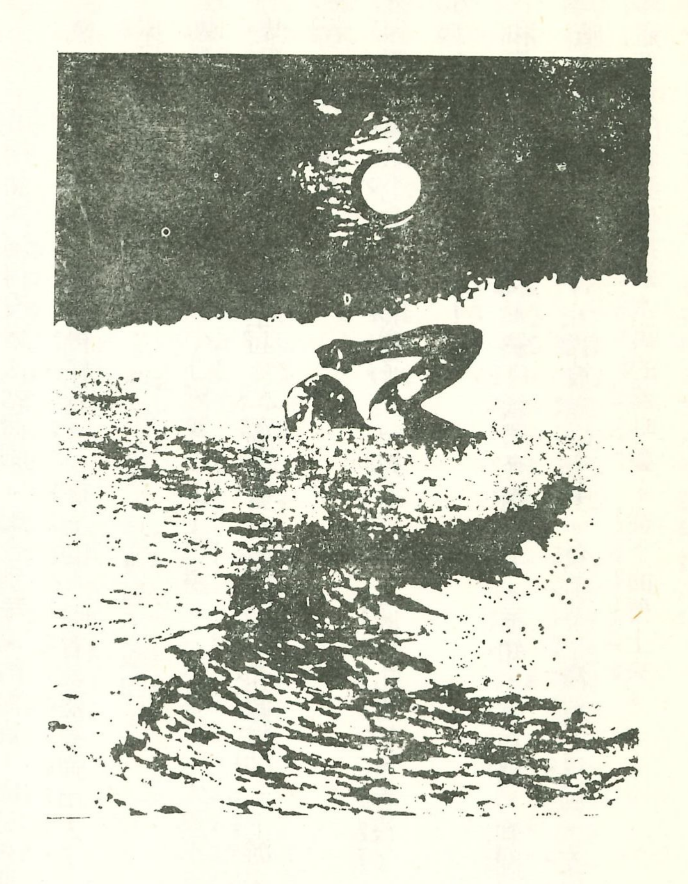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着吊橋擺蕩的節奏，一口氣兒奔跑過去。誰知，就在那一刹間。

嘎喳！隨着可怕的聲音，我被抛出空中。負荷不了激烈的晃動，支撐着吊橋的蔓條斷了。

沙寇斯族的猩猩們掉進水裏的慘叫聲，從下面傳上來。

可是，就在那瞬間，我也連翻帶滾的掉進了河裏。

儘管喝過不少水，游泳倒是有把握。我浮出水面，游到岸邊去。



好可怕的水流啊！身體一直被衝到下游去。我拚命地游。

這樣湍急的水流，就是那些猩猩們也敵不過。要是小時候，我沒有練習游泳的話，怎能保得住這條命呢！……我拚命游著，腦子裏却這麼想著。

然後，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岸，已經累得不能動彈了。

好不容易才逃出那些沙寇斯族的魔掌。

欣奮之餘幾乎要大聲歡呼。在這深山中，只有一個人，究竟能找到人住的地方嗎……不，這份擔憂暫時丟棄吧，累得不得了，休息一會兒再說。我在沙灘上一躺，便睡着了。

不知道經過多久，當我醒來時，疲勞完全消失了。好，出發了！我倏地站起來。可是——

——這當兒，我被拉住脖子而摔倒在地面上。

脖子上面又給套住了繩子！

大吃一驚的看看繩子那邊，才發覺是猩猩隊長渾身濕淋淋的站立着。

又失敗了！

咻！咻！咻！

隊長揮動鞭子，發瘋似地抽打我。

「混蛋！混蛋！你以爲可以逃出我的手掌！」

咻！咻！咻！

要不是麻哈爾族的女王可能有命令要把我帶回布特拉，這隻猩猩隊長不會活活打死我才怪。

「喂，走！」隊長使勁地拉動我脖子上的繩子：「部下都被水淹死了，我才不會呢！」

咻！咻！鞭子毫不留情的擊落在我的身上。

「快點兒帶到布特拉，好好兒把你折磨死哩！」

咻！越發兇猛的抽打，使我幾乎要暈過去。每一抽打，脖子上的繩子便會猛力的被拉緊一下。隊長已經不饒恕了。

「走呀！」隊長狠狠的踢我一把。

這回好艱苦，因爲從吊橋的地方被流到下游很遠，當然是沒有路可以走的。

猩猩的步伐很輕快，我却受不了。由於脖子上的繩子被拉得很緊，一不小心就會給勒死的，雖然我拚命追趕著，但是稍遲了一步便——

叭吓！凶猛的抽打。

失去了部下，這隻猩猩隊長大發雷霆了。

可是，我並不是沙寇斯族的猩猩，那樣魯莽的走法，我怎能受得了呢。

每當這時候，咻！咻！被打得脊背已經像著火似地疼痛；但是人的體力畢竟有限，有時我倒下來，隊長便拉緊我脖子上的繩子，用力踢我的腰和背部，再用鞭子痛打一番，然後還强迫著我繼續走。已經無力走路了，要殺就殺吧！我在心中呼號。

「你這窩囊廢！」

隊長重重的踢了我的頭一腳。

砰！重重的一擊，幾乎叫我眼前發黑。

但是這時候，不知怎麼，我腦子裏忽然浮起在金字塔型的島上，被麻哈爾族的女王咬死的那位美女的面孔。

睜開晶瑩的眼睛，心蕩神馳的聽從麻哈爾族女王的話，靜悄悄地挨近去的那位少女……。受了催眠的少女……。對啦！給這隻猩猩施行催眠術不知道會如何……？要不然，再也無計可施了。

「起來！」

脖子上的繩子被使勁拉，我又醒過來。睡了多久了？身體好疼。口好渴。

「給我水。」我虛弱的說。

「水？好，起立！」

我幌幌搖搖的站起來。

砰！剎那間，我重重地被踢了一腳而摔倒，把頭插入一個骯髒的小水窪中。

「喝吧！讓你喝個痛快！」

猩猩隊長用脚按下我的頭。這哪裏是喝水，差一點要窒息了，才饒恕我。

「起來！走了！」

「肚子好餓，給我東西吃吧。」我可憐兮兮的說：「會死咧。」

剛說完，咻！又吃了一鞭：「東西都給流失了，都是你害的。別嚕嗦快點走！」

我脖子上的繩子又被使勁拉，蹣跚不穩的站起來。

「快點走！」

咻！咻！鞭子擊落在脊背上。

這時候，我想起催眠術的事兒。不早點試試，快要給磨死哩。試試看，碰碰運氣吧！我斷然的說：「隊長，我有話要說。」

「什麼？說說看！什麼話呀？」猩猩隊長顯出詫異的神色問我。

這是最好的機會！我目不轉睛的注視着牠的眼睛。

「這是重要的話，有關麻哈爾族的女王的話。」我拚命地凝視隊長的眼睛說：「來這裏吧，快點兒，是重要的話，關於麻哈爾族女王的話，來這裏吧。」

我的眼睛不離開隊長的眼睛，慢慢的，把同樣的話重覆了好幾次。

「有話要說，是重要的話，麻哈爾族女王的話。」

隊長那雙凶惡的眼神好像柔和多了。

「來，請到這裏來吧，請到這裏來吧。」

隊長信步踏出一個脚。

中計了。

「對對，再踏出另一個脚吧。」

隊長再踏出一步。



「好好，來，隊長。看我的眼睛，好嗎，看我的眼睛，好嗎。」

「好。」猩猩隊長迷迷糊糊的說。

「好的，來，解開我脖子上的繩子。」

隊長脚步不穩的走到我身旁，慢呑呑的解開我脖子上的繩子。

「好的好的。」我說：「人住的村莊在哪兒？要怎樣去？」

「那邊。」猩猩隊長指向深山說：「那座山的那邊兒有阿莫司族的村莊。」

阿莫司族？『美女黛安』豈不是阿莫司族嗎！

也許……。

「好吧，帶我去吧。」我說。

「好的，我帶你去。」

「什麼叫做你！混蛋！再說一遍！」我叱責一聲。

「知道了。我帶您去。」

說罷，猩猩隊長便蹣跚的走了。

「等着！哪有一個人走的！你這混蛋！抬我走！」

猩猩溫順的蹲下來。我立刻坐上他的肩膀。

「好了，走！不要笨頭笨腦！偷懶就揍你喲。」

咻！高攀鞭子，我竭盡全力抽了猩猩一下。

好舒暢啊。

不過，什麼時候催眠術會失效也不知道。千萬不能疏忽大意。

好吧！返回布特拉去！

催眠術這玩藝兒，越單純的人越容易中術。這麼說，這些沙寇斯族的猩猩是最容易施行的。

幸虧我坐在隊長的肩上，才能安然自得的向前推進。

越過那座險峻的山，下來山脚的時候，猩猩隊長指着遠方的野地說：

「那個小丘的地方，有阿莫司族的村莊。」

「好的，那麼就放下我吧。」

猩猩馬上蹲下去，把我放下來。

「辛苦啦。」我說：「馬上回布特拉去吧。」

「是。回布特拉去。」

猩猩隊長幌幌搖搖的走回剛才來的路。

——若不是及時想出催眠術來對付，現在我可能不在人間了……這麼一想，我不覺打了個寒顫。

我朝向猩猩隊長指示的小丘，下山去了。

這附近一帶，有滿地盛開着的鮮花，也有潺潺流動著的小河。伯爾希達的景色好美啊！只要能抵達小丘那邊的阿莫司族村莊，總會有辦法的，而且，還可以請教尋找鐵土龍的途徑哩。

也許，還可以重逢『美女黛安』呢！

我用輕快的步子走下山路。只差一把勁。於是，我在小河邊休息片刻，喝喝水，吃吃果實。就在那當兒——

「不許出聲！」尖銳的女人聲發自背後，脊背上被按住了硬硬的東西。

「要動，就殺死你！」背後的女人聲音，似乎在哪兒聽過。但是亂動，說不定會眞的被

刺死哩。我不敢動一下。

「喂！請站起來！」

我站了起來。

「請走！」

我開始走了。鎗枝被按在脊背上，疼得不得了。

「喂，妳是不是——。」

「請住口！」女的聲音很鋒利，本來想問她是不是認識黛安，却落得這步田地：「下次再說話，就不客氣啦！知道嗎?!」女的把鎗用力推了一下，我禁不住跳了起來。被扎死可不是玩的哦。我不再說話，默默的下山去。一定有機會吧，沒辦法，只好等機會了。

機會立刻就有了。

沙！沙！背後有陣奇異聲，接着是「哇——！」的一聲，那女人發出了驚叫，被按在脊背的鎗也叮叮噹噹掉下來了。轉瞬間，我回頭看看。

原來是黛安。剛才在我脊背上按鎗吆喝的女人，確是在洞中失蹤的黛安。

然而，現在却沒有時間談論這些。

現在，黛安是被青黑色的蛇——不是蛇，是樹鬚給捲上身體，漸漸地被拉上去了！啊，是食肉植物！在地球上雖然也有吃小蟲的，伯爾希達這種食肉植物，竟是這麼的厲害啊！

我檢上黛安拋出去的鎗。這時候，黛安也認出了我。

「鐵維特！救救我！」黛安的叫聲變成了哭聲。

「不要急，黛安，我會救妳！」我大聲說着，便作投鎗的姿勢。

要瞄準食肉植物的樹鬚，不能落空。我斷然的用盡全力投了過去。

糟了！

卡沙！鎗稍微歪向一邊，擦過樹鬚，僅切傷一半而已。鮮紅的液汁從傷口流出來。頃刻間，樹鬚的活動變得很遲鈍，就像伸長了的橡皮一樣，捲住黛安的樹鬚便往下垂下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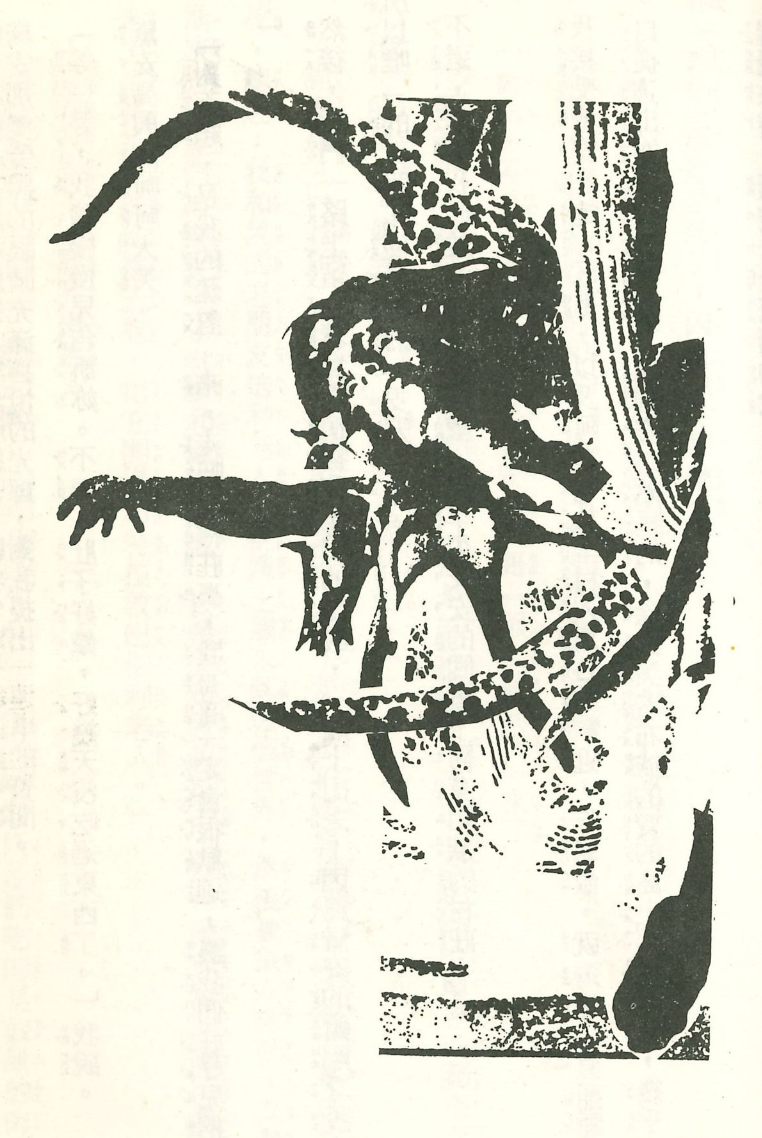
我奔跑過去，拉開黛安身上的鬚條。

「鐵維特，謝謝你！」她說：「眞沒有想到你會在這裏呢！對不起，請你原諒。」

「太好了，我一直擔心妳是不是平安的回到自己的村莊哩。」我說。

「那且不說，你怎麼能逃出布特拉呢？和你在一起的倍利老人呢？沙寇斯族有沒有追過





來？還有，怎麼會知道阿莫司族的村莊就在這兒呢？因為這兒離布特拉實在太遙遠了…。」

黛安那雙瑩黑的眼睛充滿喜悅的光輝，對我提出一連串的質問。

「等一等，我會慢慢兒告訴妳。不過，肚子好餓，好幾天沒吃過東西了。」我說。

黛安高興的呵呵大笑。

「對不起，是我的疏忽。來，走吧。村莊裏，我哥哥一定會很歡迎，讓我們好好兒招待你！」

然後，我們一路上留心着食肉植物和怪物的出現，一起下山去；因為黛安的鎗剛才投去，所以唯一的武器，便是她的一支刀而已。

不過，幸虧我們並沒有遇見什麼，就平平安安的回到了阿莫司族的村莊。

我接受黛安和她的哥哥，以及阿莫司族全村人衷心的歡迎，吃過飯，就這樣一直酣睡下去。自從逃出布特拉到現在，能夠安心熟睡的，除去美若布族的賈的島上那兩三天，幾乎沒有過一天。

醒過來時，黛安十分驚訝的說：

「我以為你是死了，因為你睡那麼久。」

我站起來。疲勞全消了，精力旺盛得很。好了，找鐵土龍去。

「黛安，有事相求於妳和妳大哥。」我非常認真的說。

一會兒，阿莫司族的族長也是黛安的大哥『强人戴高樂』來了。

「什麼事啊，鐵維特。」戴高樂說：「你是妹妹的恩人，而且是從麻哈爾族的都市布特拉逃出來的勇士。儘管說好了，我可以幫你的忙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我說：「我曾經告訴過黛安，我不是這個伯爾希達的人，詳細的事情容後再說，總之，我和我的老朋友倍利老人乘坐鐵土龍來到這個世界，然後被猿人抓到，又被沙寇斯族的猩猩們給捕捉，才有緣和黛安結識。被帶去布特拉的我，為什麼要冒生命的危險逃出來，主要是能找到鐵土龍，把它開進布特拉救出倍利老人。」

「說的真對。」戴高樂說。

「話並不是只有這些。戴高樂，你曉得嗎？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們吃的是奴隸的肉呀。」

「什麼?!」戴高樂大感詫異的：「那是真的嗎？」

「真的。我親眼看到，而且是用最殘忍的方法。」我繼續說下去：「我想，這種妖怪可

不能讓牠生存下去，同時，也要設法救出被俘在布特拉的奴隸們。你不這麼想嗎？」

「想呀！」戴高樂氣昂的說。「不過……。」說到這裏，聲音突然細小。

「不過——怎樣？」我問。

「不過，要如何來救出奴隸們呢？麻哈爾族有高度的知能，會建設那麼偉大的都市，也只有牠們而已；並且還擁有許多沙寇斯族做部下。」

「使用我的鐵土龍，必會成功。相信我！」

「我相信。」戴高樂說：「你能從那可怕的布特拉逃出來，必有我們阿莫司族所不知道的力量。那麼，你的請求是什麼呀？」

「老實說，我不知道鐵土龍丟在伯爾希達的那個地方？我想去找。」我說。

「好的，說說看，是個什麼樣的地方？」戴高樂問。

「聽美若布族的族長賈說，那裏面臨着叫索恰．阿日的海。他要帶我去那兒的時候，在在途中被怪物給咬死了。」

「索恰．阿日——？」戴高樂一聲不想的沈思起來。

「很遠嗎？」我問。

「很遠。」戴高樂說：「並且，在途中要迴避那些沙寇斯族的襲擊而前進的話，更加困難。不過，還是去吧，爲了你，冒險這一次。可是呀，鐵維特……。」他注視我。

「什麼事？」我問。

「能不能活着到達那裏，毫無把握喲。因爲要迴避沙寇斯族和猿人而到達目的地，還必須走過許多怪物住着的深山密林呢。所以究竟能不能平安地到達那兒，我就不敢保證了。」

「沒關係。但是你願意跟我一塊兒去冒險嗎？只要告訴我路線就好哇。」

「當然要去。」戴高樂大聲說：「爲了救我妹妹的你，要死就死在一起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我握住戴高樂的手。

可是，我有一個掛心的事兒。

倘若，我們無法到達有鐵土龍的索恰．阿日呢——。

倘若，在途中就被怪物給吃掉了呢——。

豈不是失信於倍利老人和『毛髮濃密的卡克』嗎？

我對他們倆——尤其是年紀大的老人，實在不忍心讓他們受那悽慘的經驗。

要死，就死在一起吧。

有沒有不靠鐵土龍，而能夠救出倍利老人的方法呢？

而且，和倍利老人一塊兒旅行到索恰・阿日，然後回到鐵土龍的地方……。

從布特拉逃出來的時候，一直以爲除非鐵土龍，是沒有辦法救出倍利老人的。

然而，現在，我的見解稍微改變了。過去，我一個人也蠻能應付那些沙寇斯族的猩猩們了……今後，大概也不至於有什麼困難吧……。有沒有好的辦法呢？

有！

我立刻向戴高樂說明這個道理。他很吃驚而且反對我的意見。潛入布特拉，還要帶出兩個人眞是不可能——他說。

讓我來設法吧——我說。

「不過，有事要拜託你們。」我告訴戴高樂：「從這附近到前往布特拉的途中，有沙寇斯族的猩猩隊長在路上走着，帶我去那兒吧。然後，在布特拉的出口等着我們逃出來。」

強人戴高樂的臉上，雖然顯出莫名其妙的神色，但是他還是點頭答應。

「我懂了。照你的計劃進行吧，反正，你是曾經從布特拉逃亡成功的，一定會有辦法。」

立刻，年輕的阿莫司族的青年們，在前往布特拉的好幾條路上，分別地奔走趕路。



我們在小丘上，望着那方向。他們約好，假若見到那隻沙寇斯族的猩猩隊長，便要燃起狼烟的。

「話雖這麼說，你找那隻沙寇斯族的隊長幹什麼嘛。鐵維特？」黛安說：「我一點兒也不懂。哪，哥哥。」

戴高樂鎮靜的說：

「聽鐵維特的話沒錯，他比我們聰明。」

「好歹，等着瞧吧。馬上會曉得。」我微笑着說。

不久，從野地的一個角落，升起了白煙。

「狼煙！」戴高樂高呼：「走，鐵維特！」

我們立刻趕到升白煙的地方。雖然不很遠，但是在途中不能做休息。戴高樂的腿有力，走得快；黛安也走得好快。我生怕趕不上，拚命地走。

白煙的地方，有個阿莫司族的青年立着。

「在那邊，有個像沙寇斯族的隊長模樣的，正在走着。」

往青年所指的方向望過去，的確是那隻猩猩隊長。由牠那種牢固的步伐看來，我的催眠

術可能早已失效了。我對戴高樂和黛安說：

「那麼，我走了。假若被痲哈爾族給抓到的話，就請你們斷念吧。」

「鐵維特！」

「鐵維特！」

我剛走，倆人便放聲呼叫：

「幹什麼嘛！去那種沙寇斯族的地方，一定會被殺的！不要去！」

「別擔心，沒問題。」我輕輕拍打黛安的肩膀說：「一定會回來。」

然後，我在草叢中奔跑過來，爲的是要趕上猩猩隊長。繞個大圈，我躍出猩猩的面前。

「呀，你是那個逃跑的奴隸！」猩猩隊長發出可怕的聲音：「你到底去哪兒？」

「你才是在這裏幹什麼。」我假裝不知的問。

「不曉得，」隊長搖頭：「一點兒不曉得。發覺的時候，正在路上走着，而且是我一個人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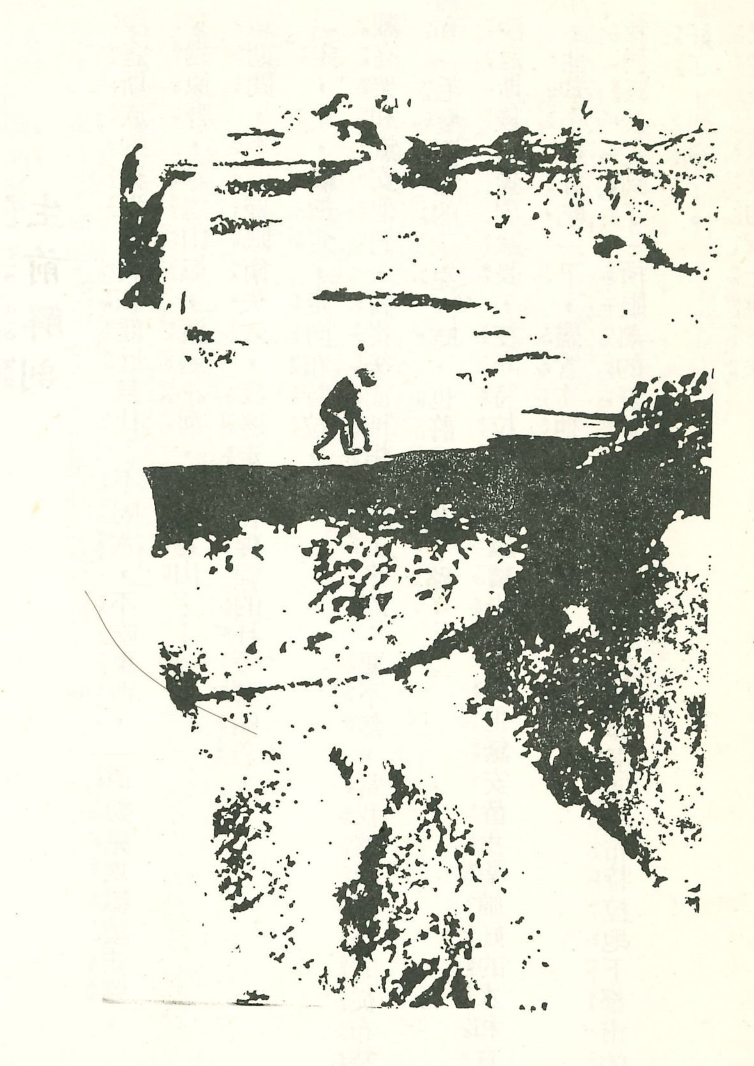
「告訴你這個原因好嗎？」我說。

「告訴我。」隊長說。

「好的，那麼，就注視我的眼睛吧。」
隊長一本正經的注視着我的眼睛。
「記住，你是我的部下，你是我的部下，你是我的部下。」
我凝視隊長的眼睛，反覆地說了好多次。
不久，隊長的眼神變成迷惘了。
牠又中了我的催眠術啦！
「好嗎，你是我的部下，是不是？」我問。
「是的，」猩猩隊長說：「我是你的部下。」
「混蛋！重說一遍！」
「是。我是您的部下。」隊長改口說。
「好。那麼就把我扛在肩上到布特拉去吧！」
「是。」隊長溫順的點頭答應，並把我扛在肩膀上，便往布特拉走。
我回頭向後面揮手。
我猜想：在後面的草叢裏，有戴高樂和黛安兄妹倆正在爲我捏一把冷汗哩。

生前解剖

沙寇斯族的猩猩，實在健壯無比：不喝水，不吃東西，一個勁兒地繼續走路。
穿過原野，越過山嶺，渡過小河，又越過山……。
這期間，不使催眠術失效，我邊走邊在猩猩的耳旁嘟喃着。
「走，走，繼續走，走向布特拉。」
戴高樂和黛安他們，會從後面悄悄地跟上來的；要不然，當我煞費苦心的從布特拉救出倍利和『毛髮濃密的卡克』時，也許會迷失了路……。
沙寇斯族的猩猩隊長，往布特拉的城市繼續走去。我把黛安替我準備好的水和食物分給他用，他却不好好吃一下，儘管走他的路。
我們終於走到了一所眼熟的野地，在遠方，可以看見那座通往布特拉地下都市的石塔。
好了，快到了。
我從猩猩隊長的背上跳下來
「喂，在我脖子上掛上繩子。」我命令隊長。



「是。」隊長服從地說：「在您的脖子上掛上繩子。」

猩猩立刻在我的脖子上套住繩子。

「好好聽着！」我說：「你抓到了我。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了。我抓到了您。」猩猩重覆地講一遍。

「把我帶到布特拉的圖書館去。路中有人問你，就說是把逃走的奴隸抓回來的。」

「好吧，來，走！」我說：「跟着我來。」

我在脖子上掛着繩子就走了。

從後面，牽住繩子的隊長跟上來。若是讓不懂催眠術的人看了，眞會以爲是把抓到的奴隸帶回布特拉去哩。我的着眼點就是這個。

在路上，遇見了沙寇斯族的猩猩的隊伍。

「要去哪裏？」那邊的隊長問。

「把逃走的奴隸帶回布特拉去。」這邊的隊長說。

「辛苦你了，小心啊。」

猩猩們走遠了。我忽地鬆了一口氣。

不久，我們便走到通往布特拉地下都市的隧道口。心裏忐忑不安，幸好，守衛入口的猩猩們並沒有懷疑就讓我們走了。

走過一段微暗的隧道，便可以看見照耀在燈光下的布特拉的建築物。

倍利老人還好嗎？還有卡克呢？他們倆都還健在吧……。

我非常懷念，而且很高興的走上布特拉的街道。

這時候，一隻麻哈爾族，那個蜥蜴的妖怪幌幌搖搖的迎面而來。我假裝沒看見的擦身過去。

誰知，那隻蜥蜴的怪物突然停止，定睛注視着我和牽住我脖子上的繩子的猩猩隊長。

我捏了一把汗。這隻麻哈爾族的蜥蜴傢伙，在開始懷疑了。

我偷偷的回頭去。

猩猩隊長的眼睛裏，露出中了催眠術的人特有的眼神。

麻哈爾族便目不轉睛的凝視着那隻猩猩的表情。

那傢伙似乎已經發覺那隻猩猩是中了催眠術的樣子。事情很不妙，這樣是

正在那當兒。

猩猩的臉色忽地變了。是催眠術失效的臉部表情！麻哈爾族那傢伙使用心靈感應把我施行的催眠術給解除的！只好再逃！我解開脖子上的繩子，一溜煙似地奔跑。

「嗚喔——！」恢復意識的猩猩隊長發出來了那可怕的叫聲，從背後追過來！我胡亂的從布特拉的小巷跑入另一個胡同裏，沒命的跑。被抓到是沒命了！有沒有躲藏的地方？越快越好……！

回頭一看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約有二十隻，嘴裏大聲嚷着追趕來了！被抓到可受不了！頃刻間，迎面又出現了十隻左右的猩猩們！糟了！前後受夾攻！我慌忙的跳進一條小巷裏。

然後，趕快躲進石造圍牆的間隙之中。但願不會被發現……。

猩猩們異口同聲的嚷着，從我的前面經過。大概沒事了吧。是得救了嗎？

儘管這樣，我仍然一聲不響的躲着，不敢動一下。

猩猩們沒有再來過……。

得救了！好，總之先到達倍利和卡克地方吧。本來是想要利用那個中了催眠術的隊長，把我們三個人的脖子掛上繩子，就這樣用同樣的方法來逃出布特拉的……。

沒辦法，只好再想其他的方法了。

我悄莫聲兒的走出路上。誰也沒有看到。好，要走了！我便往圖書館走去。

就在那一剎那。

吧沙！一聲巨響，有個東西從上面覆蓋下來！是網子！接着，起了一陣沙寇斯族的猩猩們的歡呼聲。

又被抓到了！回頭一看，大約有二十隻猩猩正在摀住網子的下擺。我掙扎着要逃出去也沒辦法！越掙扎，網子越會絆住我的手脚……。

猩猩們是曉得我躲在那兒的，而且，耐心的等着我走出去的。完完全全的上當了！

我終於亂七八糟的被網子給絆住了，不能動彈的倒了下去。

繼而，就被猩猩們給抬到麻哈爾族的蜥蜴們群居的建築物裏面去。

猩猩們好像在向蜥蜴的妖怪們說了什麼話。

說完話，我便給拋入深深的地窖裏。

三隻猩猩在嚴加看守。要是一隻，還會有被施行催眠術的可能性。我被網子給絆住而解不開身來……。

啊啊，計劃終於失敗了？不不，還沒有……。一定還有辦法。

但是——牠們會把我怎樣呢？反正——是免不了要死刑吧，不過用的是什麼方法呢？看看方法如何，還可以想出應付的辦法來。

「喂，我究竟會被怎樣？」我問看守的猩猩。

「不可以跟你交談——這是隊長的命令。」猩猩冷冷的說。

「可不要這麼說嗎，告訴我吧。」我緊緊追問。

「馬上可以知道。」猩猩說。

「死刑嗎？」

「大概是。」

「用什麼方法？」我不肯罷休的問。

「馬上可以知道的。」猩猩只說這麼一句。

我實在疲勞極了，不知道我的生命會變成怎樣，八成是會被殺死的。不過，我已經盡過力了，倍利老人也會原諒我吧。

然而，無論如何，睡一覺把疲勞消除乃是當前最重要的事兒……。

「起來！」粗暴的吆喝把我催醒。身體還不舒服，疲勞還沒有完全消除。網子被取下來了，但是手脚却牢牢的給綁在一張木板上面。

「把我帶去哪兒？」我不覺問一聲。

「告訴你吧，」不是剛才的一隻猩猩說：「由於你是殺害了沙寇斯族和看見了麻哈爾族的秘密而被處死刑。」

「用什麼方法呢？」我問。

「可不要嚇壞喲，你是被供給麻哈爾族的生物學的研究材料……。」

研究材料……。

正要問個清楚的時候，我連同板子的突然被移到另一輛車子，給載送到建築物的下層去。

忽然間——遠遠傳來一陣可怕的慘叫聲。狗呢？不，是人！那是劇烈的痛苦使人忍不住喊叫的聲音。聲音一陣陣的靠近……。

當門一開的時候，那令人恐怖的聲音，從裏面傳出來。

啊，是手術室！

枱上有個男子躺着，被綁住了手脚。有三隻麻哈爾族圍住他，用鋒利的刀子割開那個男人的胸部，正在調查研究。

那個男子好像沒有使過麻醉的樣子，劇烈的痛苦令他發狂的直打滾。

可是——麻哈爾並沒有耳朵。

所以，那樣恐怖的聲音也不覺礙事了。

多麼可怕的死刑呀?!

我不願聽到那個聲音，正要掩耳朵才想到手脚是給捆綁而轉不開身來。

慘叫聲不知持續了多久——蜥蜴的妖怪們大概結束了研究的樣子，仍然在喊叫不已的那個可憐的男子，被猩猩給收拾掉了。

其次，給抬到枱上的是個少女。驚人的恐怖，使她早已失去了意識。這樣子，對少女反而是幸福的，我想。

然而——。

當有隻麻哈爾族把尖銳的手術刀扎進少女的白肌肉的時候，突然起了一陣可怕的悲鳴。

少女，渾身是血，堅强的忍住着那難受的痛苦；但是麻哈爾族却不加理睬的，繼續解剖她的

身體……。

啊啊，可能的話早點兒斷氣吧。對少女來說這樣子比較幸福……。

不過，少女死了之後是輪到我了！

想到這一點，我忽然像被冷水潑了似地打了個寒顫。

一定要設法……。

但是手脚都牢牢給壓在枱上，連轉身都不可能。好不容易才扭轉頭看看四周。

我的身旁還有一張桌子，上面擺着許多小刀。牠們是要使用那些刀子把我的身體切碎的。

有沒有辦法拿到那些東西呢……只要有刀子，便可以切開綁住手脚的皮帶呀。

我扭轉身體，把脚尖伸到那張桌子的方向去。差三公分，二公分，一公分——還是不行。不能再伸長了。

生物解剖依然繼續着。少女扭轉身體不停地發出悲鳴。不快一點的話，下一個，我就會遭受同樣的命運……。

我再度把脚尖伸伸看。二公分，一公分，只差一點點……不行。不，不相信。

若是不成功，只有死路一條了！再試一次！二公分，一公分，只差那麼一點兒……只差

那麼一點兒……碰着了！

脚尖碰到桌子了。桌子上的小刀，略為靠近我的手了。

再一次——還是不行。不行，再來一次！

嘟嘟……桌子又動了一下。小刀離我的指尖還有五公分。

再一次！嘟嘟……還差四公分。

但是，我的脚沒辦法再伸長了。那就用手吧。

我竭盡全力伸出右手看看。牢牢被綁住的皮帶勒進手腕子——好疼！

怕疼就死掉吧！我在心中叱責自己。

再一次！手腕逐漸伸長。還差三公分。

嗚！因過於痛苦，我不由得發出呻吟聲。

要是遭遇到像那少女一樣的災難，可不是呻吟就能了事的！你這膽小鬼！我叱責自己。

沙寇斯族的猩猩們，只留意到那痛苦呻吟的少女，而沒有發覺到我的動態。

再一次！我慢慢兒伸手出去。還差二公分，一公分……。還是不行。

這時候，少女的聲音突然變弱。

少女快要死了！

若是少女死了，就輪到我！

加油！我再度伸手出去！好疼！手腕幾乎要脫落了！混蛋！振作起來！總比活生生的被解剖好嘛！噯呀，只差一把勁了！我拚命地伸手。

咯噹！

好了！指頭夾住了刀刃。偷偷拉過來。成功了！我用指頭抓住小刀，然後把手腕上的皮帶像鋸子般地切了起來。

少女似乎越來越衰落，聲音弱得幾乎聽不見。

不快點兒會來不及！

可是皮帶很堅韌，而且，小刀只是用手指頭抓住，所以不能用勁。

刀刃慢慢的切着皮帶，速度慢得眞叫人着急。

加油！我在心中力呼。下一個是輪到我了。

切斷了！我的右手突然自由了。快點兒！趕緊解開左手的皮帶。

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們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，正在熱中於生物解剖而幾乎忘掉了我的存





在。

這是好時機！剩下雙脚的皮帶。

我悄悄爬起上身解開脚上的帶子。好的！自由了！

可是，我仍然一動不動的窺伺四周的情況。沒問題了！沒有給發覺，我悄悄的下台來。

現在最好！從門口跳出去吧！

就在這當兒——

慢着！在我心中，有另一個我的聲音。

用這麼殘酷的方法玩弄人於死地的傢伙，你能夠饒恕嗎！報仇吧！那才是男子漢哩。

好的！知道了！說得沒錯！

但是，要怎樣做才可以呢？

蜥蜴的妖怪有三隻，猩猩有兩隻。

先把這些幹掉再說！

現在的我，已不是和從未逃出布特拉以前，在圖書館做奴隸的我一樣。猩猩蜥蜴都不在乎！一律幹掉。

我悄然無聲的貼進猩猩的背後。那些傢伙，正在專心一意的看著呻吟痛苦的少女在被解剖。

動作不快便會失敗——我告訴自己。而且，趕快檢起扔在牀底下的粗棍子揮了過去。

咯噹！一隻沙寇斯族的猩猩被擊中了頭頂而四肢朝天了。另一隻轉頭來看。絕不能讓牠有乘隙的機會！我朝那傢伙的臉部，把棍子使勁地推了出去。

嗚！被擊中了正面的臉兒，那傢伙發出呻吟聲倒下去了。

幸虧，這些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，耳朵聽不見。若是有注意的話，應該會發覺猩猩倒下來的情況；只因爲專心於生物解剖的事而沒有發覺到。

我握住小刀．躡手躡脚的貼近麻哈爾族的背後。牠們的要害是脖頸子的地方吧……。

我揮動小刀，往正在做解剖工作的一隻麻哈爾族的脖頸子，用力扎下去！

吧嗒吧嗒吧嗒！被刺上脖頸子的那隻傢伙，振翅着倒下去了。

另外的兩隻發覺到了。我不容分說的向另一隻猛撲上去，並且用盡力折斷那細長的脖子。防備着另一隻從背後攻過來，我用雙手擰上去對方的脖子。倘若從背後用小刀給刺殺，或者用那銳利的牙齒給咬住就沒命了。不過，先幹掉這隻吧！

嘎吱嘎吱嘎吱！發出奇妙的聲音，那傢伙的脖子斷了，身體便癱軟下來。

還有一隻！

我倏地跳開。

但是，另一隻竟然嚇得貼伏在牆上，只是吧嗒吧嗒的振翅着。

哈哈，這些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雖然會吃人肉或做生物解剖，却是那麼的膽小哩！

那傢伙似乎在求饒的樣子，直眨眼睛，畏縮在屋角直打抖擻。

儘管這樣，我決不饒牠。

吃人肉，又使用活人做這種殘酷的研究，這樣的傢伙怎能讓牠活著！

嘎吱嘎吱嘎吱！那傢伙的脖子一下子就斷了，頓時不動一動。

幹掉了！我向四周看。

在手術台上，手脚被綁着的那個可憐的少女，給切開着身體死了。

好可憐……。可是，仇已報了！

我檢起零散在那兒的少女的衣服，輕輕替她蓋上。

麻哈爾族的頭

不能不留神呀！我拿着小刀，逃出解剖室。要妨礙，不管牠是猩猩或蜥蜴，統統幹掉！

等一等！我跑出了幾步又慌張的停下來。只靠一支小刀，是敵不過牠們的。

有個好辦法。

我趕回解剖室，連忙跑到麻哈爾族的屍體的地方去，然後割斷麻哈爾族的頭，提著它走出廊下。

剛爬上階梯，就碰上三隻沙寇斯族的猩猩。牠們立即作投鎗的姿勢。

「這傢伙！從解剖室逃出來的吧！」一隻猩猩喊叫。

我故意不講話，一聲不響的拿出麻哈爾族的頭。

由於太暗，起初是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的樣子，猩猩便探出頭來看個究竟。

呀！這一看，猩猩們好像被砍下了自己的頭一樣的慘叫一聲。難怪啦，對沙寇斯族來說，沒有比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更害怕的東西。

提着那個蜥蜴的頭來的奴隸——當然，那些傢伙會嚇死的。

三隻猩猩，一步步的往後倒退着。我嚇唬地踏出了一步，牠們便哇——！的嚷着跑掉了。

那是意料的事兒。

總比揮刀省事多了。

我走出屋外。立刻間，有一群猩猩哇哇叫着，四散奔逃。大概早就得了消息吧。

我提着麻哈爾族的頭，若無其事的走上布特拉的街道。猩猩們遠遠地圍住我，不敢挨近來。然而，最懦弱的就是那個麻哈爾族，牠們逃進屋裏，就不敢再出來了。至今我才明白那些吃人肉、做生物解剖的麻哈爾族，原來都是無用的窩囊廢哪。

我走進倍利老人和『毛髮濃密的卡克』在工作的圖書館，裏面的猩猩們也戰戰兢兢的往外面探望。

「鐵維特！」倍利的聲音。而後，從圖書館裏面飛快地跑出來了倍利，接着是卡克……。

「鐵維特！你回來了！怎麼樣？鐵士龍呢？」

「以後再說！來吧，快點兒逃！」我趕緊說。

這時候，倍利才發覺我手裏提着麻哈爾族的頭。

「怎麼幹這樣的事！鐵維特！麻哈爾族的形狀固然是蜥蜴的妖怪，但是却有文化的高等



生物呀！」倍利嚴厲的指責我。

不過，關於這件事，我必須說個明白。

「什麼叫高等生物！」我說：「倍利！這些麻哈爾族的傢伙會吃人肉呀！而且，又要把人活生生的作解剖研究哩！我差一點要送命，這樣的傢伙怎能說是高等生物呢！」

晴天霹靂的一段話，叫倍利無話可說。

「來吧，趕快逃走！不快點兒，又會被抓到！」我催逼他們倆。現在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雖然害怕我手提着麻哈爾族的頭，但是遲早會接到麻哈爾族的命令來抓我們，那時候，那些傢伙必會聽從命令不放過我們的。因此要爭取時間。

我們走過布特拉的大街，趕到出口處。

然而，我的不安應驗了。

沙寇斯族的猩猩們，顯然在做着移動。牠們雖然很害怕提着頭的我們，却遠遠地把我們包圍起來，並且一步一步的逼近來。

要是麻哈爾族的蜥蜴，可以撲過去扭下頭來幹掉牠，但是沙寇斯族的猩猩，就可沒有那麼簡單，只能拿出麻哈爾族的頭來嚇唬嚇唬而已……。

這樣子，實在不好辦。

我趕到通往布特拉的那個隧道去。唯一的方法是趕緊離開這個地方，越快越好……。

不久，隧道的入口能看見了。

已經不遠了……趕快走。我們加快腳步拚命走。就在這當兒——

轟隆轟隆！

一陣轟響，在隧道的入口處，有塊堅硬的石門從上面掉下來！

糟了！出口被堵住了！

那傢伙把我們關在這布特拉城市裏了！不能再出去！

同時地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開始叫着低沉的吼聲。

我把麻哈爾族的頭端出來嚇唬的時候，那邊的猩猩們會給嚇得安靜下來，但是別方向的傢伙却更加騷擾。

牠們已經料到我們是沒辦法逃出去的。

這麼看來，情形很不利……。猩猩的數目越來越多。

怎麼辦？我斷然的說：

「倍利！卡克！快逃！跟我來！」

我雙手端上麻哈爾族的頭，衝着堵塞去路的猩猩們奔出去。

哇——！

猩猩們嚇得四散奔逃了。

乘着那瞬間的工夫，我拚命地跑。卡克扶助倍利從後面跟着跑來。總之要跑！只有這樣而已。

猩猩們跑掉之後，我們在空蕩蕩的布特拉大街上亂跑亂竄。要躲，唯有那個地方！

那就是麻哈爾族的解剖室！那兒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是特別給准許的才能進去的。

憑着模糊不清楚的記憶，我爬上階梯，衝向解剖室。

迷路了？不，是這裏沒錯呀！

我推開門扉闖進去。剛才被我殺死的麻哈爾族的屍體，還躺在地板上，而在手術台上，還擱放着那位可憐的少女的屍體。可是被我揍打的那些猩猩們，早已逃竄了。

倍利一見到台上那位少女的悽慘情況，禁不住用手掩面。

「多麼的殘忍啊！」倍利大聲喊叫：「眞的有這樣的事嗎？」

「現在總該相信了吧！」我說：「所以呀，必須用鐵士龍，連麻哈爾族一起，把布特拉粉碎淨盡！」

「咱們快走！猩猩們會追來的。」卡克說。

我進入解剖室的後房。

「嗚！」我不覺大吃一驚。

房子裏滿滿的陳列着人的瓶裝和木乃伊！（譯者按：木乃伊是用藥劑保存着的屍體。）

「唔——！」一瞬間，倍利不由得呻吟着說：「這裏是那些蜥蜴的妖怪們製作的標本室嘛！」

確是這樣。那裏，不但是人類，就是從沙寇斯族的猩猩和最初捉拿我們的那些猿人，直到居住在這個伯爾希達世界上的一切怪物，都被製成瓶裝或木乃伊給陳列着的。

「咱們來錯了地方。」卡克說。

「迫不得已的，忍耐一下吧。這裏，沙寇斯族的猩猩，只有特殊的才能進來。」我說：「若是麻哈爾族的蜥蜴，來了多少隻都沒問題，扭斷脖子就死了。」

然後，我向他們倆詳述從鬥競場逃出布特拉以後的經過情形。

最令他們感到驚訝而且發怒的，是麻哈爾族在暗中吃着人肉的事實。

「明白了吧，倍利。」我說：「雖然我不知道這些蜥蜴的妖怪擁有多高的智慧，但是我却不能讓這些傢伙活着；而且，要設法救出這布特拉市所有的奴隸呀。再說，這些沙寇斯族的猩猩儘管粗暴，也是被麻哈爾族給威嚇而做牠們的部下罷了。」

這時候，外面有猩猩們的吵雜聲。

「來了！」卡克握住丟在那兒的棍子擺出攻勢。

「慢着！」我連忙攔住他：「躲下來！在這兒亂鬧，反而不利。」

當我們急忙的躲藏在令人作嘔的標本後面的時候，門開了，猩猩們跑過來。

「不在！」一隻說：「好，再找別的地方去！」

猩猩們出去。

「走！」卡克說：「逃出去吧！」

「等一等，別急嘛！說不定牠們還躲在這附近呢！我就是中了那套把戲才被網住的。不要動。」

我們在那兒坐下來，一動不動地等着機會。

幾個小時…不，輪流睡了兩次，所以大概是經過兩天吧。嗓子好乾。肚子餓可以忍受

，口渴受不了。卡克忍不住說：

「喂，鐵維特。這樣下去，要是體力減弱就完了。乾脆，碰碰運氣，衝出去吧。」

「不，不可以。」我說：「牠們一定還在到處搜查我們，不要那麼輕易地放棄呀，要等待。」

「不過，嗓子乾得要命。」倍利也可憐兮兮的說。

就在這當兒。

咯噹！是開門的聲音！我們立刻擺出攻勢。由於空肚子和口渴的關係，雙脚無力而站不穩。是不是沙寇斯族的猩猩們？要是麻哈爾族的蜥蜴們，就要折斷牠們的頭。

標本室的門，伊呀伊呀的開了。

沒有人進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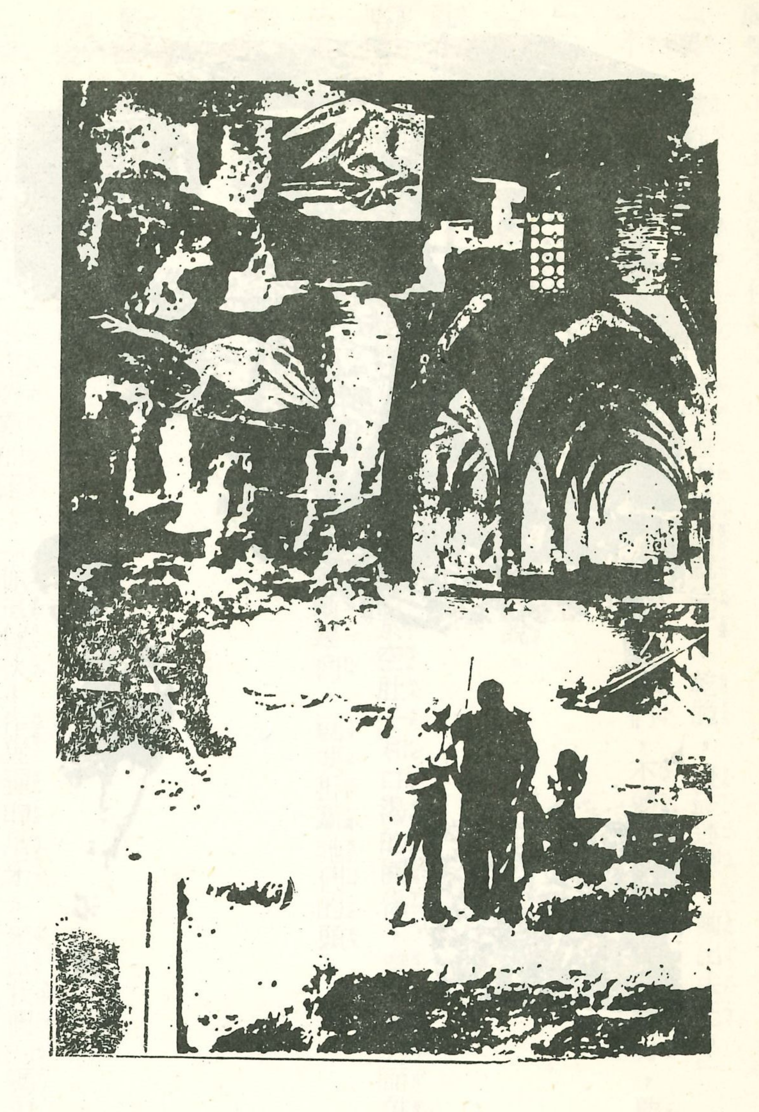
是誰？我們屏息等候着。

然後——走進來的不是猩猩，而是『狡猾的胡夾』！

「胡夾！你來幹麼！」卡克嚴厲的說：「你這傢伙！作猩猩的爪牙，來抓我們的嗎?!」

「不，不是！」胡夾拚命搖動：「不是這樣子。求求你們，把我一塊兒帶着逃吧！求求





你們，我也想逃啊！」

「哼。」卡克用猜疑的眼神凝視胡夾的臉：「真的嗎？我不相信。」

「是真的！你看，這裏還準備了水和食品，也有你們的份兒。」胡夾拿出裝了水的瓶子和食品的包裹來。

「水和食品！不錯嘛。」我禁不住說。

「請喝吧！」胡夾說：「還有吃的！」

他端出裝水的瓶子。

「慢着！」卡克說：「你先喝喝看！也許有毒。」

「相信我！」胡夾可憐兮兮的說，然後喝了一口水。

「好，食品也吃吃看！」卡克命令他。

胡夾打開包裹，吃了一塊肉乾。

「大概是沒問題吧。」卡克說：「那麼就謝謝你了，胡夾。」

我們喝了一肚子的水，吃了肉乾。好吃得很，好像有甦生的感覺。

「喂，外面的情況怎樣？」我吃飽之後問胡夾：「是不是可以出去啦？」

「從布特拉逃出去的路是有的，」胡夾回答：「可是路上全是沙寇斯族的衞兵。我要來這裏的時候，好幾次差點兒被抓。」

「是這樣……。」卡克沉思起來。

「再等一會看看，」我說：「等到他們放棄爲止……。」

「可定食品和水有限。」胡夾說。

「想個好對策吧。」我回答。

然後，不知道經過了多久以後的事兒。

從解剖室傳來一陣悲鳴。

我們互相看了一眼。

「那是麻哈爾族！麻哈爾族的傢伙又開始了生物解剖啦！」

頃刻間，我想出一個極好的計劃。

「來！大家跟我來！」我站起來。

「胡夾！」卡克用嚴厲的口吻說：「記住，我們並不是完全信任你。有背叛的舉動，馬

上殺死你！」

胡夾露出不悅的臉色點頭。

我悄悄地探望解剖室的動靜。果然不錯，手術台上綁着一個男子，在四周圍站着四隻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。四隻，數目剛好。

男的已經被切開胸部，渾身是血的在慘叫。沙寇斯族的猩猩們出去了吧，室內只有麻哈爾族而已。

「多麼殘忍的傢伙！」倍利憤慨的說。

「注意，大家聽聽。」我說：「那些蜥蜴的妖怪沒有耳朵，因此，聽不到我們的脚步聲。我們要貼近那些傢伙的背後，最好是折斷牠們的脖子；不過，這一次可不行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卡克問。

「先別問，馬上知道。」我說：「不要折斷那些傢伙的脖子，用力勒死。好吧。」

大家雖然不了解，還是點頭答應了。

「開始了。」我說。

然後，靜悄悄的挨近站在手術台周圍的麻哈爾族。傢伙只注意到在台上拚命掙扎的男子

，而沒有發覺到我們。

「上去！」我大聲喊叫。

剝掉麻哈爾族的皮

我們一齊向麻哈爾族猛撲上去。

那些蜥蜴的妖怪，冷不防地被攻擊而振翅着亂鬧亂撞。首先叫最有力氣的卡克給勒了脖子的傢伙癱軟下去了；接著，卡克又幫忙倍利打倒對方。被我和胡夾襲擊的傢伙也馬上死掉了。

我叫着：「來，用那些解剖用的小刀，剝掉麻哈爾族的皮吧！」

「幹什麼嗎？」倍利問：「剝皮，好難受啊……。」

「剝下皮，穿上它逃出去啊！」我說。

我們趕緊着手去做這件血腥的工作。為要平安逃出這裏，也只有這個辦法了。

剝下了麻哈爾族的皮，我們從頭上穿戴下來。腥味很濃而且令人感到不舒服。倍利因不舒服而不想離開布特拉，我慌忙的勸說倍利。

穿上麻哈爾族的皮，從裏面用手指壓住切口，便看不出裏面有人。

「來，走吧！」我說。

「等一下嘛！」倍利從蜥蜴妖怪的皮裏面說話，並且為垂死在手術台上的男子作祈禱。

雖然可憐，但是怎麼也沒有得救的希望了。作完禱告的倍利說：「好的，走！」

「要模仿麻哈爾族的走像。」卡克說着，然後他走給大家看看。鴨子一般東倒西歪的走，看起來確實很笨拙而不雅觀，我不由得笑出來。「像極了！」

我們模仿麻哈爾族的步伐，東倒西歪的走出解剖室外面。迎面來了沙寇斯族的猩猩們，但好像並沒有發覺的樣子。我鬆了一口氣。

走在最前面的卡克，登上階梯，走出布特拉的大街。

果然沒錯，沙寇斯族的猩猩們個個拿着鎗，戒備好森嚴。這樣的話，普通的方法是行不通的。

可是，猩猩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會躲在麻哈爾族的皮裏面，因此一點兒沒有懷疑的樣子。

我們東倒西歪的走在大街上，只差那麼一點兒就是通往布特拉市的出口的那座隧道。

就在這時候，迎面來了兩隻真正的麻哈爾族。



糟糕了！我嚇了一跳。

蜥蜴的妖怪們，彼此之間是不是使用心靈感應的方法談話嗎？但願不會被懷疑……。在這裏被懷疑就完了。

對方停步。被發覺了！我不理睬的走了過去。渾身冒出了冷汗。

麻哈爾族好像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我們的樣子。但願不會被發覺才好！

從後面傳來了倍利的禱告聲。

我拚命的走過去。

脫險了！大概沒有被發覺的樣子！隧道的入口就在眼前……。

不久，我們走出一片陽光耀眼的伯爾希達草原。

「怎麼樣？大概行了吧。」走在前頭的卡克說。

「不行不行。」我說：「在這附近，恐怕還會碰上沙寇斯族的猩猩們哩。」

這附近，有『美女黛安』和『強人戴高樂』在暗中等候着我們才對呀。

但是走了很久，仍然沒有那樣的跡象。我不能不擔憂了，是不是早已死心而回到他們的

村莊去了？……。

絕對不會！我對自己說着。

走進樹林的時候，突然，後面起了一陣吶喊。

猩猩！沙寇斯族的猩猩們追過來了！

「被發覺了！」我高聲叫嚷。要逃的話，穿上這樣的獸皮是不好跑的。

「脫掉！」卡克高聲喊叫：「趕快脫下來吧！」

我們脫掉麻哈爾族的皮，拚命跑。卡克拖倍利跑。

忽然間，路旁的草叢裏有聲音。

「鐵維特！在這裏！」是黛安的聲音！隨後，從草叢裏站起來的果然是『美女黛安』。

接着是戴高樂！

「快！在這裏！」戴高樂叫着跑出來。我們跟着他跑。

我們用最快的速度跑出樹林裏。卡克背着疲備不堪的倍利跑。

「誰叫你們穿上麻哈爾族的皮呢！」黛安邊跑邊說：「我們以爲是眞的麻哈爾族哩！」

哦，原來是這樣！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」我也邊跑邊回答：「倒沒有想到這件事。」

「你眞勇敢。」黛安的眼光炫耀着：「要幹掉麻哈爾族，伯爾希達的男士們簡直做不到哪！」

我稍稍得意。

不久，到了陡峭的山坡路。似乎把猩猩們拉遠了許多，但是還不能大意。

「這是通往我們村莊的近路。」戴高樂說：「雖然陡，忍一下吧。」

我喘着爬上去。這附近一帶是險峻的岩石。

好深的峽谷——那裏掛上一座用蔓條編成的吊橋。曾經我幹掉猩猩們的，也是這樣一座吊橋；不過這一座橋較長，山谷較深。

我忽然間有個不吉利的預感。

可是，以戴高樂作先鋒，大家迅速的走上吊橋。

我也跟上去。

我的預感應驗了。當走到吊橋中央的時候——

「停住！」一聲吆喝響徹峽谷間。

吃驚的朝四周看，這才發現對面的小崗上，站着四、五十隻沙寇斯族的猩猩們。

糟了！遭受敵人的伏擊了！

「混蛋！」隊長模樣的猩猩厲聲叱喝：「早就在這裏等候你們了。」

我們剛好在吊橋的中央。

「喂！一個一個乖乖的來吧。注意，若是作了手腳，就要把吊橋切斷喲！」

手裏拿着大刀的猩猩，站在吊橋的一頭。

呀，事情十分的嚴重……。

這當兒，胡夾突然大聲喊叫：

「救救我！我是你們的同伙啊！」胡夾那傢伙背叛了。

「混帳東西！」卡克作投鎗的姿勢。

「慢着！」我急忙制止：「看看情況吧，說不定有益處哩……。」

胡夾可憐兮兮的繼續喊叫：

「救救我！我有秘密要告訴你們呢！請不要殺我！」

「可以！」猩猩的隊長大聲說：「你先過來！」

「馬上去，可別切斷吊橋喲！」胡夾喊叫。

「這是機會！」我大聲說：「大家折回去吧！」

有秘密——假使隊長信任胡夾說的話，那麼，胡夾還沒有到達對岸之前，他是不會切斷吊橋的。

問題是，胡夾和我們，看看是誰先到達對岸。

我們開始跑了。吊橋激烈的搖動。

「救救我吧！」胡夾的聲音傳入耳朵。我們也冒着一不小心就會跌進橋下的危險，一個勁兒地跑。

「停住！」是隊長的聲音：「不停下來，就要弄掉橋喲！」

「不要弄掉！救命呀！」是胡夾的悲鳴：「我有個驚人的消息啊！不要殺我呀！」

劇烈搖蕩的吊橋使胡夾無法行走，他緊緊摟住蔓條不敢動。

我們拚命的在吊橋上奔跑。橋的搖幌越來越厲害，眼看就要被彈掉。最前面的到岸了，橋的搖幌已經令人眼睛眩暈。橋下是千仞之谷，跌落下去準是沒命。我好不容易才跑完了橋，緊接着是黛安，而後是戴高樂。放了心的回頭一看，胡夾已經死命地抓住橋欄，不讓

自己從搖蕩的橋上掉下去。

可是，我們這一批人過完之後的橋，因變爲較輕而越發搖幌。

哇——！終於，胡夾被彈出橋外去了。

「活該！」卡克說：「這叛徒！」

「趕快逃哇！」戴高樂說：「有別的路！」

看見我們跑出去，發出一陣吶喊，伏擊的猩猩們渡橋追來了。

同一個時候，戴高樂便暗中的回橋旁，定睛注視着追來的猩猩們。當那大約有五十隻猩猩的最後一隻踏上搖晃的橋板時，最前面的一隻，只差一點點就快要過完橋了。

戴高樂一直等到這一刻，突然，揮起刀子來。

吧沙！支撐吊橋的蔓條被切斷了。

嘎喳嘎喳，嘎喳嘎喳！

緊跟着，一陣可怕的慘叫聲往谷底逐漸遠離……。

我們繼續着艱苦的行旅。一山又一山，一谷又一谷，穿過一望無際的野地……。

地底世界伯爾希達竟然是這麼的廣濶！一瞧就壓膩哩。

不過，無論如何，是非走到鐵土龍的地方不可了。

沙寇斯族的猩猩從背後逼近來了，而且隨時都有可怕的怪物襲擊而來的可能。

在吊橋上，幹掉沙寇斯族的一隊之後的第幾天呢，我們在野地行走的時候，遇上了往遙遠的岩山飛過去的幾千隻麻哈爾族的大群。

首先，我們以為是追捕我們的，但是好像不是那麼回事。那些傢伙連看我們一眼都不看，就飛向岩山去了。

「什麼？那個是——」我問戴高樂。

「不太清楚。」戴高樂說：「從前也聽說過，麻哈爾族常會成群飛到岩山去。」

「為什麼要飛去呢？」卡克也說。

「有一件困難的事兒。」戴高樂憂慮的說：「我們是打算要越過那個岩山的頂上……。」

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並不可怕，捻一捻頭就會馬上死去。

並且以我的經驗來說，牠們非常的膽小，甚至於同伴被殺也不敢動手來援救呢……。

但是那些蜥蜴的妖怪，數目多，也許會有所行動呢……。

「走哇。」我說：「大概沒問題才對。同時，去調查一下，那幾千隻麻哈爾族究竟去岩山幹什麼。說不定會查出那些傢伙的秘密哩！」

我們開始行進。

「但願沙寇斯族的猩猩們不在那兒……。」卡克擔心的說。

戴高樂也點頭。

「只要大家通力合作，是沒問題的。」黛安說。

「鐵維特，可能是這個伯爾希達有史以來第一個殺死麻哈爾族的人吧。我們伯爾希達的人，都以為敵不過麻哈爾族哪；那麼，鐵維特可以說是給予我們伯爾希達的人勇氣哪！」

黛安用她那瑩黑的眼睛注視我，我覺得很難為情。

我們一方面不讓麻哈爾族發覺，一方面留神再留神的爬了上去。是一座險峻的岩山，踩錯腳便會倒栽下去。

我拉住倍利的手繼續往上爬。

不久，我們到達了山頂上。

「來，下山去吧。」戴高樂說：「我想，麻哈爾族飛去的地方，大概就是那座山的頂峰地帶。」

戴高樂指向左邊那座險峻的山鋒。

「從這裏下去，不會被麻哈爾族給發覺到的，距離鐵土龍的海邊，不會太遠。」戴高樂繼續說：「鐵維特，你想怎麼樣？」

「要怎麼樣？」我和卡克互相看了一眼。避免發生多餘的糾紛，趕快到達鐵土龍的地方是不是最好？

「去看看。」說話的是倍利：「我雖然腳力不夠，常給大家添麻煩實在是太過意不去；但是，那座山似乎有蘊藏着麻哈爾族重大的秘密，值得去看看。」

事情就這麼決定了。

因怕危險，吩咐黛安留下來；但是她堅持要去，只好全部都去。

從這裏到那座山頂，當然是沒有路可走的，必須順着岩石的裂縫，匍匐行走小刀般峭立的山脊上。

爬到半路，戴高樂突然大聲嚷叫：

「大家，快躲起來！」

一擡頭，看見有好幾千隻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們振着大翅膀飛上來！被發覺就糟了！可是險峻的岩山，找不到可躲的地方。

「大家，不要動！忍耐一下！」我喊着，心裏期望着能夠蒙混麻哈爾族的眼目而不會給發覺。

牠們以山頂上爲中心，繼續着大旋轉。幾千隻麻哈爾族的振翅聲，大得實在叫人驚駭。

不久，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們結成一隊，飛向布特拉去了。

脫險了！

我們再度開始爬山，徐徐前往令人眼睛眩暈的山脊。

沒多久，我們便迫近到距離山頂只剩下一百公尺的地方。

「好的，大家在這裏等一下。」走在最前面的戴高樂說：「我來察看一下。」

戴高樂開始前進。

頂峰的下面一段，幾乎是峭立的懸崖，戴高樂一步步的爬上去。剩下五公尺，四公尺，三公尺，戴高樂繼續爬。剩下二公尺，一公尺。

戴高樂到達山頂上。

突然間，戴高樂好像很吃驚的樣子，他大概發現什麼東西吧？

戴高樂揮手示意要大家爬上來。我們立刻爬上去。那是一段峭立的懸崖。

剩下二公尺，一公尺，頂峰了。

哦哦——我驚嘆一聲。

山頂上像個大研鉢深凹下去，而且在那一望無際的密生低林中，竟然有拳頭大的蛋到處橫躺着。

「那是麻哈爾族的蛋子！」倍利喊着：「牠們是成群結隊的到這裏來生蛋的！」

「啊！原來是這樣。」戴高樂和卡克茫然發呆的看得出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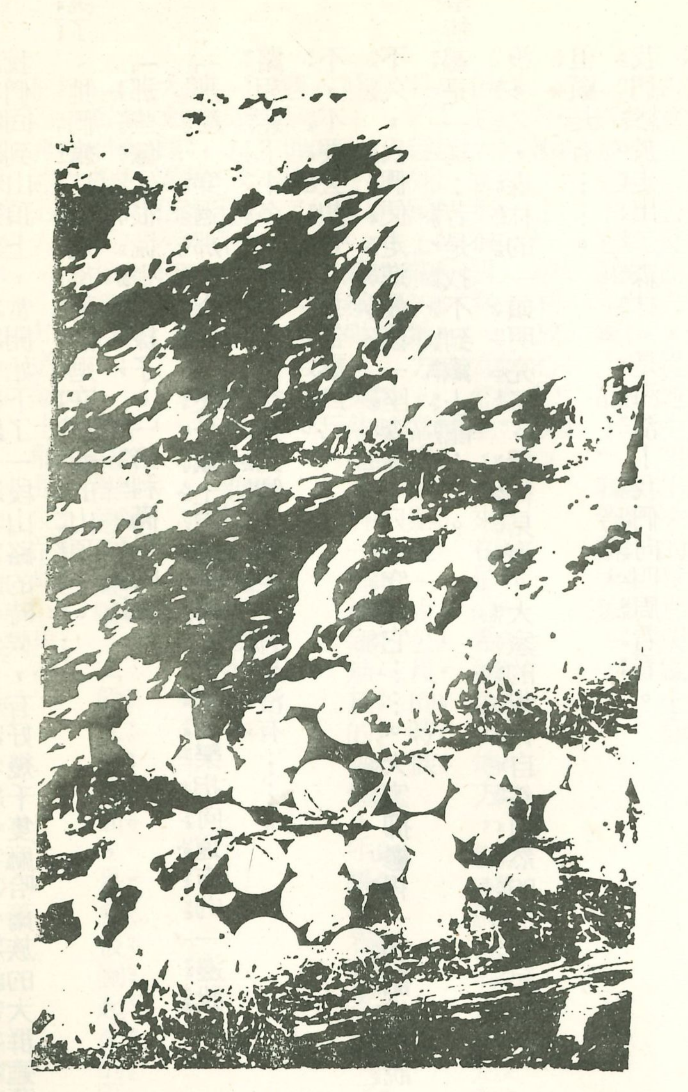
「喂，大家來打碎這些蛋！」我叫著：「把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的子孫根絕掉！」

「好哇！幹吧！」戴高樂和卡克說着，馬上踏進叢林裏把那些蛋一個個的打碎。

「不行！這樣子太費事。」倍利說：「放火燒掉吧！」

戴高樂用火石取火，點燃枯枝，投入草叢裏。

我們聽着那熾烈地燃燒起來的火爆聲，拚命的下山去。



回頭一看，正像噴火山一樣，冒着青色的烟。

過些時候，叫麻哈爾族給發覺了，便會急忙趕來的。在那之前，非走不可……。

我們回到山頂上，當開始下了一段山路的時候，有好幾千隻麻哈爾族的大群遮蔽天空出現了。牠們瘋狂似地旋轉迂迴在冒烟的山頂上。

「那些傢伙很慌張的樣子。」倍利滿足的說。

「那麼，穿過那座森林，便是鐵土龍的海邊。」戴高樂指向遠方的一邊說。

路程剩下不多，但是能不能找到鐵土龍呢？若是沒有……。

不，不要去想它。我告訴自己。

不久，我們便走進最後一座森林，只要穿過它……。大家抑鬱得一句話也不說，所想的事情都是一樣：若是找不到鐵土龍……。

沒多久，森林的一頭明亮了。看得見海。大家的步伐自然而然的快速起來。

但願是有……。

我們終於走出了森林。是海濱！我們向四周看看。

有了！

約莫二百公尺前方，從地中突出來的是那架鐵土龍。

「就是它！它就是鐵土龍！」我告訴大家。

「好極了！」倍利放心的說。

但是大家都很訝異。當然啦，本來在伯爾希達這個地方，根本就沒有車子這類東西。

我們趕到鐵土龍的地方。當走到距離一百公尺的時候。

哇——！的一陣喊叫，突然地，有一群沙寇斯族的猩猩，手裏拿着長矛出現了！

遇到埋伏了！

「快！」倍利叫着：「趕快跑進鐵土龍裏面去！」

大家跟着倍利跑。

「幹什麼呀?!鐵維特。」戴高樂邊跑邊嚷：「躲在那裏面，是會被關起來的呀。」

伯爾希達的人，不知道鐵土龍是能活動的東西。

「放心的跟我來！很安全！」

咻！咻！

長矛，猛然的飛過來。

跑在最前頭的倍利，雙腳已經踩上鐵土龍的繩梯了，動作敏捷得不像個老人。接着是黛安卡克和戴高樂，作投長矛的姿勢站在繩梯下面。

「快點兒上去，鐵維特。」他們倆催促我。

「謝謝你們！」我爬上繩梯。倆人從後面跟上來。

本來是倆人座的鐵土龍，坐了五個，擠得轉不開身。

戴高樂拉上繩梯了。我關上了門。

咯噹！咯噹！

那是沙寇斯族的猩猩們投出來的長矛，撞上鐵土龍外部的聲音。

「來吧！已經是咱們的天下了！卡克，戴高樂，黛安，謝謝你們！」倍利大聲說：「大家抓牢哇！」

倍利把槓桿使勁一拉，引擎發動了，一大排電錶同時轉動了，指示燈也亮了。

黛安很不放心的注視我。

「放心好了，可別擔心。」我暗中拍拍黛安的肩膀。

「請注意。要轉動穿孔器，請抓牢！」倍利放聲說着，便把粗大的槓桿使勁一拉。

轟轟——！一陣刺耳的轟隆聲，鐵土龍劇烈的震動起來，而且來個大傾斜。

原來是從地中只挺出來尖銳的鐵土龍，因後部穿孔器的作用而被推出地面上來，成爲水平的。

倍利把穿孔器停住。

「喂，鐵維特！開門探望外面看看。」

因爲鐵土龍是在地中活動的東西，所以沒有窗戶。

我打開門看看外面。

沙寇斯族的猩猩們，嚇得簡直像驅散蜘蛛一般的四散奔跑。

難怪啦，牠們眞以爲是可怕的怪物出現了呢！

來！出發了！粉碎布特拉，要把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殺個淨絕！

鐵土龍發出驚人的聲音，穿過森林，翻過山嶺，越過谿谷，繼續前進。

現在，已經沒有可怕的東西了。不必再繞道躲避沙寇斯族的猩猩們。鐵土龍以飛快的速度前進着。由於看不見前方，便由戴高樂和卡克輪流從門口挺出身體來指示方向。

「眞了不起！」黛安臉上充滿喜悅：「你們從哪兒來，我雖然還不淸楚，但是，的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哇。」

我很想讓這位『美女黛安』看看紐約的城市。不知道會有怎樣的驚訝和高興……。

「哇！麻哈爾族的傢伙們，還在山上飛翔啊！」正在探望的卡克，指着在遠方岩山說。

「對那些妖怪們來說，這必定是布特拉有史以來的大事吧。」我說。

「對那些傢伙說來，是跟同被殺光了子孫一樣嘛。」倍利老人說：「到這裏，消滅麻哈爾族的工作等於是完成了一半，就這樣擱置下來，只要那些還活着的死去，就再沒有了。」

鐵土龍發出令人膽寒的聲音，橫過伯爾希達的曠野，穿過密林，越過峻嶺，一路往布特拉邁進。

「就這樣闖進布特拉嗎，倍利？」我問倍利的意見。

「不，不可以。」倍利說：「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們，爲了打碎的所有的蛋而正在那座山的周圍飛翔着；因此，目前留在布特拉市的，只有沙寇斯族的猩猩和奴隸的人們而已。假若用鐵土龍闖進去，會傷害他們，因爲那些沙寇斯族的猩猩們也是被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們給指使的，所以不能亂殺。」

「知道了，我也贊成你的看法。在用鐵土龍突擊之前，先進入布特拉把猩猩和奴隸們放走吧。」我說。

不久，便看見了通往布特拉的那座隧道的入口處的塔。

沙寇斯族的猩猩們似乎發覺到這架鐵土龍的出現吧，顯得驚慌失措的樣子。

鐵土龍一口氣兒猛闖進去，在塔的這邊停下來。

猩猩們非常驚訝的遠遠圍住着，在偷看情況。

我站在鐵土龍的門口，向猩猩們大聲喊叫：

「把所有的奴隸，從布特拉解放出去！」

猩猩們嚇得目瞪口呆的樣子。

那是當然囉。要是這麼做，必然會受到主人麻哈爾族的懲罰哩。

隊長模樣的猩猩站出來。

「你說什麼呀！您這瘋子！」

「好的，知道了！那麼，就讓我們來毀壞那座塔好啦！」我說。

猩猩隊長表現慌張的樣子。

「能毀，就毀毀看！」他的聲音突然沒有精神。

「好！毀給你看！」我給倍利遞眼神。

鐵士龍突然間發出轟隆聲。

猩猩們便沒命地逃走了。

「倍利！可不要弄壞隧道的進口喲。」我說。

「我知道！」倍利答着，用力拉動槓桿。

轟轟——！

鐵士龍慢慢地開始前進。在最上端的强力穿孔器以猛烈的速度旋轉着，漸漸靠近塔。

塔上的猩猩們，慌張的跳下來了。

穿孔器的尖端，觸到了塔的牆壁。

嘎喳嘎喳嘎喳！咯噹咯噹咯噹！

好像在毀掉玩具塔一樣的，那座塔一下子就塌下來了。

「看吧！怎麼樣！」站在息了火的鐵士龍上面，我大聲叫嚷。可是，猩猩們早已四散奔逃，不見踪影了。

這時候，大概是被塔倒塌的聲音給嚇壞的吧，有二十隻左右的猩猩們從地下的布特拉急忙跑出來。並且看見那粉碎的塔和鐵士龍的雄姿，嚇得目瞪口呆。

「好好聽着！現在起立刻把奴隸解放出來。並且，看清楚那些奴隸確實的已逃出了布特拉之後，你們也要逃出去！我們要把布特拉毀掉！」

猩猩們發呆了半天，然後，手忙脚亂的消失在隧道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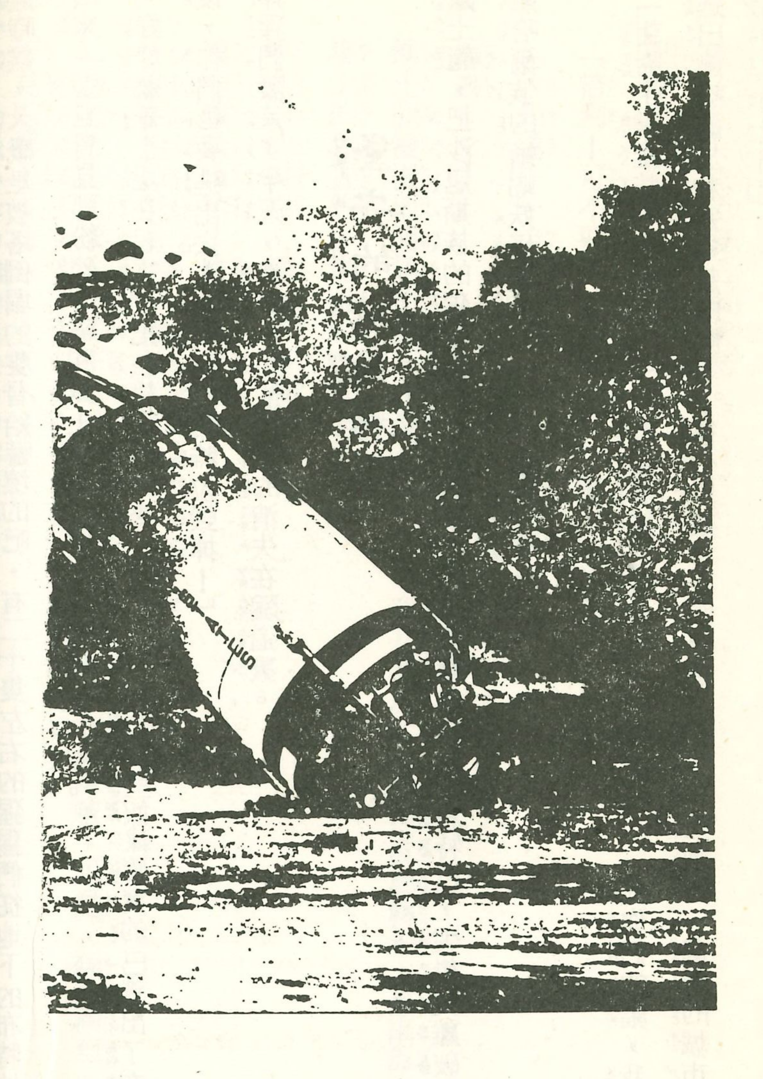
黛安的結婚禮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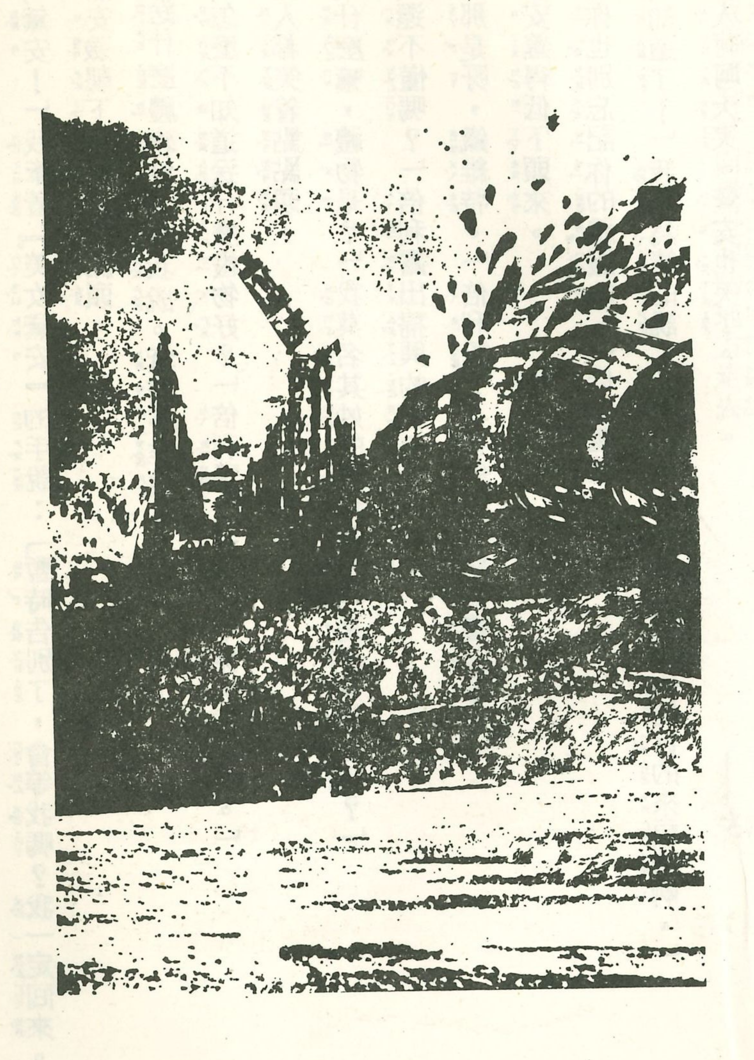
鐵士龍，把沙寇斯族的猩猩們和奴隸們統統趕出而變成空城的布特拉，毀得支離破碎。

即使麻哈爾族的蜥蜴妖怪們回來，也沒有地方可以安居了。

「謝謝！鐵維特！倍利！」卡克和戴高樂把我們的手緊緊握住：「託你們的福，我們才能夠逃出麻哈爾族和寇斯族的魔掌！從今以後，我們要通力合作，來創造一個新的城市。你們會不會協助我們呢？」

「當然會。」倍利高興的說：「我們要乘坐這架鐵士龍暫時返回地球上去，然後，再帶





來你們今後所需要的各種東西。暫時等一下吧。」

「黛安！」我牽着『美女黛安』的手說：「暫時告別了，會等我嗎？我一定回來。」

黛安臉朝下，靜靜的點頭。

「送什麼禮物好？」我說。黛安不作聲。

「怎麼不知道送什麼禮物好？」倍利說：「哪，卡克，戴高樂。」

倆人都笑着點點頭。

「什麼嘛，禮物是？」我莫名其妙的問倍利：「是不是約好了？」

「還不懂嗎？」倍利露出掃興的神色。

「那是呀，鐵維特。」倍利說：「是黛安的結婚禮服呀！」

黛安羞得低下頭來。

「你也別忘記你的禮服哇。」倍利繼續說。

「知道了！」我難為情的說：「會給卡克和戴高樂帶來挺好的來福槍啊。」

倆人呵呵大笑。黛安也笑了。

「好吧，出發吧。」倍利說。

我和倍利，向鐵土龍的地方走去。

——完

解說

探求地球底下的謎

小說裏面描寫的地底世界

「一塊木板，底下是地獄」——你知道這句話嗎？

那就是說：當你坐上了船，是如何的表現出悠然自得的樣子；但是，一旦船的底板破了，那底下有個非常可怕的海在等着你……的意思。當然這不止限於海啦，就是我們所站的大地也是如此；並且，要是在海上的話，確實會知道那底下就是海，但是我們的脚下究竟是怎麼樣的情形——這可以說完全是個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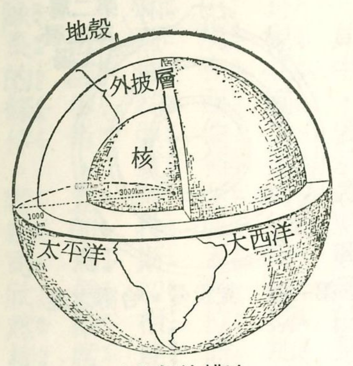
地球的直徑是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公里。相反地，過去挖掘的井最深的也只不過是七．七公里而已。這個事實，可以讓你瞭解一切吧。

我們站立着的大地——有幾百層的高樓，有新幹線的鐵道，有高速公路，乍看一下，似乎很有能力容納一切的大地，實在只不過是一種叫做厚三十五公里薄五公里的地殼的皮而已。

直徑一萬二千公里的地球的外殼的厚度，才只有五公里，若是把地球比做西瓜，便是相當於那皮上的綠色部份罷了。……哪裏說是一塊木板呢？

不用說，我們知道那下面有一層厚度三千公里的外披層，再往下面是一層叫做核的部分。並且，目前正在進行著「摩和爾計劃」，那是要挖掘地核和外披層交接的名叫摩和羅維不連續面的一個井。地球的內部是怎麼樣的情形，那是今後會逐漸明確的事兒。

不過，現在才知道那麼一點兒的地球內部，在五十年前，一百年前，二百年前當然不用說了。因此，究竟地球的內部是什麼樣的情形……的疑問，自古以來，就讓人們有著各種各樣的幻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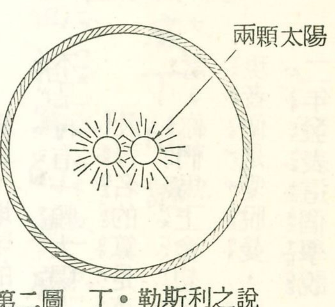


地球內部的構造

並且，地球的內部是個空洞的東西，而在中心地方是不是再有一顆太陽——懷有這份想法的學者，委實不少。最著名的算是英國天文學者愛脫曼．哈雷吧。說到哈雷，你們馬上會想到「哈雷彗星」吧，那顆哈雷彗星的發現者便是愛脫曼．哈雷。他在三百年前，就是西元一六九二年發表這個學說。他的想法是，由於應該指向正北方的

地球的表面
第二層
第三層
太陽

第一圖　愛脫曼・哈雷之說



第二圖　丁・勒斯利之說

北極
南極

第三圖　J・C・席姆司之說

磁針，其實因場所或時間的關係會有微妙的變化——正在思考這原因時忽然想到的。如第一圖：就是地球的表面由三層皮形成，而在那中心有一顆會發熱的物質——太陽。並且，那三層皮分別有不同的動向，所以就在磁針的方位上有了微妙的分歧了。

經過十年後，蘇格蘭的物理學家丁・勒斯利曾經發表過同樣的看法。那就是第二圖。根據他的學說，就是地球的皮只有一層，但是內部有兩顆太陽。

地球空洞之說，除此之外也有不少說法，其中最有趣的便是美國的J・C・席姆司的學說。

請看第三圖。

根據J・C席姆司的學說，就是地球的表面有五層皮，而且有趣的是，在北極和南極都有直徑數千公里的大窟窿。就拿北極來說吧。第一層皮——地球的表面——就是相當我們所居住的部份的北極及海；但是，這個海直接連續到第一層皮的內側，使得魚類等動物便可以自由自在的出入！你不以為是有趣的構想嗎？這是在一百五十年前，西元一八一八年的事。這個時期，不但還沒有北極探險之行，而且剛剛才知道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亞之間隔著一個白令海峽，而且不是陸路相連的。因此，J・C・席姆司的構想引起了很大的反應。

其中，表示最感興趣的是當時的俄國皇帝。這也難怪，那個時期，西伯利亞不用說，就是現在屬於美國的阿拉斯加也是俄國的領土；那麼J・C・席姆司所說的大窟窿，或許會出現在西伯利亞或者阿拉斯加的某個地方也不一定哩。若是這樣，第一層皮的內側可能有和西伯利亞或阿拉斯加相連，那麼，全部就是俄國的領土了。

俄國皇帝，立即寫信給席姆司，向他提出願意出資探險那個大窟窿而且請他擔任探險隊隊長的條件。席姆司欣然接受這份請求，便立刻著手準備；可惜因患病而在兩年之後，

未能實現那個探險的夢便死了。

席姆司雖然死了，但是，地底的第二、第三層皮——就是可以通往第二、第三的地球那個大窟窿，必定是出現在地球的表面（應該說是最外面的地球吧）——的想法，其後也很受人感到興趣。

進入二十世紀，有了北極探險或南極探險以後，已經證實了那個大窟窿根本不存在；但是實際上，到現在還有人相信那個大窟窿的存在，他就是美國的雷蒙．巴納特博士。根據他的研究報告說，著名的巴特少將——在一九五六年，曾經搭乘一架美國C131輸送機迷失在這個大窟窿之中哪！這樣的大事件之所以沒有被揭露，是因爲它是個大發現，而以沒有被揭露，是因爲它是個大發現，而一直給美國空軍保密著的緣故。

看過那份報告書，我們不難猜測：巴特少將大概是在密雲中坐飛機經過南極正上空的時候，因爲磁針失靈而險些兒遇難的實際情形。而且，更有趣的是，巴納特博士還堅持著「飛碟」的基地，是建造在這個大窟窿的說法。

以地球空洞而另有一個世界的構想爲題材的小說不少，而最早的一部就是一七四二年

霍爾貝克寫的「地底世界之旅」吧。

這是名叫克利繆斯的主人翁，在洞穴裏踩錯了腳而墜落深洞裏的時候，整個人兒被拋出地底世界的空中去，而變成一顆旋轉太陽四周的行星的人工衞星，連續三天不停地旋轉行星的周圍；然後，還叫奇怪的鳥給捕獲，而被那顆名叫拿撒爾行星給帶了去。

這些情節有點複雜，請看第四圖。這顆拿撒爾行星的世界跟地球完全相反：有錢的不被理睬，聰明的不被重視，家事全由男人來料理，病人被關進監獄，惡徒被收容在病院等等……。

形成行星拿撒爾的人工衞星的克利繆軌道
猴子的國家
行星拿撒爾
洞穴的底下通往地底世界
行星拿撒爾軌道
地底的太陽
地球內側有猴子的國家

第四圖 霍爾貝克寫的『地底世界之旅』的地球斷面圖

克利繆斯便在這個世界裏生活，不久就坐上這隻鳥到行星拿撒爾的天頂世界（請詳細觀察第四圖）——我們所居住的地球內部去看。可是，這裏原來是猴子的世界……就是這麼樣有趣的故事。

在描寫地底世界的故事中，這是最著名的一部；但是你們也許會想到裘．梵的「地底旅行」吧。

不過，在這部「地底旅行」中出現的地底世界，並不是地球由一層皮形成，而且裏面全是空洞並有另一顆

太陽……的情形，而是在地底岩石中的一個大間隙裏有海，有生物，並且，那也不是叫地底的太陽給照出來，而是被能放出熒光的岩石給照出來的……就是這樣的情節。剛才介紹的J．C．席姆司本身也曾經寫過這個大窟窿進入地底世界的小說。這部小說寫的是：熱衷於席姆司之說的主角，召集船員去捕捉海豹，竟然和乘坐的大型輪船一起兒掉入地底世界的故事；但是住在地底世界的人，都是非常安祥和親切的人們。

此外，受J．C．席姆司之說影響的作品很多。如「黃金蟲」（譯者按：卽金龜子）或「黑貓」等等。還有，大家熟悉的愛得卡．阿蘭．坡的「可頓．濱的冒險」的故事，雖然是未完成的作品，也是被水沖向這個大窟窿的地方，才結束了故事。

並且這位E．R．伯露斯的「神秘的地底世界」，也就是以這個大窟窿作題材寫成的。

這部小說，其實是E．R．伯露斯的「伯爾希達叢書」十部作品中的第一部。最後的部份是，主角鐵維特和倍利老人，乘坐鐵土龍要返回地上作爲結束。

可是回到了地上，才發覺在鐵土龍裏有一隻長翅的蜥蜴妖怪的麻哈爾族潛進來……就是第二部「危機的伯爾希達」的開始。以這個地底世界伯爾希達作舞台，鐵維特，倍利，

和美女黛安，毛髮濃密的卡克，強人戴高樂等人的大冒險繼續不斷。

然後在第四部是，爲要搭救被麻哈爾族給俘虜的鐵維特，竟然使泰山攻進伯爾希達來了！

鐵維特在陷入危機的時候，鐵土龍當然是在地底，無法去迎接泰山來；因此用特殊的無線機接到通知的泰山，便搭乘飛艇O1號從北極的大窟窿進入地底世界伯爾希達來的。

……

由此可見，作者伯露斯是深受J．C．席姆司的大窟窿之說影響吧。

這兒，列出伯爾希達叢書一覽表以供參考。

1. 地底世界伯爾希達　2. 危機的伯爾希達　3. 戰亂的伯爾希達　4. 地底世界的泰山
5. 光榮的伯爾希達　6. 恐怖的伯爾希達　7. 返回伯爾希達

♣伯露斯——人與作品

E．R．伯露斯於一八七五年九月一日出生於美國芝加哥。從小便喜歡做勇敢的事，爲要達成當兵的願望，想盡辦法進入西部最著名的第七騎兵隊，參加了印第安酋長桀羅尼

摩的討伐工作；但是終於被發覺是未成年而給趕出騎兵隊。

後此以後，在他心中經常夢想著勇敢作戰的男人世界，並且也嘗試過各種各樣的工作。如：推銷員，事務員，牧馬的小伙子，店員，鐵路警察，挖掘金礦等等……。但是都沒有成功，已經到了三十五歲，又有了三個孩子，生活仍然困苦，過著非常潦倒的日子。



原書「伯爾希達」的封面

有一天——無意中撿起來的報紙上面所刊載的小說。這便把伯露斯的人生完全給改變了。

（這樣無聊的小說也能登上報紙的話，我也把小時候夢想著的故事寫成小說看看吧。）

這麼想著，伯露斯便立即開始寫他的小說。最初的作品，果如所料的被出版社給退回來了，可是仍不氣餒的寫第二作品，不但被刊登在 "All Story" 雜誌，並且很受歡迎。

這是西元一九一二年的事。這部小說就是後來被叫為「火星公主」的一部作品。

美國南軍（南北戰爭時的美國南方陸軍）的約翰．卡達上尉在山中遭受印第安人的的

襲擊，被追到洞穴裏而陷入絕境的時候，他的身體突然給帶到了火星去。而且這個火星世界，正好又是喜好勇猛的伯露斯所愛幻想的一個粗暴荒誕的世界：有四隻手的大漢騎上八隻腳的馬，和怪物展開猛烈的戰鬥等等，有許多精彩有趣的故事。

因這部「火星公主」的成功，使伯露斯有信心再寫另一部作品，那就是世界上家喻戶曉的「泰山故事」。

在非洲的密林裏，喪失了雙親的嬰兒，被剛好因喪子而悲痛的類人猿卡拉給收容，養育，然後成為卓越的人物而領導密林的動物為正義而戰——這部「泰山故事」不久便拍成電影，使得全世界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泰山的名字。

「火星公主」問世的第十年，E．R．伯露斯新發表的作品便是這部「神秘的地底世界」。

這部小說所以能博得好評，是由於這個故事寫得實在很有趣。因為篇幅有限的關係，在這本書裏面我只是簡單的描述而已；其實，光是地底世界伯爾希達的各種怪物的描寫來說，實在寫得又詳細又有趣哩。

此外，伯露斯還寫過以名叫卡遜．內比亞的主角到金星的「金星叢書」，又以月球的

地底世界為題材的「月人叢書」等等。

伯露斯於西元一九四〇年，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建築房子而居住下來。但是第二年，就是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八日，因日本海軍偷襲檀香山而暴發了太平洋戰爭。伯露斯便立刻向美國陸軍申請，以報導班員的身分參加戰鬥，那是他在六十六歲時的事。不僅在美國，世界上所有參加過這次太平洋戰爭的人之中，他大概是最年老的一個吧。聽說，伯露斯很為這件事感到自豪呢。

他好多次搭乘的美國陸軍航空隊B二四，遇到過不少次被日本海軍射出來的高射砲彈給擊中的危險；然而，他總是沉著應付，毫不變色。這是後來駕駛那架B二四的飛行員說的。

當戰爭結束後，回到檀香山的家第五年，就是一九五〇年的三月十九日，伯露斯因得心臟病而結束了他那豐擷而有男子氣概七十五年的生涯。當時，在他的手邊還有十五部未完成的作品。

伯露斯的作品，到今天已經被五十八個國家翻譯，總數達到四百萬冊之多。

